康熙武定府志

武定府志卷之四上

中憲大夫知武定軍民府事[illegible]四川松茂道按察司副使[illegible]王澤溥[illegible]

奉政大夫同知武定軍民府事三韓尚[illegible]甫

奉直大夫知和曲州事三韓趙世[illegible]兼全甫　箋註

奉直大夫知祿勸州事信都陳淳紫巖甫　纂修

文林郎知元謀縣事[illegible]全羅綸大經甫　編次

登仕郎儒學教授[illegible]陽[illegible]中之甫

本府紳士　同訂

藝文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藝文之興由來尚矣遡書契以來作者百家下及山陬海澨之區皆擅雕龍信同文之治不限蠻荒海濱自盛覽張叔受經司馬相如所作合組列錦諸篇遂開文學之宗武陽文運代興亦武官蒞土者流覽民生利弊往往發爲弘議形諸詠歌其各體互異分道並驅者彬彬可攷也作藝文志

詩

五言古

元謀縣歌　楊慎

遥見元謀縣冢塋何纍纍借問何人墓官尸與吏骸山川多瘴癘仕宦少生回三月春草青元謀不可行九月草交頭元謀不可遊嗟爾營營子何爲欲來此九州幸自寬何爲此遊盤

七言古

宿金沙江　楊慎

往年曾向嘉陵宿驛樓東畔闌杆曲江聲徹夜攪離愁月色中天照幽獨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江聲

月色那堪兪腸斷金沙萬里樓

渡江詠梅　　楊慎

我渡烟江來瘴國莽草嵐散愁箐異忽見新梅發路傍幽秀古艷空林色絕世獨立誰相憐解數群草坐梅邊芬葢香韵風能遁緯約仙姿月與傳根地錦苔迷蟻縫樹杪黄昏摇鳥夢飄英點綴似留人顧影徘徊若相送焦桐椽仿亦何心中郎一見兩卯音誰謂南枝無北道願譜金徽撟主琴

烏蒙山　　失名

此山奇絕不可比鬱鬱蒼蒼孰能紀晦明幻化神器潛藏帝鞭難不到此山鬼啾啾木客號古藤絙索垂猿猱山翁宿巔崩雲未落目能飛呼其曹路斷吊橋懸怪石宛若蜻虹高萬尺懸撞度崇越他山崛崛天風吹羽翮烟霞不隔仙源淡仙境渺茫何處尋人似避秦雞犬近松根屐足蛩然音洞門淡鎖桃千樹山靈謝指桃源路尋觀岑青紫相圖鬼工鑿處心驚怖上有惠蛸清且漪天地常來沐浴此雙頭孔雀有千年白鹿麀麀獨角長仙人酌我長春醑一飲歡襟無處所仙詞瀏漉瀟歷煩自信仙緣吾與汝

[illegible]汪總戎招遊香海菴

顧　岱

三月仙臺楊柳陌將軍載酒同携展春雨春風煖更寒桃花李花紅復白錦帶彫弓繫荊袈金鞍玉勒五花虬帳前八百好鎗手潑血虎豹生離愁香海座上無生客新語送儒亦岸幘胡牀閒射共彈碁日暮菁茵再移席行厨珍列酒氣濃健兒會獵前高峯射鹿一隻致麾下割內生啖何豪雄隨意舉觴辭不覺催花流轉花滿握半龕松月風冷冷小院樂闌春灌乙曲水蘭亭久不歸東山歌妓無人推眼前春色誰爲主別後清流幾個來我醉隨君醒語佛醒

能憂太醉能逸紅王重調十五弦虎頭一醉三千日

斯立樓歌　　張翰華

金沙浪捲潮頭濕獅子山前風習習人傑原非藉地靈樓成所以名斯立斯立樓名雅俗通共欽太守方三十公暇登臨放眼看無數哀鴻漸蘇集水光山色浩無邊花鳥亦魚都撫拾我欲携尊樓上頭舉杯一似長鯨吸興酣捉筆詩不成亂灑壁間皆墨汁

五言律

登獅山　　張應揚

振袂獅山上翻然物外蹤巖深千仞石嶺秀萬株松彼岸登何處祇園步幾重坐來塵不到片月出孤峯

其二

不識獅山寺深林一徑分談經花是雨洗鉢水爲雲塔影諸天近松聲萬壑聞浮生閒半日肯惜醉顏醺

和登獅山　　張喬松

追隨驄馬使陟屺探奇蹤雲嶠三千界風濤十里松龍歸元洞杳獅臥翠雲重倍透寒中秘寒潭見遠峯

其三

招刹獅山半禪宗盤旋分曇花紅遶月梔樹碧連雲旛影風前動爐香天際聞漏生因坐久對酒欲成醺

前題　丘因之

一到高峯頂斜陽未夕曛勢如驅石墜色不與松分[illegible][illegible]常疑雨催龕真補雲夜來獅子吼鐘磬半空聞

前題　姜思睿

飛壁隱平疇危雲砌石庄長餘天子氣猶傍帝星明象[illegible]落澹滿松陰入近城登臨懷古意閒對野人評

同遊獅山　二首　高薦

從步獅山頂悠然塵外蹤岩飛九曲水林響萬年松龍隱歸何處獅眠第幾重晚來烟霧淨紫氣滿前峯

陪來遊古寺塵世杳然分飛閣懸青靄層巒出白雲磬聲中谷徹梵語半空聞已覺三天通還期一醉醺

香泉夜禊　　王清賢

東郊修禊處每盤落花前香以時增味人和飲益鮮源盤何自日流潔擬青天逝者真千古芳名歲〻傳

花開文院　　王清賢

縱覽獅山上臨風一色漪花神酣上苑遊客悟浮生姿艷

心能發情滋眼倍明依稀天上陞風就邦無聲

翠屏拱闕　　王樹賢

漫說荒城苦嘗前有翠屏森巒疊翠羅列耀蒼冥翠
株齊就重綠同倚停群山分脈絡有色各青青

東園　　武營守府蔡龍驤

天地因人興光陰過客輕經營曾閱歲雜處每傾樽茲去
花仍艷我留竹見孫清風遺愛處不獨是東園

惠橋風雨　　蔡龍驤

惠人稱子産今復幾士喬岸隔烟雲按轡鳴風雨有波橫

百尺影月映半亭弱夜靜鐘聲遠悠悠度石橋

佐丘花木　　蔡龍驤

幽谷吐奇葩萌烟葉落霞山青鹿見草雪積鳥啣花自是
無条耍何從紀歲華試陽多斷畢紅黃為離奢

香泉祓禊　　蔡龍驤

修禊繼蘭亭滄浪歌再聽天開雲影浣人傑水紋聲雅修
各爲豚醇醐漫自停花香空蝶舞泉外草青青

讀楊母辛節婦傳　　王清賢

鬚眉失節義巾幗獨能留烈傳平生佩貞心無死酬身金

斯節矣志遂更何求爲嘆楊家婦芳型百世流

獅山紀遊　　程仲愚

滑磴登獅頂獅王未可尋懸巖藏閣小容樹作山深磬殺
笙歌沸詩成鳥語侵何緣閒半日蔡石聚知音

其二

日望獅山頂天隨去鳥長雲飛無定跡烟暗有由光歸燕
愁王謝潛能恕建章青蒼如可問安在入遐荒

其三

援巖登絕頂翻是極平疇麥隴千行碧杯泉九曲流叢忽

來路險一覽衆山浮爲問陶彭澤桃園今在不

獅子山　　程仲愚

獅以山垂象山因勢得名崢嶸崇異域突兀枕荒城古樹連雲立巨鰲岸石横登高時一眺呼吸與天平

其二

崗巒嵸處天路似相通泉吼獅搏石風鳴樹奏韶巖懸樓影濶林密鳥聲驕勢扼遷城壯登臨一望遥

舊城大佛寺　　馮　敬

剎西元治正世盛又康熙客問前朝事年殘五百奇對茲

開未了溪水不西之那堪遲暮眼悠悠人代移

東園　高朗

闢地以成趣獅山興不窮閒來雲度水靜聽樹生風鳥與新詩後花飛午座中東園多雅集作賦讓誰雄

宿香海菴　釋翔岸

香刹高峯上崔巍接斗牛山溪龍臥穩花淡月來幽樹蔭天無夏泉寒夜帶秋爲貪清意遠月滿倚凭樓

東園　釋惟寬

兩井烟霞上亭臺鎖一溪花光疑月早雲影覺天低北闕

來丹詔南山人品題有帳頻眺望振袂撫蒼黎

七言律

述懷　建文帝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西粵途中漫賦　建文帝

風塵四起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蒼海白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遥想

紫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漫賦　　　　　　　　　　　建文帝

閶闔嵯峨聳碧天笑看黃屋寄雲標南遊瘴嶺千層迥北

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袍百官

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鴉早晚朝

和建文帝西粤途中　　　　　編修程濟

吳霜點點鬢毛侵不改惟餘匪石心作客歲寒應自久避

人崖壑未曾淺龍蛇遠逐知心少魚雁依稀遠信沉金陵

回首今何事短笳高曲一歌臨

獅山　　本府同知　左巔

仙臺蘿幌有丹梯入翠褰裳出處迷遠岩伏雲來舛轂蹤猶掃石讀書題步虛曾嘯青天上霞極高明自日低一目千山惟此勝風烟不到鶴幽栖

重遊獅山　　雲南鎮撫　沐朝弼

重來武定訪名山風景依然圖畫間綠樹鶯啼僧入定青山雲靜鳥飛還因談石上三生話剩得山中幾日閒策杖尋詩崖壁遍芒鞋踏破石痕斑

又

一路尋幽興趣嘉穿雲步到梵王家綠窗櫳外蕭蕭竹紅閣崖前點點花絕頂僧房開日月半空佛閣倚烟霞水光日色渾如舊不覺年來鬢有華

題土主祠 祠存舊縣田心俗名天子堂　石甫縣令　董旻

亢暘爲虐無何經憂旱無何禱至靈田坼龜文苗欲稿雲將龍兩稼回青端期歲有豐登樂却喜民無菜色形刻石題詩紀盛事漫于祠下搆危亭

獅山懷古　御史　王

澗底泉流樹杪山僧房淡隱白雲間寒宵靜榻談玄座幕

雨城邊乞食遺虛跡久傳千載勝禪心不改三身罷落花
洞口晨遊處飛着袈裟萬點斑

題蔬庵

聚首談玄逸興嘉因知方外絕塵嘩雲堂月影梧桐樹塔
院香生簷蔔花卓錫喜沾新境界隨身常戀舊袈裟離歌
一曲難分手問訊河梁路轉賒

題[illegible]獅山　錢兆闓

滇城名刹幾蟠盤獨憐獅伏此崗巒松濤夜吼翻經室花
雨朝飛說法壇高塔半空看燕下沉潭百尺有龍蟠當年

卓錫今何處雲鎖禪關片月寒

獅山懷古　　劉懋武

閒來縱目萬山頭懷古悲歌亦自由燕市兵戍從北振金陵王氣向東流龍顏去國八千里錫杖還朝四十秋往事未須論得失楚弓還是楚人收

又

萬仞峯頭坐翠微白雲如絮傍人飛儼然太守新題字高掛洗是舊衲衣老樹當軒青作幛古藤蔓壁綠成幃去思他日應留記若個看山不浪揮

游山前題　　鄧世彥

獅山恍惚瀉金烏狡兎東潛不易圖義戟倒顛南北息蒞潮澮谷號龍蟠尋開雲匯老明氣猿豪多方乳嗅筝肅耳太平風韻起歸來跨鶴莫躊躕

前題　　學使　方沆

選勝獅峯景自幽羣雅聊共採真遊蘼蕪積翠迷紺宇鐘落清音度石樓一水微茫天外盡群山俯伏掌中收逢僧更說龍潛寺琴瑟松風起暮秋

獅山　　趙台桂

獅嶺崔巍掛碧蘿巉崖絕壁景偏多松風聲共鐘聲遠
月光遥搭影過先帝幾年遺肖像山僧此際動悲歌我來
欲向空門裏塵劫區區只刹那

又

徙倚靈崖百念灰萋萋芳草思悠哉曇雲靄靄諸緣淨皓
月團團法眼開招隱已從元亮逸消魂寧效屈平哀故園
山色堪馳戀擺落西風歸去來

前題　　　　　　　　　　　　　姜思睿

高峰矗矗向雲連半是烟霞半是天怪石掀翻如鶴舞平

泉繞蜒似龍眠蜀鵑啼處岩花落漢馬通時野草鮮憩足捫蘿僧對語虎溪一笑又千年

和建文帝韻　金鵬詹

金風起處樹驚秋獅子峯頭紫氣流六宇飛雲開萬嶺諸天靜梵傍三州崖懸馬足依山轉月暮蟬聲帶雨收廢帝不須遺僭儼乾坤千古總成浮

謁建文帝　江盈科

當年帝命歸真主解語飄然出玉京丹鼎漸傳孟渡遠孝花擾落錫飛輕山谿別有乾坤好地勝還瞻日月明自是

聖恩寬似海故教常任不須驚

又

三祖艱辛創業虔太孫髴得與翻飛雞鳴糭霧仍三喔龍
附鱗雲背再還趺坐不須紫近侍從身應自擁諸天群烏
有意何年去遥憶詩篇淚點朕

獅山懷古　　失名

帝子何爲作遠遊竟辭丹陛到林丘河山帶礪渾如夢宮
闕嗟峨總是漚惟有偕獻碧石磬更無人進碧雲裘當年
若得伊周佐痛孝安施術士謀

又

獅巘遥看萬壑低巉崖常有白雲棲森陰卉木連天際層疊樓臺隱樹西高閣依然存廟貌殘碑彷彿見標題携樽莫論前朝事共向松風聽鳥啼

次叅軍魏翰先獅山謁建文帝韻　　楊士祐

清風兩袖入西滇吏隱山城渾似禪粮聚北滇嗟鐵羽符分南幕喜烹鮮吳鈎匣吼三山月江筆花飛萬里天弔古獅林閒灑翰雲間鶴唳應鏗然

登獅頂　　楊士祐

好趁春晴到絕巔雨花未許落僧前凭舒英盼收蒼靄任
敎芒鞋染翠烟衣拂石龕星斗繫鳥穿雲樹畫圖懸獨憐
象馬殊今昔鹿苑蜂臺色黯然

登獅山

本郡司李 林敬旦

秋容萬里帶江回却羨寒花故國開寺隱龍孫千嶂拱山
高獅子一峰來欲凭鴻雁愁難寄偏憶蓴鱸客正哀潦倒
天涯還作賦登臨誰是子安才

前題

顧岱

武陽城外舊山阿遥客登臨感慨多曲磴路通前代寺向

花香散古藤蘿隨風鐘磬流清澳逃殷松杉漾綠波不是孟陽饒逸興幻身應屬老維摩

又

遍石爭幽山路遥崔嵬天外挿孤標樹封羅婺三台雪氣壯金沙萬里潮到處雲根臨斷岸自然松枕和清濤徘徊四望空塵世何日春雷破寂寥

又

城上晴巒作勝遊更深猶未下山頭小橋客渡春雲晚絕壑僧歸別院幽好月自來頻勸酒悲歌隨地起新秋回看

危閣層宵上寂照燈光處處流

又

瑣林細路絕烟塵信步行來景物新寺外竹樓分翠影茫邊看水出清蘋孤城落日悲戎馬野店風高泣鬼神吏隱十年無托足醉呼禪侶話清真

獅山懷古　　彭鼐

積翠西來聳裏尊黃冠野服叩雲門開山人去香嵓在開昇功成信史存淼岳千年傳帝釋孝陵杯土億王孫登臨不盡興亡感痛哭秋風何處村

又

絕巘盤空聳地形長風大谷鬬雷霆高懸棧閣摩新路險
折天門立石扃烏鳥舞啼山雨黑袈裟常帶日痕青如今
休問江東事幽咽秦淮不可聽

又

鼂錯初非誅國才延陵遠蹈實堪哀龍潛大壑光難掩日
落寒村瘴不開溼洞舞閒山鬼嘯空龕時有古猿來還宮
後竟無消息白髮枯髯後自灰

又

守文令主過優柔況復偏安築石頭神武始墟承父志貽
謀原許又僧遊鴿啼壁斷孤雲壓月照空祠獨對愁徒使
忠臣灰十族荒庭木末對高秋

登獅山和韻　　彭　鑫

春晴載酒過岩阿鳥道紆迴亂石多十室散依新壁壘諸
峯高掛古烟蘿山連越雋雲常黑水下金沙海不波老檜
那知僧入定虬龍風起怒相摩

又

郭外青山十里遥峻嶒天際挿孤標千岩樹色晴看雨萬

壑松聲夜聽潮早燕忽來飛巢岸春鶯啼亂掌嫣濤幾年
勾漏思投効賴有真僧伴寂寥

又

月太花酣逐夜遊風高野燒過山頭盤陀石上梅花落古
木林中清磬幽何處懸燈千嶂夕更聽猿叫數峯秋同人
感慨天涯外作賦誰當第一流

又

十年桑鞭走風塵此夕禪關月色新古樹寒鴉催晚照高
僧小飯入春蘋瀕燈砌々盤空翠幕草芊々瘠野燐夜静

主人情不淺飛鶴唱和見天真

獅山懷古　　　　林杭學

翠幛猗如黃屋尊誰教遺跡此山門西來尚有祇園在北望都無原廟存蜀道哀禽愁帝子楚祠芳草怨王孫到今野老吞聲處禾黍蕭條郭外村

又

此地曾蟠龍虎形山靈常遣護風霆育神劍飛歸天迥雙闕樓臺倚石扃王氣已消凝碧紫梵聲環繞黯蒼青像翻近日江南曲玉樹新歌不忍聽

謁讓帝像　　王清賢

歷數更遷亦夙因潛蹤荒域始全身兵來靖難名非正主避蒙塵竟真四海含情空脈脈中原有恨共沾巾傷殘骨肉今安在梵宇鬚眉看尚新

弔建文從亡諸先生　　王清賢

爲國亡家君子名余今瞻拜衆先生鬚眉想見懸青史姓字傳聞類野孤去就分明羞管仲是非不避哭彌衡當年附會榮身者應悔遲疑出帝京

諸天樓閣　　王清賢

獅峯好景賦繁吾樓閣分明出畫圖遠害潛龍棲野壑賢心古佛戴毘盧爲窺淨域聲多逸花愛遊人典不孤數點相依看未厭閒來步七入蓬壺

萬壑烟霞　　王清賢

武陽古寺最高峯觸目雲山幾萬重脈絡斷連提白練陰晴錯落影蒼松粼疑太極形初現轉借中天氣早通恍忽置身于海上居然江漢尽朝宗

振衣處　　王清賢

臨風有興更誰催倣吏閒情到玉臺突矗孤峯天外見參

差萬壑望中來獨高聳矢題府眼峻極題須不世才何幸
浮生茲一晤千秋遊客幾徘徊

月篩古樹　　王清賢

古樹夌空看異鄉風占雨占日相忘舊枝閃灼全無定新
影分明別有香隱顯傳情偏絕俗去來隨意不尋常冰輪
幻出乾坤秘幾度盈虧笑客忙

中秋前四日集飲東園　　王清賢

無端客命掌詩壇秋仲旬過集飲歡有月將來應盡望高
賢今已愛斜看彩毫弄影燈光艷酒數籌添漏滴寒試問

他鄉曾幾解花枝閃鑠動闌干

其二

嫌余不揣附雞壇[illegible]思圓滿座歡叢菊還須罷夜後幽情豈謝此時寒沾來酒熱因誰醉種得花香為寄看名利何人參得無[illegible]處幾度寫闌干

萬壑烟霞　　蔡龍驤

四圍山色影千峯又見谿廻幾萬重未雨輕雲新白露和風幾點映青松高岡古有鳴條鳳幽谷曾傳識卧龍諸說武城無勝跡獅巖維石可為宗

東園　　尚崇禩

芳園幽敞傍城開天馬高騰入望來曲徑曉風吹古石閒簷明月照蒼苔怡人情景爭獻句過客光陰笑舉杯拙吏頻當青眼盼未言分手幾徘徊

臥龍夜月　　趙世錫

臥龍臺上月沈沈柳幹花稍遍地陰石階露冷山欲睡沙汀烟靜水微吟浸殘井巷千聲杵照徹孤臣萬里心斗酒重斟天未白徘徊簷下聽雞鳴

凌霄懸橋烟雨　　趙世錫

禪門一澗枕長虹應約仙源路已通紐綴溪光迷遠近游淌樹色錯西東樵歌杳入苔蘚逕漁艇斜橫葦荻叢幾度憑臨思作賦祇慚得句未曾工

東園　趙世錫

別業風光出畫圖廻廊曲逕翠茵鋪庭閒几淨宜詩客鳥語花香醉酒徒鳩水遥來雲數點獅峯高向樹千株當前好景吾人賦竹石參差有意無

東園　劉熙貞

滿窓山色滿城烟新築名園別一天竹樹拂雲踈檻外亭

臺發月片池邊鳥鳴花氣賡朱履風送琴聲唱綠田記得
春來頻問字柳陰深處喜鶯遷

東園　　許嵺

明公嘉德沛雨中又見名園啟署東庭植綠槐看繼武壁
盈白雪和難工偏宜有酒能留客豈得無才負薦紅信說
幽閒堪退食居然花裏晤仙風

東園　　夏之時

支園紆折傍城東樓閣參差圖畫中檻遶松篁濤有韵窗
聯氷月靜宜風已入里句難爲獻太守高風迥不同何幸

頻來閒塵訓麒麟詩且許賦霞紅

東園　　杜文龍

園扉半掩見山堂不厭書生醉酒狂檻外水光憑月寵簷
間褁蹄帶花香開窓眼向獅峯濶得句遲因愛竹聽最是
我公多豹事隨心布置盡文章

獅山懷古　　趙衍

探奇正好屬新秋石磴烟蘿繞樹頭裡向萬年松下立水
從九曲澗中流神都廟貌今何在漢代興圖久未收欲問
文皇稱靖難當年何事不甘休

佛壘山　　苟尚禮

闢峯羅刹揮仙靈贈色飄颻四嶺開雲霧獲浮青嶂去風
聲常送洞簫來空中樓閣烟嵐鶴石上松蘭雨露培到此
肥忘塵世幻溪山深暮共徘徊

獅山懷古　　張全斌

槐靄聽月拂看袍翠冷寒侵爨借醪饑精枯雌分鳥夢苗
森突嶺點獅毛南來蓮國君聞梵西去迦禪臣哭驚此行
文皇無尺土何如帝像與山高

花鎮山春望　　釋靜岸

曉來春霽到花宫曲檻凭高納午風仙籟有時來竹裏山青數人望列溪東雨餘芳草初承綠日煖新鶯盡啄紅更上層樓最高處恍疑雲路與天通

再宿獅山和韵　　何星文

細路逶迤戀舊遊古松盤蒼倚峰頭結跏小憩心偏遠散步常令意自幽世外相知宜草木山中不記有春秋前賢早識曹溪味特浚源泉撥上流

又

逃禪幾個入山游坐冷春宵百感新盈砌月光澄似水擁

階樹影潔如蘋聽來淨土聲々楚超却荒原處々燐勞攘

從前何所事偷閒方得見吾眞

香泉祓禊　　楊撝秀

山城氣轉暮春天覓水尋香自古傳祓禊瀟池薰襟抱清

源一勺滌塵衿載歌載酌花村酒時往時來石澗烟陌上

遊人咸嘖々相逢重話永和年

香泉祓禊　　何詔

一鏡池開浴太空溶々清淺藹花風引來脂水餘泰苑分

得蘭膏賸楚宮濯玉煙鬟吹細露浣衣雪竇罩薰籠春殘

士女遊塘處羅婆泉邊拂霧濃

香泉祓禊　　無名氏

岸拋春花別樣傳一泓郭外蘸晴煙風搖草色波生縠雨發蘭芽氣吐[illegible]分明香在我詩成處得賦留觴停盃借問臨流者若個分明水底天

五言排律

獅山　　失名

獅峯誰闢鑿拔業向雲穿蹲踞凌空吼崢嶸奔伏旋樹容騎生兩巖儀石鎖天當年潛帝釋今日識僧顏虎嘯風聲

谷龍藏谿吐烟來遊北郭者兔邪若忘還覽勝何能已[illegible]

擬效登仙

清明遊香海菴　江南　朱彥培

無侍遊斯適溪山曲折登木聲隨馬足人影集漁督新火

村中索晴烟茫禪蹤寄淡松亦令嘯遠谷如應遂即綠塵

至因知香海稱春光藏別院花氣引修廊半榻能相許千

峯夢亦寬不須求姓氏自笑未為僧

同顧與山徐小儒遊香海菴　朱彥培

近焉爛熳節春山精舍淡花龕僧出定竹徑客招尋古佳

交雲幹群峯當戶森炎蒸即靜域疎放瀲煩襟太守揮毫
捉參軍岸幘吟衆傾聽罷曲獨賞悟清音茗果新陳設壺
觴交錯斟好奇談俗怪人僻共書遲香握董務席京雲甚
就陰及時爲樂者何必問升沉

七言排律

金沙江　　王淸賢

乾坤無外脉斯長凝結精神注遠方氣吐雲霞眞造化波
翻日月大文章漫疑錦羽翔生艷自是金沙動有光春曉
烟含千里客秋深露冷九廻腸旋聞玉樹搖空翠又見黃

河下彼蒼礪石淸竒愿取玩蝸名擾擾頻相忘浮漚有致

隨流起傲吏閒情作賦狂四海傾心歸有道太平

天子坐垂裳

五言絕句

陳賡

同上鳳凰臺恭酌千秋酒鳳亦竟不來名亦竟不朽

七言絕句

讀顧寅山十二先生記四首

釋普荷

姓字何人記得眞甚憐多半委荊榛不逢烈士撑天手雖

向當年表難臣

三百年來一瞬空河山遮莫盡隨風僅存禋祀維新處紀徧殘碑有赤忠

揖讓曾稱元首良碑銘一字淚千行忠魂長在祚何在代雖亡臣不亡

王尼那怨更有臣歸狀廟貌一時新得公孫盡能披別不朽伊傳十二人

獅子山頭　　王清賢

獅子山頭雲任晉牽懷倏爾越梁州鳳凰城遠七千里伏

桃花回夢雲遊

獅峯絕頂　何星文

一個閒人上翠微不堪持贈看雲飛荒林碑斷那摩辨絕頂峯高好振衣

又

樓閣空中怪石多玲瓏欲墮掛藤蘿身無抱勿猶思拜骨有烟霞始得過

獅山　黃天麟

山疑獅子孰曾稱塌見遙岑第幾層莫道此間非佛國大

明皇帝也爲僧

惠橋烟雨　　　尚崇祿

一水橫鋪百尺橋爲誰恩惠起殘潮望中城郭籠烟樹雨霽猶聞隔岸簫

翠屏排闥　　　尚崇祿

萬疊寒山列翠屏祿陽烟樹望中青何人作宦稱仙吏松韵閒飄月一庭

石牛卧水　　　尚崇祿

鵓鴿河上放舟遊傳說河心卧石牛鳳氏當年驅牧否痕

花萍草共悠悠

任雅活佛　尚崇祿

黑水河分西土頭何年杯渡到元蒜拈花今日誰微笑朽骨龕前拜未休

金沙江　陳淳

矗立高峯夾碧波金沙環帶舊山河當年守險勞爭戰聖代平蠻已戢戈

補知　陳淳

停縣開路補知管地接東川古戍城荒士於今烽火息莊

畱荒壘落寒煙

他頗　　陳淳

峇莽一徑入他頗兩岸黄茅瘴癘多南詔不知漢廣大封山猶自誇烏峨

杉松營　　陳淳

杉松北繞碼碭河古郡羅婺鳳氏窩莫論先朝戎馬事時平久已付樵歌

獅山懷古 四首　　馬敬

金陵王氣萬年基靖難兵爭忽黍離成敗到今空勞夢石

頭城畔草孳亡

其二

一領袈裟出紫微天涯鳥道落斜暉總無張儉投身地願得名山慧遠歸

其三

丹灶雲中不記年霜侵兩鬢轉凄然誰知天命歸英主一對蠻烟瘴雨顛

其四

御極曾頒四海心漁樵猶自哭恩淚到來丹嶂遺踪在莅

使遊人淚滿襟

春日登獅山　　高朗

踏遍山頭樹影叢巍巍古寺泛雲中登臨為把春光惜馬上詩敲月半空

登獅山 四首　　劉熙貞

半空高聳一峯奇步到雲巖盡息機山裡乾坤真太古際勞塵世卻因誰

石壁幽通別院開聳衣古樹老莓苔幾人名利能閒看野鳥空山自去來

翠微掩映杜鵑紅飛閣參差霄漢中坐久不知身是幻巉岩謖謖起松風

尋幽携伴二登來毋憶山中宰相才半日浮生無箇事白雲引我醉霞杯

鰲石　劉熙貞

欲向長江破浪游暫標天半老春秋朝暝掩映寒松色萬里風雲一望收

香海菴　本府經歷　范景陶

不二門開優鉢馨山屏烟樹入丹青我來慧遠蓮爲社斗

照邅〻過艸亭

擁翠山　　杜文龍

地僻塵消此獨傳我來花放正春天鄉盃覓句歸忘暁
擁峯頭氣欲仙

補遺

禮斗臺弔古　五言律　何星文

不煩人力砌絕巘石層層觀象天難問藏身地足憑北辰新聖主南極老神僧瞻仰悲前代臺高幾個登

香海菴　潘德徵

不競囂喧處客來一會心人誰耽白石猶或賤黃金秋老雲常幻機閒山益深松濤天籟夜設設勝鳴琴

前題　劉崑

一瓶來出守八載護禪心鼻飲華嚴水經浮貝葉金馬鳴

邊樹冷風捲塞雲幾何日筆書静焚香理素琴

前題　高爾儼

城市揮殘暑烟霞故故心來鉤香噴瑤闕看月浮金海遠

雲連軸山横樹欲淚無端思剖肺恰若未携琴

遊香海菴　湯立賢

物外尋幽事遊來古刹巔聞香不是色觀海却通禪佳興

涼僧枕松濤冷暮烟陶然其可樂放眼過前川

獅子山　楊攜秀

兀突凌天半奇山得異名狰獰峯作勢咆吼壑無聲古院

若蘿含淡松秋氣横西來第一勝疑在武陽城

龍洞 限韻　楊撝秀

怪穴險哉湖苔蘚點篆圖洞中兩日月石上光菖蒲樹客

春棲鳥山高夜聽鳥蟄龍今在否疑有舊時珠

登獅山　杜文龍

山峻雲常冷翩飛鳥倦旋觀碑懷往跡執酒對流泉縹緲

嵐峯遠參差翠閣偏上方容信宿分榻暫安禪

和建文帝韻 七言律　蔡龍驤

長在深宫不識秋瀟湘變出曲江頭全身苦節僧爲隱遯

世高風水自流雨後雲巢聲漸遠山間月色影誰收夷齊
讓國賢今古多少詩人咏不休

又

獅山春夏盡皆秋不見風霜白滿頭王氣已歸烟霧散雄
心自付雨雲收花開艷色枝偏折人過傷心水漫流自古
紛爭皆幻影惟君有此與天休

獅山花石　蔡龍驤

獅山迢遞嵌中峯壑底層層乳石鍾金玉成胚形五色瓊
瑶結塊影千松探奇應遇連城璧玩器常驚落彩虹天產

精華名勝跡不須巧作與人同

獅山晨鐘　　　　蔡龍驤

初疑獅吼在山巔清奏雲巢盈耳宜風送蒲牢催曉箭鳥

鄉林宿架金枝聲聞兜率如天近色影霜華似粉施多少

癡情驚夢斷老僧衣起日高時

獅山古木　　　　蔡龍驤

佛種祇園樹有年森森枝幹直參天山圍帝座松風吼雲

靜禪心鐘韻咽曇照微茫雙木影香焚縹緲滿林烟千峯

齊向如來面不染紅塵日月懸

獅山雪　　蔡龍驤

獅峯不與衆山同朔夕烟霞萬壑沖蒸出琪花新漫影四圍瑞色盡飄空瓊飛此處推還積梅向先春枝又豊總是層巒形獨勝故多浮白綴天工

登獅山　　本府教授　潘祚遠

羣岫環廻擁琚宮登臨此地覺塵空雲封石壁禪心靜苔滿殘碑詩句濛入座濤聲聽不盡開窓霽色畫難工尋幽漫覓傳盃處鳥語悠悠度午風

宿獅山　　釋如法

巖聲引得聽悠然悅耳音聲石上泉一派水雷奔天際落千峰嘉簇霧中懸層前露裏遶沙草窓外苔痕疊錦錢一自逢山埋影後日常無事坐山邊

春日游香海菴即景　　王清賢

逍遙肯遜幾人同佛國花香散自紅放眼千山觀造化參宜詩思入春風

又

濃淡枝枝看不同離空夢微自因紅松標堅老青青世鑑

似花殘不耐風

前題　謝秉文

春色應憐情意同桃源花放映山紅追隨醉卧香菴樹歸泛扁舟趣好風

前題　吳時化

尋芳聯轡喜相同幾樹花開入眼紅但得明朝重載酒飛觴盡日醉春風

又

鎮來酒興與人同醉眼看花別樣紅盡道江山已改色春

風都是舊春風

前題　　權仲熙

春引發高興不同梨花雪白海棠紅杏羣稱二今何在樂事猶傳香海風

又

松青竹老看相同背逕春花別樣紅且莫題詩航遠眺斜陽可許醉香風

前題

花梵荒原景不同遊人盡擁滿頭紅莫因桃李多顏色尚

寄松蕊攔攤風

前題　張立賢

而今樂事許誰同晝遍桃花不在紅放眼前川山色好全

樽淳倒喜春風

前題　楊撝秀

此消登臨逈不同馬蹄踏遍百花紅收將春色歸囊內吟

滾松林聽好風

鋤山雪夜　無名氏

春催游展上瑤峯萬朵瓊花頃刻開莫是仙郎歌白雪時

將王屑送詩來

又

攜得同人醬共迎夜將春色醉獅巔梅花更識游人與飛送瓔瑶作酒錢

又

舞芳醉卧老僧家雪片打門夜未賒樹樹開成春一色人人枕上夢梅花

春日香游菴即景和韻

無名氏

祇園共醉賦誰同滿目芳菲白間紅更向艷中尋出色一

枝獨自占東風

題獅山　　釋淨岸

武城高絕處崒嵂是獅山樹掛巉巖上泉飛白石間天橋
横野壑松逕逶迤闢闗太守題詩處遊人幾度攀

又

飛閣層巖上高僧是處居嘯雲猨覓侶振羽鳥凌虛石有
前朝字名留帝子書幾人登絕頂臨眺意何如

重登獅山　　釋淨岸

不盡登臨意重來到上方雲迎前度客詩戀舊時廊削壁

樓仍在閒庭花又芳岩猿與飛鳥仔細認衣裳

獅山歸建文帝像　　釋光勲

大業俱拋盡空畱廟貌存松猶呼萬歲洞已作長門降志飛龍踐迹名徵新尊西南無煩敢幽恨向誰論

登獅子山　　釋淨岸

獅山擊我十年長今日初登不記重寺接太蒼雲作蓋谷多靈氣樹成龍因探勝蹟懷先哲漫寫閒情對遠峯最喜主人饒盛興携予細數嶺頭松

文

回視孤城抵碧光村村烟樹繡奇觀龍歸時落岸頭雨雲定常對月外樓高閣人吟幽鳥和西林山歎夕陽寒遊來能致適游蹤幾度臨風倚曲欄

官署近作四律　佟世祐

分符萬里武陽來事簡刑清尚乏才治政有方民受益處心無愧吏難乖惟期豐歲沾天鑒不望輿情荅上裁兩月下車愁撫衆瘡痍懷抱尚能開

其二

專城爲政事方新地瘠全憑惠澤民已識官箴多積苦可

知岑署更清貧忠能克志丹心吏孝但承歡白髮親但得
漢鬗登祖席勝如有脚遍陽春

其三

荒城寂寂萬山中十戶茅簷九戶空目覩農糧多借食身
經官俸早捐公苞苴杜絕知無欲利弊與除重采風形影
但能人取信乃心始可對蒼穹

其四

天語煌煌未敢忘上諭特頒到晨昏兢惕肅官常清勤仰答
殊恩厚寮寀聯依化日長不在衣冠尊面目直知氷雪作肝

腸如今認定持清白琴鶴将来是宦囊

感懷四律

寂匕荒城山氣寒愁看蔀屋落風殘宮能爲善人多庇年喜成收民頼飡事簡不知才幹短心清自覺夢魂安我來守土慚無術饑溺空懷撫字難

其二

朝惟琴鶴自相俱署冷風清癖所娛跡屬毋開多怨嫉得人幾見重諮諏能将姓字留思慕不爲兒孫慮有無難及劉寬仁且恕武陽非可示鞭蒲

其三

官廨公餘韻偶拈漢書晉字摒牙籤氷心不煖罷爐獸鉄案無塵爭硯蟾夜炷一香懷趙抃朝飡五斗愧陶潛窮蔟剩有閑休戚菜色能無慰閭閻

其四

新搆東軒號滌襟清風明月兩相侵讀書有味忘長晝臨鏡無私照素心試看荒城惟綠樹即知暮夜絶黄金但能形影誠天地敢話吾民受益深

春日省耕四律

處處新秧綠滿田公餘正是省耕天德輕休望隨車雨俸薄寧辭飲馬錢老少力勤過盡日高低水足卜豐年自知表帥毫無補怕聽民稱太守賢

其二

一年生計在農桑小滿初交佈種忙得免長飢分積粟羞言召伯憩甘棠窮荒多有無耕讀凍餒皆因少蓋藏但肯西成先 國課柴門鼓腹傲羲皇

其三

火耨刀耕固是難不從辛苦即饑寒田邊放水衣常濕日

下分釃深未乾稚子桃簑和犬臥村姑送饁與裁飡兩賜
俱說分年好深慰吾民大有歡

湖游其四

献歲酉疇獨勸勤不携花酒作扈文雖慙河潤無千里惟
歸年豊足十分牛背牧童歌夕照馬頭野老獻香芹農家
今後休辭苦八品
蒙蔚
君

雨後登省耕楼望田

農事關心獨倚樓刹原縱目望中收高低積雨光盈畝稀
密新秧綠滿疇獅嶺雲飛開翠壁鳩河水漲响清流喜逢
東作需天力預卜豐登歲有秋

其三

惟見男耕與婦耘清晨佈種到斜曛榴開幾樹紅如火秧
洗千田綠似雲酒送溪邊人語雜鼓催堤上犬聲聞從來
稼穡非容易須恤農夫筋力勤

勉東西義學生童

科目獅城久寡聞我來守此育才殷曦娥豈肯隨人懶經

史焉能立志勤天上無私府白屋書中有路或青雲相期
癸齋惟朝夕莫負

虞廷正右文

其二

巨手應將翰墨扶莫嗟吾道久蕪蕪功名竹帛非難事賢
孰規模是丈夫決畫示鳥前鳳滿水陰濃枝上鵲呼雛眼邊
稱匕皆新意多士於今識得無

其三

好向龍門早着鞭孫山一隔又三年和允莫負慈親苦斷

纔休舉火始賢藍榜書名難開士玉堂分席半寒氈光陰
迅速如駒隙應識歲增望眼穿

其四

細響從來匪大聲驚人句必未聞也故事雖欲欺星斗胸
次須能掃俗氣有錄何愁金作杵十寒空與筆開為憐
膏火難供給清倦[illegible][illegible]且自分

重九登獅山

崗倚登臨獨振衣天空縱目亂峰圍暖知日向身邊近禍
覺雲從足下飛護帝豈因其國難假僧非好悟禪機獅山

未落龍山帽不佩萸囊事可遣

懷明建文君

托僧鳥里隱佛山一片[illegible]水閑[illegible]三年輕祖廟餘生廿載寄禪關雖無飛鳳來君[illegible]帝顏對此衣冠思衮冕入奈郝易舊朝班

高橋跨水道落成喜而賦之

穿箐盤山破障煙探源問俗至溪邊紆迴象地興農業勸獎傴工樂[illegible]濬浚活流過十五十五大里引水灌田約田窖積潤灌三千山田三四千畝山人云此水能灌為因水利關民食似以君儕欲

濬川

特敕新開渠得沃饒無字

明來滿被微淵怨寘

皇恩祿無干志在先憂惟後樂存白日與青天書進年歲

應堪恨泉湖名貪亦可憐守此半年無起色斯民何德頌

官賢

苦雨

山色模糊失四圍荒城朝夕告霏霏籬穿新綠抽青笋砌

落殘紅濕紫薇連雨已耽民業少久陰恐損稻花稀惟祈

風伯施神力捲盡浮雲露日暉

祈晴

久雨民間食用艱那堪南畝稻經寒結苞禾黍何曾暇帶水簑衣總未乾望歲農祈土主廟禱晴官拜

玉皇壇前羊石燕旋看伏飛出金烏一大觀

喜晴

蒼穹憐憫下黎民新霽陽和日一輪處處穠花蒸錦繡山出松木伐樵薪工商活計勤人事舜澤生涯貨市塵俗吏喜逢年歲稔多收倖米不愁貧

擬鄉居即事

農事將乙炎夏多耘田放水雨中過擬犢負芻歸婦女勤
歲祈晴禱雨婆娑叟柴門掩犬吠樵童樹蔭牧牛歌野趣
荒社無幽境不是當年舊草廬

雨後初霽見滌碧水閒微露月影賦此遣懷
世事關心夜不眠蚊雷相集耳根邊蟬遠遞漏三更夢醒
剔燈光盡綫煙主塵擁殘庭外月來秋冷透水中天砌虫
也解人情寂澌澌聲吟牖落前

即事

松鼠時着穿屋角絲蛛毎見挂簷牙砂前黒摘鮮山菌泉上黄添熟飯瓜地僻鏇豮形鯉齪官貧馬瘦骨丫义公餘惟醉詩中酒雨後頻移竹裏花

詠綠鸚鵡

悞從吉了入番方語駡身遭死異鄉安問上皇懐主切賦呈黄祖助才長紅開两鮮珊瑚口綠着千層翡翠裳曾感貴妃珍重僻琵琶舞調憶昭陽

述懐

嚙菜根中味有餘公門誰敢犯苞苴涓埃尚未酬

明王清白多時鑒太虛萬里一官慚五馬三年六詔托雙鳧
漫云妻子何蕭瑟尚有相親鐵冊書

述懷四律

膺懸竟繁愧前人豈望兒童竹馬迎將士燦驚無實取斂
求何敢棄虛名自矜隨質當時棄其怪變情此日輕兒際
聖明圖治切難將一得益民生

其二

夾恍萬里隔長安尸位山城愧[illegible]素餐難
天高同地厚惟持夕惕與朝乾人才難合三年例衆影林慚

四品官身繫邊隅知奉讒　椿萱何日再承歡

其十三

骨鯁原難合世情不思面目品全輕庸人豈肯舒奇績豎吏焉能沒臭聲孝切晨昏天與地情連南北弟和兄年餘笑我親民牧每愧無才守此城

其十四

雖荒莫徑草休鋤留得青青伴蒴孤書著頻開非集處琴因懶撥易藏蛛仰床顏淡新紅少茶灶烟微宿火無寄語秋風別太甚可知松柏色難殊

秋日和松雨樓壁間原韵

雨歇芙蓉色更鮮新蕉舒綠上窗虛樓高有客詩情落地僻為官政事疎露宿家〻居樹片刃耕處〻種山墟連年所喜皆豐歲閭里光陰勝是祢

閱田四律

攬轡非因汙漫遊為觀年景豁双眸窮簷破宿嗟風雨荒地難耕牧馬牛山畔苦蕎將結穀溯間晚稻漸低頭沿村勤問西成數耆老俱云歲有秋

其二

紆迴六逕繞獅山木葉紛紛落澗間樵子負薪臨澗飲毿民逐隊趕墟還漸看節序無飢色已有楓林薜荔頹況復武陽寨險甚自宜休戚更相關

其三

崎嶇處處近山林藉艸何妨坐樹陰勤力自供終歲食勸農莫負聖人心得完租賦寧恐吏學種桑麻兒捉襟趂此晴和宜早穫莫教風雨又相侵

其四

壠上邇行廿里多徵晉遷遠鄉殘村但求積粟三冬足不願沾名五袴歌蕭慎向風先貢矢熙然勒石已銷戈漫言作吏如傳舍恐負
君恩欲若何

秋夜讀書

短檠相生讀書樓最是閒情在九秋檻寂風來燈影動簾滿硎注水聲流瀉經玉案催窗時聯易紅硃積硯頭千古英雄興廢遠猶餘事業汗青收

秋夜

蕭颯簾泉帶漏聲下女墻風裁蕉葉碎露凝桂花香鶴舞

月光玲瓏吟秋夜涼一燈人語後茅屋夢魂長

苦雨

淅瀝竟彌止綢繆奈若何秋成還未獲夜雨不宜多山館

四圍霧陰雲滿目離深憫少吏治難以慰天和

武陽積事

武定洋中最苦鄉民舍地瘠何賦問三間蓋屋五家居牆

食朝飧作一碗稻機杵桑麻總不知刀耕火種為生理城多

樹木閒閒稀雖見炊煙猶防豺虎形如鬼負毛皮髮長男

收羅從揔[illegible]出多金則平[illegible]能量分備遇丙戌
少收牧未豊荷斟生其命我來守此邑身自親窮荒愁
亦盡有與難除無利興弊揔[illegible]字[illegible]時政廉察雖然未盡
持貪污忘廉惟天聽但求無愧在輿情少可膚匕對萬姓
空切瘝療爲若何問余有術難民病

郡事

武陽雖一郡居民無多人欲起窮簷困首在長官仁固屬
荒僻地頗覺風俗醇饑溺常在念黎庶自相親但能矢冰
蘗何妨對鬼神

龍頹因在遠燕自及爲真不作風波應方能薑桂辛稻花愁

積雨藥色嘆窮民饑療棠閣　訓分符豈顧身時光嗟路

虔懷抱幾能伸無愧燈前影光生蠟燭學有心存幾許無

意識金銀

記

獅山建正續寺碑記　延祐七年　武定教授　楊興賢

南詔右釋其來尚矣然二十七部之俗嗜殺恬死雖老師宿德家至日見提耳訓誨猶執迷不悛無緣而化武定其一部也山水險峻人物殷阜無詩書禮樂以導其良心無慈悲戒定以攝其狠性是以失其秉彝并於自暴自棄良可憫也惟我聖元之奄有四海也開設學校崇尚佛法自王公大人至於士庶莫不欽仰彼蠢爾獷悍之徒方靡然承風晋彼邪思趨我正道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

龍飛至大辛亥蜀僧長老朝宗飛錫至止望斯山之峭拔
雄秀諸山皆朝迎携大師楊普楊夔楊吾李繼榮李良等
諸種趨步山椒而登焉嘆曰開闢以來山川有之然發揚
其勝槩則待乎人焉是以蘭亭遺右軍而清湍修竹有賞
赤壁遇坡仙而明月清風無盡茲境也鬱湮於此久矣吾
欲不負山靈散斗梵宇以爲一方老少投誠之所二三子
其與我誅茅卜築可乎僉曰諾於是剗闢朽壞芟薙榛蕪
剗木引泉礙石搆庵爲師栖錫之所方人輻湊僧徒雲集
師以金篦刮其翳膜登山眺望四顧豁然若發覆之醯雞

出塵之凝蠅又如造物者如判清濁援觀青天白日之高明數未曾有各輸筵資相與努力作棧道緣岩磴岧嶤數十步武得一地基爲文殊閣又南行百餘步得丈室地基爲維摩閣皆與白雲爲籬落青山爲屏障烟霞爲衛具禽聲法樂若有異物陰來相之東望嵓阿如獅子首故以爲焉師歸栖蜀之後有西竺指空禪師遊方憇此絕粒危坐脇不沾席開闡正覺誘拔緇俗慕其化受信具者比比有焉佛殿併槽經始於乙卯之春僧堂香積落成於庚申之夏風樓月牖霧雲飛翬輪焉奐焉塑繪告成金碧交映丹

精微聳攉人耳目益人朋友寔今世之良規一方之壯觀也禪師又慮常住缺乏龍象星散於是緣化本路官吏此方他郡或貝或穀以致因地畝畈疆界隨其豊儉咸勒諸碑陰用傳不朽於戲晨薰夕燭奉祥宇之覺王雲板風鐘醒人間之昏夢靈山清會儼然若存夫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爰自拈花破顏以來燈燈續焰葉葉傳方得道者不可枚舉然西南禪學實惟濫觴今朝宗開之於前指空成之於後吾見獅子嵒前山木叢林盡作獅子吼者非我三禪伯之薰炙與非藉聖祚之無疆其孰能之雖

與法輪而永轉祝帝道以遐昌有性無性咸遊覺場

建正續寺山門碑記 永樂二十年　失名

滇池西二百里爲武定巑岏蒼翠君帷君屏對峙乎郡治者獅子諸峯也峯據武定之勝名公貴人大夫君子凡有事於此者必遊之以暢其情以舒其思否則悵悵爲未快也永樂丙申秋七月殘暑稍却新涼適至郡二守卞君諱毅偕寮友出遊時和曲守吳侯諱禮與祿守王侯諱澄淵捨騎林麓聯步崇岡寺僧真岩延客坐方丈焚香瀹茗告曰此寺百廿年來山門尚缺而從遊李賢慨然爲任經營

于是歲八月甲子落成于明年六月丙午其高二尋深廣倍之復翼以雲堂五間雲南中衛善友王孚及寺通事張應各捐已資維新是圖寺僧真岩少遊吳越故其見聞獨飫深契宗旨故其動人而駭俗焉今中順大夫商君謂予吳云侯與王侯澄淵以秩滿將去宜勒石以告來者

重修正續寺碑記　成化十三年　失名

武定爲滇之甲郡郡之西有山最高亘十里奇葩異木芬披而秀茂者四時自爲榮瘁蜿蜒若翠屏萬仞其他層巒疊嶂環崎于前如脫者如起者如蹲者如仆者如揚而上

者如來所攝者未可以一二數之文其巔石崖竭蹙而奇
峭狀如猊首山之所得名者此也先是蜀僧朝宗聯于團
而觸於心登覽而周視之卓錫於茲於是經之營之前建
灌為佳麗碑碣爾為栖夷首建觀音文殊諸閣未迄功而
師東歸嗣厥志者復得西竺一僧指空益廣其所未備增其
所未有視昔倍雄榜曰正續禪寺所以昭師徒創繼之蹟
續也既而元運告徂所在悉罹于兵燹而寺巋然獨存者
八十餘年又得真岩禪師宗傳吳趣以詩文著聲甚盛武
畏伯督莅之宣德丁未武爽伯親詣斯寺牽都屏延亭李賢

出資鳩工建前殿三楹及土太守阿畢[illegible]劉作鐘樓適

其徒日善機主司寺事鑿衣鉢之資以備主宗之費兩廊

廟五十楹爲二十六楹繪釋氏系於其壁又募土太守仝

[illegible]三淨居於殿之左右惜功未就賫志而[illegible]

竭努精而續成之

重修正覺寺山門碑記

按察副使 晁必登

武定之山[illegible]南有山偃仰蹲伏若獅子其勢極高

且大盤路而上約五里許峰巒峭拔聳出煙霞林木交加

險遠[illegible]陟之者足以奮其登高望遠之志遊之者足以

壯其豪吟暢飲之懷誠郡治中之佳境也巔有寺曰正覺始創于元至大間初規模狹隘自卞吳二侯修而擴之咸云大叢林足以祝釐壽而存國體壯景物以具觀瞻正德己巳余左遷同知本府事修攻之餘承大叅鳳岑英推余過賞遊茲寺亟修工費浩瀚余問倡之者誰焉其事告余曰僧首倡耿僧任撫廢寺也耿本府宦族滿亦董氏子也自幼祝髮於茲律修戒行以勸善自持焚修之暇謁鳳岑公爲功德主公自捐白金五百鎰築石城三百餘雉周護其山於是倡耿領衆例罰故得葺而新之有樂施者來處不

拒遂使頑者以梗死者以復臨者以弘欽者以益華故鼎漸大丕併于舊日之規模也今弃壁宸食令餘復以整飭兵備來滇兵收錙黄因思佛氏之捨身以補治教之不逮世之常人積財利己者有棄以為子孫計者皆映慶滿為佛之徒報佛之本寔僧流中盡心人也故書以貽

武定府改土設流記　　鄧世彥

雲南古靡莫地自哀牢內附不常我國家混一寰宇中國其地亦子其人如武定設軍民府治隸土官知府流同知佐焉因俗易政相忽於治鳳氏守官樂土與國同休可也

屬莫離擅朝文播亂宗林竊位釀禍植黨再叛據城稱宦
奔印歷朝廷遣將大兵剿滅法當族誅當道憫思垂憐寬
先逃省會攝兵之議改未決良發聽轉前詐激者詞若此
者咬者小恐惴々大恐縵々其發若機括不輕因領衆叛
造于是月日黥截餘黨附衆生變若此者何居咸仰天壁
啓不言路日勢重莫反當先之郊改教何庭仰震地曰旦
蘇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彥亦惴々自任若有責寧而不得
其厭夜餘二十事冒此意也當擴悉允行上其識于朝欲
陛對公宗貴射府事淺談推宵置者經更拊長循于撒中

至變有旨降恩兗總發經歷給莊田二百所莊戶以次編入圖籍不假之權轄于後先是星役役占職亦周可遠不暮朝遊迹相目目實皆甚丑日抄田殺奪其妻不育其子驅之爲盜今樂其一日安爲是而有家也嚮言其廖耕者食者猶辨行不必偶出入無禁居者佣寡弱無變暴父母妻子相聚見救貧日而今而後知流官之便于民也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改設行而專權亦勢也難乎其難矣此議生于人心陳以償見謀于通判某　知州某某爭決于可道某　公爭主之者前院呂公光洵劉公應節今院陳

公大賓劉公應賢也四公不自有其功歸之朝廷吁亦奚勁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主治相安誠爲政蔽今日之功夙氏積累之罪也罪罪而功名焉二十事其後說與以爲是而必行則俗惑于辨以爲非而必去則政敝于矯今種種之民訓行鄉約親親長長共食易服樂俗安居將至老死而不惑且知法之無所用也嗚呼壁星之焔滑滑之流姤決防而僕易因勒二十事于石時隆慶元年十有一月也 二十事載議內

石舊縣武侯祠記

何守拙

武侯之祠盛于成都滇在漢為西南郡屬于蜀恃其險遠動侯五月渡瀘之征孟獲擒南中定得以北向中原此固侯不得志于荊州思及于成都之籌策也侯往矣踰千年余來守祿勸屬兵後檢踏經馬初山之蹄跡復因遷城移置神宮乃有茲祠之建祠本城隍廟故址廟隨治遷祠就建焉左為武安王祠侯列在右藉神靈以肅諸彝葢此外為東川烏蒙地郡之河外四焉與之邏壤時有繹擾與靈祠以鎮壓默受平定之福此土人意也乎不能違之侯世出隆中學有本源去孔孟雖遠而向方不失去兩漢雖近

而風味則殊澹泊寧靜學近於古開誠布公業純於道邈
哉三代之英其尚有遺執乎顧廬許身之後數言定天下
大計茀漢祚已移猶復爲難中間順時邀就相機立業非
侯志也儒者因竊其微而訾之亦不足病侯也侯之亟取
南中固以紓內患而此舉在分荊州之後已數年矣江陵
長沙非復我有桂林零陵之以西者則可由間道使貴竹
辰沅咸遂併一以聯屬成都據上游而西顧滇楚北向中
原孫曹二虜在指揮間矣惜乎南人雖不復反而楚道未
通渭上雖定屯耕而營屋乃墜姜黃疏自嫡之策鍾鄧肖

雲棧之險蜀不能保而侯之靈則威矣茲祿勸固過化地也侯靈不在廟寓昭著振己彰之威亂未集之虜猜武定之區以酬生平北向之志則亦何間于世代耶侯嘗北伐卒於渭上塋于沔漢成都祀爲武學先師今祠成于萬曆十年三月一日率屬奉主祭告者太守趙公鉞記之者祿攸何守捕也

浚泉亭記

永昌[illegible]　馬顏澤

武定依山而城山勢峻嶸而山峪岈若有雄踞狀故以獅名三山何以亭爲浚泉也泉孰浚之侍御荊南劉公也公奉璽書按全滇王事孔殷矣曷暇浚之蓋物之遇不遇固

有時哉蓋泉源發獅山西之極巔距城幾十里而遥武定新斐迤鳳去發未遠滇郡中頗稱荒僻觀風者往往不樂君之不踰旬輙行奚暇于泉公自是郡也併可居惟公生厭紛華樂恬淡性然也萬曆庚辰初夏徂秋駐縣凡六閱月觀遊歷他郡縣期最久于時按滇事且竣及瓜未代百務底成德化旁浹威信貼蘇首膏澤沛全滇迤東及西南賜時君邊圉晏如父老嘻嘻相傳道路曰此千載一時也以故多暇日得登臨是山躋其巔蒼茫流觀四境瀹空併徊岩崖一徑潛通乃見水流曲折潺潺有聲莫得其所自

谷曰美哉渙乎余春遊鶴拓偕中谿李公登蕩山有泉
此湫變其寒泉蒸泉殆庶幾乎于是相與斬荊棘探幽奇
尋泉源而浚焉作亭其上曰浚泉命顧澤紀其事噫武定
有是山山有是泉自鴻濛而匿聲秘矣漢武開疆僅通名
于昆水唐宗覆師宋祖畫劍地不入于中原蒙段南詔莫
洗彝俗之污遊夙倡師徒飲我馬之血雖今日改土設流
人文漸著斯泉也湮沒于巖箐沉埋于沙礫溷濁于泥滓
誰則知之杞楠栢梓樵人且折以爲薪過工師斲之能梁
清廟而棟明堂騏驥困于塩車過造父御之能騁輪跡而

稱八極幸哉泉也趙公一浚疏導其源流注不竭味甘美
觸氣冷如冰挹斗杓而斟酌通天漢之靈津乾坤清淑之
氣自此磅礴而廻環下接岷峨大金沙達四川經灔澦放乎
江海勢施蒼闊名列圖經萬[illegible]一勺之微哉物之遇
不遇倚有時也亭成於[illegible]其尺宜[illegible]其華飾
以磚積壘以構扣砌方池以蓄泉引曲水以盤旋可洗而
皆可坐而息可憑而風可傍而詠可立尺丈之滑可濯孺
子之纓乃若徙倚欄曲極目烟際峭石奇峰秀樹佳景
烟秀繡四時朝暮不可名狀舉一山之勝皆斯亭所有若

也昔王右軍修禊蘭亭著于滁亭畫而歐陽公亭醉翁古之人不過寄情一時耳迄今傳為盛事稱之不衰然也登蠡山則寒泉亭于雒而登鄣山則發泉亭于武定由今觀昔其一揆哉亭以泉之發而名泉以亭之勝而名益不朽詩歌甘棠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公之德在人心與泉同流然則登斯亭也能不有感于斯泉

發泉亭記

巡按 劉雄

萬曆八年庚辰夏四月余以使事至武定越二月為首夏之閏六日甲辰門人孫起謨袁煥石元龍自承昌來見訪

携之遊獅山是日出郭登山及寺酌酢盃酌具見晴景移
時登觀音閣忽見陰雲且作雷雨數虹見于閣外氣色明
朗時以清霽彩橋高駕逅于褒宇山前之奇觀也既霽更
上絕頂周覽山後有石溝如線曲幽遠引窮其際得源泉
一泓在山隅間問之山僧曰此古龍泉泉之所出一方資
之以飲元龍等曰茲山高明曠蕩而出其泉渾渾下注最
之至佳者也宜浚而表之以亭登覽斯不徒矣余雅取其
意退與太守高之武定初平鳳賊僅十餘年新造之郡彝
民瘡痍初起不任興作而一時共事諸公時方以儀物相

儹斛名可符用者乃屬和曲州守易其直爲公費就山取材度地而亭之亭成三子既返門人葉中彥王龍譚繼毅李佳會或自臨安或自祿豐至余方落成茲亭而喜四子不期而來若有符于初議之三子者則與之偕往時孟秋大火西流天清氣肅癉歛嵐收烈日暠々涼風颼々爰載壺觴壓以文籩野殽山肴不戒而修更有山童野叟歌嘯于是相與撫佳景暢幽懷任真率忘形骸倣蘭亭之遺事因曲水以流杯豈曰飲少而輒醉固以歡合而量隘已而酒酣興適列星在天刻漏屢下衆顧悟々乃振衣命駕望

公庭而相旋明日同遊者進曰茲山茲泉其來舊矣顧泯
泯之前山且未有其名也而暇及於泉逆亂於賊鳳泉
且不遑於飲也而暇及其源且浚之乎自吾駐此自公民
物熙恬意況閒而山靈幾得遂登覽誠奇觀也不可以無
紀余聞斯言亦恍然悟睪然喜也命永昌劉松繪其事樂
諧君詩歌成帙丐憲伯馬君具泉序之越仲冬戊子燈下
檢校書篋此帙在目展而玩之臺殿垣牖森然俱備寶塔
王立梵宇金碧古木叢林遠近蒙密而蔚蔽者獅山之泉
也山路三臺負岩而特立者玉虛閣觀音閣並新建層樓

也有山中高而兩垂勢若屏幡前有臺臺後以屋九曲之
水流於石者從泉亭也亭下有池水光澄碧群松蒼翠林
連而毗遶者龍泉之所趣也亭右有樹大合數圍石砌方
整衛而護之者古羅漢松也山嶄迴合鬱乜古林林中有
碑碑前有池者藏雞足紀遊詩文處也山景既列異次及
縉紳容喜而歡見威儀約畧有鬚者濶滄兵憲馬君韻渟
也豐頰疎眉等清中坐者屯田憲副陳君韶也面方而濶
鬚眉骨肉相匀者金滄分巡僉憲胡君儒也黑肥而侍立
者武謀縣丞戴應兆也兆傍立面紅白多鬚者百戶來應

宜也豐頤而和古雅有度者武定太守羊存莊也瘦而露
滑潔貌自得畧無塵俗者姚安太守蔡[illegible]也中坐而依樹
面雅而直視者楚雄推官鄒國卿也清俊而英妙坐左右
者大理推官周於用也右坐而面稍修瘦者武定同知蔡
廷爵也肥而黎勁兩揚敢頂其像象者鄢勸知州何守禮
也瘦而髯蔣左手摩帶者和曲知州吳洗也面正而坐若
凋若有所思左手拊帶者元謀知縣胡允平也眼微視髯
爹背偏而俯者署武定府事[illegible]彭[illegible]南也戎衣山立貌
雄而俊者洱海王三聘也與馬君胡君陳君相向坐而着

邑喜衣有文繡者昆明風俗使也大理太守丁應賓永昌太守畢詩雲南推官趙楷安寧遷客南部正郎方沆楚雄縣尉馮于[illegible][illegible]後俱與此遊羅漢松副作有記記登之碑碑有石亭亭傍有石廟祀龍王藏碑處亦建以亭亭下之泉擴而大之横以石梁趨然一景而松皆不可繪者或以旋遊旋去則不及繪或繪後擬如則不及補繪也記已取首序讀之并諷咏詩歌宛然目前事而追憶之役如幻如夢杳不可洗者萍跡之聚散也跡有聚散而求之又復若真不虛者則以此繪此序此詩歌此記之兼也甚矣君子

之際過于名山勝概將觀我觀民因以商畧其政教是故
遊之多不可廢而載筆之不容已也昆明風俗使爲誰迹
陵允晉邑人劉維也

古羅漢松記

劉維

獅山之陽有泉源余既浚而亭之矣泉傍有羅漢松一株本大數圍挺分三幹南枝聳然高起北枝靡匕下披婆娑拔容不類凡木頂中虛而空一幹且折莊書所謂擁腫不中繩墨卷曲不中規矩不材之木無所可用而若是其壽者也是木也在匠氏誠所不覩而恐樵人將傍徨其心焉

其不折而爲薪者幾希由是言之則雖樹之廣莫之野而斧斤之患常在矣乃屬武定太守辛存仁貳守蔡呈奇理刑崇端化和由洲取吳洸命工爲臺護之并記以壽之

礪石圖書記

劉維

黑水之支流曰金沙江産美石其名曰礪石粗曰礪細曰砥砥粟礪剛又砥礪通礪兼粗細而石可用磨也蓋其爲物色如新墨瑩膩堅膩以之試金能辨好惡書所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也賈人販金必佩之凡貿遷之徒得之而後免於市欺以此爲世所珍膩體重難携江路險遠聚而貨

之者絕少縉紳先生未有以之爲圖書文具之用也辛巳
春奏事者還自都以吳門人所集印數送覽考其文自秦
漢以下以及近代其印若玉若銀若銅若寶石瑪瑙皆有
惟獨無礀今時士大夫所用多以牙角銅銀礀尤未之見
豈以其重且遠莫可易致遂未有制而用之者歟余來滇
駐節武定最久武定之邑曰元謀去金沙江頗近屬其居
胡允平命土人採之得一百六十餘枚大者如掌小者如
指如餅硜硜可愛命工鄧而鐫之古雅無尚宛然玉質他
物所刻者不能及潘伯陶廝字莊陽山嵩長魏藏江寇副

爲貝泉胡襟寰辛璘山鄭一齋僉憲胡公泉泰我爲石材都閬汪金城趙心葵楊順亭時來顧出而觀之敬各獻數枚諸公信皆刻之則文房有礀玩自九潔翁二爲獻始也昔齊安小兒得怪石東坡先生以餅易之盛以銅盆注以清水寄以供佛印後再得之爲黍參子供因作供文二篇世傳之爲奇事余之以此獻諸公庶有類於怪石供未可知也夫佛印方外士也坡公此供其意亦游于方之外諸公一時名賢奉 天子命討安萬里之遠而余幸聯事未以此爲戲亦有後于怪石之供者矣雖然世之語貴者曰玉

與金玉爲石之冠見君子將以此比德貴之固宜金者生民日用之不可無顧好之令人行妨積之令人叢怨天下之嘗遊者莫金若也彼礪者固可擬玉自金以下不得與之論貴賤乃月爲賈人市子腰懸袖帶甄別其眞僞濃淡之金礪之爲用亦云小矣豈若刻爲圖書貯之美笥藏之朱塞加之文緑雲錦之𧝣方其閒而無事也與古書名畫爇香作硯玄德君楷先生管城子輩優游其適於靜室幽舍明窓棐几之閒藏識見於不試永爲清品者之爲得哉而吾輩愛之得其意推之以砥礪名節琢磨身心如礪之

貞玄純粹可寶可愛而妨行叢怨之物不使加乎其身其受益於彌也又多且大而未易以言語名狀者矣

祿勸州紀工正賦記　何守拙

祿勸為郡邇於府城郡地附雲南通中國於西漢諸葛武侯討孟獲曾入其地元至元中有屬縣二曰易竜曰石舊雖隸土府郡之長貳咸以流官受府治改流在穆宗初年鳳逆之變民被兵殘十存三四而稅額全徵通郡苦之丙子歲余自楚來守亟開當道遂命檢踏稅粮從輕永徵者二百九十六石八斗七升四勺清出庄粮免徵五竜額者

又十有以快快手契脈炒及減免虛仁美驛站銀承補者九
淨一十兩四錢其停免差發根稱和曲驛站銀以潞司稅課
銀代給八年復徵者二百四十四兩五錢續奉議省驛傳
支於八年限滿外免徵二驛銀四十大兩此備任本府令
陞驛傳憲使華公秉其議也先是當道檄區補後府修城
遷治之議余謂須必俟乃可衆當道促之百姓驩趨詣府
以無城而雁變須亟為之余猶未厭肰也至己卯冬乃始
東遂庚辰余乃遷麗江仍署郡事至辛巳夏始落成隨偏
東關有警乃得安君城中是當道之遠猷百姓之思患也

始蘇之民即懷遠慮且再歷寒暑興作罔怨今究安宅民勞其可忘乎若歷年滅徵恩我元元欲宣上德欲定民牙是又不可不併爲之記

祿勸州建城記　　胡心得

侍御允澤劉公奉璽書撫治匝歲周廵六詔以聽計報代於天子乃暫弭節武定武定荒僻且苦熱徃徃持斧者重大其疆公不襲故常若有所擇而留焉易以故因邦當新造人民尚未知冠裳之會法紀之重固將以振勵而維新之也以故凡屬創始要務率多注意圖所不朽云武定

列在滇西北兩距武定三十里所遥爲祿勸州祿勸舊名
祿券甸易龍繇居之元至元中改羅婺部爲武定路置祿
勸州隸焉領易龍石舊二縣壬入所轄舊州者是也國初
裁易龍入州尋併裁石舊因以其地建州治頗風氣不完
形勝弗壯井所以畫衆而威遠且也轄于土府即長吏持
檄至多不肯往居之又奚暇于更置也自鳳逆鞠平改土
設流張官置吏會守都辛存仁以簡命守茲士銳精經畧
與民更始彼祿勸城郭州治鈇然未備其盧民之謂何遂
條其議於當道咸當當道首度地程能屬卿州何守相仍

舊州故址因城徙建馬摽嶔崗巔自塔漢流深洞山嶺合沓君狀一形勝也經始于萬曆七年冬十月迄明年夏落成其城州治兼轝侍御公時詢寮稽督之暫以速厥緒乃與分守駱君問禮約期按祿勸時兵備副使馬君顧澤留署司篆分巡僉事顧君養謙又入貲行必得以攄廼洱事甦借焉時閏四月十六日也風日晴和民方東作侍御公損騶從俾勿擾于畊㽞勸之父老扶杖以迎于道每每俘與慰勞之比至祿勸則城堞周環堂除森布廨廡整飭雄緺崗木昇改物未郁而濟屏樹大觀肅然復昔日無僅之榭

矣公坐州治中進父老及諸生暨人授之訓言諄諄然論以孝弟康讓又飭廚傳勿治供帳儀陳几筵具蔬果坐讌而慶成焉有社師領童子十數歌鹿鳴臺萊諸什以代絃誦蒼彰軌陳杲敦儉崇雅俾蚩昧之衆咸知所向尚而一時環擁以觀聽者莫不舉首加額且慶自今伊始將永被漢官之儀戴堯天之澤矣噫郊邑落成君宗雅會乃能舉蒼姬太平之盛以今計之豈相越哉公益欣欣色喜遂命得以記得聞春秋紀載慎重營遷萿起大事動大衆非得人心不可也祿勸以獨爽之鄉當肅定之後即有司若親

之以法猶慮苟擾靡寧今民願樂趨之恐後而六閱月告厥成功以役不妨農工靡財用而縮費節力之有道也雖然亦有說焉寓內之建州設治者何限而未必有侍御親往按之今州治甫創而侍御公集冠裳須紀於其間足稱奇遘後之吏于茲土者入其堂即凜凜如霜威之時臨而祗修厥職用副上知又體示儉之意而無剝脂膏以自肥繹訓言之旨而務先躬行以倡下思鹿鳴臺萊之造吉而禮賢造士以興起其文教則淼之民將去頑梗之習以若宰長之訓而彬彬然順治埒中土矣藉令為吏者鄙夷

其衆而不知所以父母之則民將望之爲厲階也雖魏哉其棟宇藻繪其簷楹於祿勸乎何有是役也先是督撫必司馬宜城王公凝侍御古渝帥公祥定其議今督撫御史大夫崇陽饒公仁侃泊侍御公名其成侍御公名維江陵人駱君問禮浙諸暨人知府辛存仁黔烏撒人知州何守拙蜀成都人先後效謀厥伐懋焉同知蔡呈奇推官袁端化和曲州知州吳洗元訴縣胡允平皆與有勞者法得並書若勉勢廣長若干丈城垣周圓若干里廨舍大若干楹當刻諸碑陰是爲記

祿勸州知州題名碑記

姚安太守 李贄

夫學者談道德語性命如指掌及出而服官涖政則或爲江河之浸而不能爲時雨之潤何也宜於下不宜於上也若夫語道德性命無當也禮樂文物陳其數恭儉退讓蹈其度似矣譬則塗羨說梅然可以悅耳目而不可以充心腹何也宜於上不宜於下也若余友何君豈其然歟何君治祿勸四載餘矣學優政成宜於上下矣蓋余初至滇即聞君循良之名舊矣但未得與君會耳今者三年矣余始得以公事相及會君於獅山之上會二十五日而別別不

數月復與君會於會省別而復會者復四十日噫何其數也今君又擢守麗江矣上之人雅愛君因民之恩猶未許君遽解祿勸之任也則君之所以宜民宜人者亦可知也按祿勸州隸武定武定之去姚也遠然分隸洱海寔共一道洱海旣分臬在姚則序時入姚稱賀禮也君苟以禮來則余之見君也又不待三年矣乃君恪守禁例不事請謁噫又何其泥也夫祿勸裔爨難化地也有鳳氏之餘風在今入境而問其鄉老勸學而爨民可使也政固如是乎君曰此前守之澤也予何能爲予惟願題名於石以光前人

之績焉茲有石磨甎就予其肯爲我記之否且州之去府也二十餘里予又從治新城城內州廨公署民居又適新之城完所財不費役久而民不煩雖不免於費且煩而上人獨浹心信焉則我太府辛公之德也歲減千金民免賠敗之苦則兩臺司道諸大人之力也余何能爲嘻此固君之所以宜也審如是何不可行之有且余聞之從政者欲與民同其好惡必先知好惡之所在而後能得之是性命之情也然有所畏忌而不敢則不行有所奮激而必爲則不行不畏不激矣戒不待上人之孚信而故嘗試之則亦

不能將故自君子之於事也始艱終皆舉之此之謂也若君者望之而知其有道之士也即之而信其爲忠孝廉潔之人也坐而聽如淡山伐木空谷聞聲道德仁義之言譯如也予於是益恨見君之晚而無疑於上人知君之深也君幼從學於趙大洲先生之門其源流固有自然大洲深於禪而君獨以儒術顯雖各有所蔽以今觀君獨端重簡毅謹愿深沉則亦逼儒矣非泥也以此涉世誰曰不宜卓吾子曰君之請記也以紀前人也予不能知之矣予之承君命而不敢辭也以爲後之繼君而登斯堂者也著恭在

前宜莫如君者焉夫世固有聰明特達非常可喜之士無所襲於人者矣然忠信篤敬之可行固孔氏家法也何君能謹守之耳如保赤子父母事也雖欲求爲非常可喜之績亦不可得也此予之所以記也

福田寺碑記　朱化孚

萬曆上章困敦夏吉化孚奉上命便道予告暫得憇田間問老農耕稼事乃郡貳陳公司李錢公紹介吾州孫守成就余問耕堂以武定福田寺新建屬化碑之以紀成績無何走幣至百里外以和曲難守所爲紀略申命焉余聞之

上銳理道與邑人更善治者太守事也下樂垂成與郡人
懷永圖者郡大夫人事也庸何辭謹按武定在嘉靖四十五
年屢賊披蕩此田卒汙萊時也仗上威德而解散者僅三
十餘年事典之後所類撫綏整頓甚急太守公入境恢恢
游及無郤不批郤重學校建兩橋暨東樓闢田畝社學義
塚暨書律例日莧百廢而興之凡諸善政難縷指已丙午
地迎詳橋東鳩工程材諏日興事首樓閣左禪房右茗室
前門樓廣若干尋高若干尺森森井井翼翼以周垣拮据悉
出太守公公私一無所預蓋自某歲迄某歲月而堂構聿

新範金鑄太主像以額命曰福田寺登斯剎也五龍稅其後獅子吼其前曲水如帶沃野如列攬雲霞于襟袖盪灝氣于眉睫亦一奇也余聞大乘諸法無罪福無機祥太守公之斤斤于若寺也詎寧如世之修崇信于沙門徼榮覲于土木也哉化方講農請就福田而以農喻夫人一心方寸猶田也天命之性若投種焉猶夫苗也衆人之心町畦既形藩籬又隔橰茅塞之稂莠敗之田且蕪矣何福之與有太守公一念直以精白爲基恢廓爲宇高明爲堂軒周慎爲環堵慈祥豈弟爲般若安阜懷保爲服社其視吾民

何啻嘉禾諸瓦立意於休養生息者皆田之既優既渥也修明兵法度致令皆田之我疆我理也即剪奸去暴不必假借皆田之芸蘋芟蓼者也凡民之鼓腹而嬉遊者皆田之穡而有秋也即所稱堯水湯旱不能爲災懿哉太守公之福田道以心造矣內典曰心生則法生法界由心造是舉猶其大乎公之德爲由心者乎余惟僾僾距羣有同善哉朕學稍達人哲士皆尚其法如白居易畫極樂圖柳柳州造淨土院蘇東坡佩彌陀像之類公者皆以文章雄一世而歸心乃爾昔范司馬諸公莫不參訪其法而請其極

當時人固賴之以安太守公之創茲福田寺也者行將上
支皇圖永固國祚彌昌下之世道益淳民生畢遂由武陽
而太合太守公之福田寧有涯涘化且俟之以拭目也是
爲記

追贈光祿寺少卿張公忠烈祠碑記 郡人 楊春震

有升沉而無明昧者日月也即有時暌而明者自在也有
古今而無顯晦者忠烈也即有時晦而顯者自在也光祿
丞卿張公死節甚偉其有功於世教甚大雖崇禋祀未樹
貞珉誠缺典也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三年巡撫公按滇檄

公祀典廟主及死事頗未鄭重特至檄下屬展祀事之役深幸忠烈之靈今始昭揭宇内即固陋何敢諉焉謹按纂婁鄉乘及父老曾耳目者傳聞甚悉公諱澤直隸安慶人由明經選擢異材晉雲南僉憲因武定鳳賊繼祖叛大司馬呂公光洵受節鉞進剿公督兵由錦甸進時同事者失期公以孤軍深入被圍絕餉百計突圍莫出公乃衣冠北向再拜曰滅此朝食臣之夙心計不從心惟知授命願同睢陽作厲鬼殺賊此孤臣萬一之報乎祝畢欲自裁麾卒鐵騎馳入叩首請曰自作不靖固知死亡無日幸天賜明

公願必緩須臾倘微恩招撫以保數十世餘業公亦無不利焉今乃厲聲叱曰狗獠犯順天討不啻奉命而來有死無二頭可斷也心可剖也烏知其他鎮閫當事者咸欲姑許爲出公討公矜容揭司馬其畧曰澤不職不克先事伐謀臨危制勝爾圖辱命罪也何辭僅有一死以自贖耳賊惟恐職之死者乃賊之自爲計也豕性難馴狼心叵測如爲職故招撫之燎原熖天終必不免且果招撫之而罷討是自縱寇抑或陽許而陰討之始許而終討之是曰欺詐縱寇者不武欺詐者非誠堂上天朝安可蹈此惟懇盡殲

膜外一意進剿永除滇南疊脣之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從此無心天日不必更念孤臣當是時總祖承撫不已公罵愈厲乃及于難呂公進剿之計始决四道並進渰持久粮盡計窮走匿青雞羅山我師圍之兼以陰雲霾霧賊道無路說者謂張公之顯靈云賊黨懼甚斬祖首乞降遂平司馬公以公死節事聞上哀悼之贈公光祿寺少卿仍勅守臣建廟立主合前後死事者凡七人每春秋郡守祀之專享者惟公同知袁俸知州秦鍵次之知事高必照磨張成吏目劉瑀巡檢俞伯官又次之招安罵賊忠義生員楊

忠惠教官常存仁附焉奉行雖至今不缺丁未克舉之變一燬再燬廟主浸失其故矣惟時視篆三守袁君及和守葛君擇善地移廟而新之方議具題表揚以塋來禩時兵憲王公奉宣指公之檄適至乃知忠義在人根于秉彜遂不謀而合乃爾嗟乎公之被圍也朝而充撫夕而脫難竟必死以殉夫豈一死塞責者哉若曰除他寇十不如除鳳寇一以他寇遠而易與鳳寇近而難制他寇之患在皮膚鳳寇之患在心腹公以死除之使潑根固蒂之強寇犁庭掃穴無噍類焉昔之佩椎髻者變而佩冠裳易擾擅而爲

馨香洗殺戮而成教化華係倘而協宮商者也蕭艾芟除今也芝蘭愛護昔也魔宮鬼窟今也舜日堯天豈非公一死之故致之耶故爲嚴將軍頭烈則烈矣無補于蜀以爲嵇侍中血忠則忠矣無救于晉亂乃司馬之揭可以配秀寔之笏求撫之罵可以續常山之舌精忠大節照耀古今雖與日月相爲輝映可也寧獨曰有顯無晦云乎直指吳公應琦休寧人副憲王公應期襄陽人郡二袁君國藩常熟人和曲守蕩君楚士江陵人少卿公雄忠得諸公之賢而名始彰諸公能賢以成人之美而名益顯例得並紀與

名同垂不朽云

重修武定府城樓碑記

楊春震

穆皇帝立始創土官權置流官焉土寇鄭舉陰蓄異謀求鳳阿克號召諸彝反形具矣當事者皆忽易之畧不爲戒曰此彝虜小醜何能爲者比寇連結江外土兵大舉入寇城中蛇豕狂徒預爲內應維時紈袴之子守陴之士不過傳自呼盧虛應故事城樓卽欲不火不可得已既而天兵勦集群兇授首然瘡痍滿目房屋灰燼公私交困所賴大君弄救焚拯溺修廢舉墜雲霓之望蓋亟亟也幸聖天子

眷顧甫服康江公才自民部尚書郎擢于茲土公既至開布誠信調劑威惠令文側子自安已又稽城伍時簡閱造戍卒防要隘設驛遞警鈴柝外奸潛奪內宄靡所又葺黌宮潔祀賑氣恤孤墾荒蠲賦汰冗剔蠹旌義樹勳備蒐百廢而興之一日登城四望慨然而嘆曰域民戢暴惟城爲特夫門者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未暇修門曷可緩于是庶僚群吏集諸父老議城樓事郡二熊公司理李公謀咸協于厥廸江公乃括帑金若干緡益以俸入之餘用爲工値費上之監司及臬使者咸報可遂鳩庀行之江公則

又自城之東門向明處也且通省會往來觀望所係厥地低窪樓宜巍壯北門據府左肘地勢崇阜南門伏府右腋勢雖平衍而值火地也樓不宜高為屋各視東門之半西門負山枕府肱局塞經由者稀亦視兩門可也公部署已周分官授任程能計日樽勞均力人人歡悅縮滋伸之獎勸黜惰勿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傭稱事凡樓之材礪鍛磚甃木石櫕炭膠角顏采皆公市平取是故郡官捐役靡農妨一門既六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紓易之抑之各適厥中是歲舊易圮拓址遴材層築肯搆煥然一新遠而望之

樓櫓聾赫雉堞粉藻堅者圮也狹者闢也直者肆也橫者翼也迤而繚之石有鐵樞敵樑畫棟鸞翥鶴舞次陞塹縈輪盎一郡之大觀瀍而復還揩龍登而覽之御山踦踞五龍拱揖俯而視之郡署縣列倉庫漸積廐庠甲胄周盧是嚴足以域民足以威暴足以壯氣勵武是役也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者也樓既成僉議伐石爲碑樹之迎曦門內以紀寔詔來於是郡曲劉君以熊公之意徒幣徵記於余余惟事無巨細戒則安不戒則危是故書爾有備易慎覆隍桑土綢繆之訓厥有旨哉往者不

戒敵有城門之災江公之新是樓也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宜能戒者也斯久安長治之由也江公名奎迎山東朝城人用恭襄公家法身有文風熊公春藤祥江西金谿人李公名大元貴州清平人劉君名四教四川灌州人元謀戴君名應豸貴州普安人指揮賀君名瑞鳳雲南楷次署縣事共相厥成者也例並書云

城隍廟碑記

楊春震

神人有交感之理幽明有並運之權故國家置守令必設城隍以贊佐之若曰綱維庶務調劑蒸民者人為政至於

雨暘時若氣運咸和災祥應機彰癉合節神亦與有力焉藉令處之不擇其地居之不盡其制非獨神情弗愬慮之作民將受之竊恐民生不安變異之生固將受之夫神人交感之理如此奈何峻視而未節之也武定城隍廟之設舊矣第設流之初卒從簡便乃置郡城外東北里許無論孤峯峭露神不樂棲即以神人相與之機論之城與廟漫不相涉神與人了不相依甚非所以妥靈庥而資扞禦也惟是選勝府城之中郡治之右垣局纏密氣象開朗龍水發北入馬蹺南五峯而立文筆透空獅嶽西撐磨嶺迴

漢所稱卜吉而兆藏者何以加焉夫形勝匪加於昔也而靈異至今爲盛豈非珠藏韞匱必具隻眼者而後見珍耶於是捐金擇吉伐木鳩工爲正殿者三塑東岳于城隍右二楹其省牲所也左右廊各四繪善惡報應之像俾觀者有易惡從善之想焉三門內外左右相間凡四左爲土地右爲真官大門塑二馬作騰躍狀過真左者曾與生焉慾蹄顛其異云經始在四十年十二月之吉成則四十二年之長至月本無米炊也賴在事者各捐俸有差而民之慕義者聽故逾歲乃就焉瞻拜之餘見棟宇巍峩廊廡壯麗丹

青絢爛金碧輝煌民之耳目頓新神之威靈益著自是而風和雨順時歷歲稔善惡莫逃賞罰不爽維世運肖休而無降庇疆宇有安而無危郡治固乎苞桑皇圖鞏于磐石其造斯民豈淺鮮哉創制爲邦伯玉公應期楚之襄陽人辛成爲郡丞袁公國瑞思人可理文公武金粤人贊襄和由州守葛公楚士江陵人耐勸守郭公鉉漢川人君子曰是役也有四善焉敬神所以愛民也愛民所以報國也報國忠也愛民仁也敬神智也捐俸而不累于公樂輸而不擾于衆義也一舉而四善備則家尸而戶祝者當永荷城

隍之佑而誦諸公之功于不衰矣

和曲州城隍廟碑記　　楊春震

世道常存而不毀人心既毀而復存禮維之也顧禮隆而悉辨而微毫髮疑似罔卽統體得失攸係故舉世趨便獨覺其非衆人狃常自行其是所謂析禮精也第禮重祀神祀先辨分府與州分相臨也府與州之城隍亦分相屬也相臨屬者自不得幾微假借此正疑似間所宜辨者武定設流和曲因附郭而治而城隍之設惟府有之其朔望厲祭齋宿所禱亦從事于斯焉夫官理陽神理陰府城隍理

谷州城隍理殊不相貸也不相賓也何乃一城隍也府而
爲府文時而爲州乎于府治宜有于州治宜闕乎前人未
備後人補葺禮也相沿至今四紀而餘無論名義有越祀
典洄猪郎和曲城隍負空名而無寔用也亦已久矣于禮
安乎施州葛君來守和曲慨然更始府牧諸公咸嘉其禮
之谷也同然俞之遂鼎建和曲州城隍廟于府城隍廟之
左以明分不可踰典不可廢其制詳載府城隍廟記中者
遂不贅而歎使君遊得孔氏齊民以禮之至意也禮者緩
也必我先緩之而後民從而蹈之今盡禮自使君始則謹

淫之亂陰消卑危敬慎之衷默杜僭踰淵之小加大賤妨貴少陵長淫破義夷亂華邪干正從此萌焉若禮則皆盡禮之用驗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使君有慕余將表而出之以見維世運者禮不可一息廢而亦必得禮而後治也如此

王皇閣碑記　　楊春震

人心即上帝也倡之一人者非獨和之衆人者非同以之格帝天若影響之相承以之靜意順若符契之相合此無

祀必之啓其機誠之操其契也故中庸論鬼神之德而謂誠之不可揜又論至誠如神而謂善之必先知一誠所著之理自不容誣耳觀此我郡丞袁公之建玉皇閣也其精心自意造禍武民與自求多福稱兩得焉先是郡城原缺有上帝宮也一建獅峯絶頂一建懸岩石壁大率擇之不得其地居之不得其制奉之不得其人故不獲乎吳欵敕延于丙丁寧非冥冥中有主之者然乎公之貳吾郡也方正史直藏抑慈和事牆室壁漏之神明術欲聚勿施之善政可信一人以及萬人澤一時以及千百世者祀與廢隆

悉爲修舉五載春風民悅而神與之俱應可知矣變民之
心猶然未已復日武陽屢被而未靖也起于民不知敬祀
止帝者卑題曰皇圖鞏固國泰民安夫爲國安民有司事
也于神寔仰賴焉久安長治孰切於此惟是古吉郡治之
南守禦之東靠兇則玉屏捧金馬鄉則安寧擎日撒栢蒔
左而龍躍鳳翔玄真祖右而龜旋虎踞且也勢悠局廓而
鼎體尊貞足以拱揖萬靈而至止上聖者是以得地於是
捐金百二十兩有奇而一時人心踴躍齊奮施銀者則李
春華胡垣周錚數十人也施常住田者則趙明楊景鳳等

數十人也趨事赴工者不可勝紀誠之感人也如是夫殿正殿者三上帝所降臨也其兩翼制稍殺左爲三官右爲四眞兩廊則五老七眞也大門三楹而中間之外爲青龍白虎内爲靈官馬帥二門則天蓬天猷翊聖佑聖也三殿之後有閣其上三清居之左聖公聖母又則天皇紫微其下則斗母雷車兩列太陰太陽也巍峩聳霄渙之觀華彩呈雲霞之色廠制甚尊論常住田之所入納四十石而餘四時香火諸衆衣缽取之此而裕焉率皆全真無累者居之所以得體好生之心作愛民之果周匝備至從此而順

風調民安物阜公之所爲福我武定者寧可以時期而數
計耶然艱於嗣令郡爲之叩神而祝曰晨有餘粟女有餘
布伊誰致之維公之賜何以報之期願鼎軸何以酬之蓬
适姿忽覩聽自民天乎從欲來期而公之鳳麟果協占焉
謂民私於公乎未可期於衆也謂天私於公乎未可外於
理也謂公善於禱乎未必應之捷也今若此豈非公以誠
感民以誠禱天以誠應中庸誠神合一之理不容誣哉故
日人心卽上帝也心啓其機而誠卽操其契也是役也先
任太守毒權兵憲王公應期稱首倡焉至新任太守周公

承祖先任司理文公武全和曲守葛公楚士各捐俸有差無非體好生之心而致之民也欲識捐助之詳者請稽之碑陰爰謹拜首稽首颺言曰民安國泰是曰清寧匪天孰宰匪人孰成天人交致治化乃神造化之根於人爲心仙都佛域歡戸實門光明正大景星卿雲偏頗曖昧癘氣妖氛幾微發動輪轉攸分惟茲之建啓乃朕心心復其初仙眞自臨何以居之恩慮無營何以享之夙夜惟清一直無渫浩劫常存終如其始善果千春

仙臺山碑記　楊春震

粤惟混沌初分兩儀奠位八卦向方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葢道也道教之興其來尚矣鄯闡僻在西南諸夷錯居自張騫立功西域而班超繼之十有八載然後龜茲諸國稍知納款漢季始入版圖習王化焉緣滇與西來接壤故梵宇緇流在在有之琳宮羽士十無一二嗟乎是何道教能見重於中原而獨鄙薄於邊陬也祿勸州去州治十里許有山名仙臺者龍蟠虎踞疊嶂層巒紫霞每覆其巔瑞霧常護其穴誠洞天深處蓬島奇觀也羅次道人施太元博覽群書遍訪仙跡一旦履斯地慨然太息曰是可以居矣

遂捐貲有鑑開荊棘攀懸岩前觀眞武後殿三淸門弊堂厨規模粗創餘置常住數畝以供焚獻未幾閉圖石洞者三禩復出者五禩方與世辭尸解而去厥徒角淸霄李濤露等勵行操修以繼志述事爲任於是鳩材鳩工復創三元樓斗母閣絳麻諸檀越亦施助財工始告厥成焉視昔星然煥然者今則井然蔚然矣雖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施之開創角之纘成可謂再光媲美其殆産于滇而不囿于滇乎向道之念甚殷故敦崇之心愈篤信能步中原芳躅聞風興起者也至若續置常住諸信

善之功何可泯哉例得備勒于石因是爲記

重修龍橋碑記　楊春震

宣父提衡當世所亟稱者無幾何也惟子產曰君子曰惠人曰遺愛若津津乎有味其人者孟子則譏曰不知政夫以彼乘輿豈不知徒杠輿梁之廣濟平政得人爲得體至舉義尊之具與人共之不幾無辨耶毋亦介在強大間兵車絡繹供應煩難詞令旁午不得已爲權宜計無非慈惠使然未可執成說按也祿勸自兵燹來流移未復瘡痍未起荒蕪未辟反側未安皇皇岌岌盤錯不啻十倍鄭也使

君郭公奉簡命以通材偉抱迎刃解之未朞月諸艱即叙惟是官租減催科寬獄訟清盜賊息出民塗炭登之衽蓆民於是歌舞載道公亦獲寧一持平評題者咸懷仙吏神君之慕云于時百廢俱興僅中道以龍橋日久汩没往來病涉夏秋間泥滑可虞公捐俸鼎建經畧備至遂至子來不日聳拔如長虹飲澗雅素若明漢橫空比肩十軌足以齊驅聯鑣五駟可堪並駕其堅固又不異鉛鍇而鉄爲之骨者其利濟豈僅徒杠輿梁已哉不獨一州賴之全郡受其賜不獨一時安之百年蒙其庥君子曰仁人之擧其利

溥哉巍巍斑而全豹可覩已故頌之曰天有意兮地有靈賜使君兮仁且明矯之貞兮水之清正我德兮厚我生何以祝之壽而寧子孫億兮雲且仍噫嘻召公之仁以棠慇典歌君侯之德因橋成致頌藉令夫子秉銓衡子輿司薦舉其遺愛且超子產之上治行當為天下第一行將如古之卓異者賜爵關內寧止奉璽祿勸已哉公起家廣文始而司訓大昌既而司成昆陽才守兼優于是擢亦佐之令勳猷茂著于是晉祿勸之守甫及瓜而薦剡又已首列矣乃公慕二疏之致請告者至三至四未已民之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座三至四愈切父老童稚群走屬予以紀其盛予撰其顛末敘之如此公名鉞號夏吾廸之潁川人其先後分治爾隸歲成者為本州吏目金均普渡巡司周仁環州驛丞胡世賓例得以紀勞並書

三守袁公德政碑記　　楊春震

治之大要有三一曰識一曰斷惟識足以通事之變惟斷足以任事之成公之莅任也大都仁和慈惠處無不周其有最病於民者尤思亟為剔除而觀變宜民期於民安必安而後止我庶勸變復流移競歸惟士邑舊一十三里見

甚卒皆有田無人有人無力每歲逋負正徵銀三百七十兩併徵則病民停徵則病國於是當事者率爲折攤補徵之詠不得不累民以賠償而株及無辜矣抑合者賠償攤石擔石者必至傾家即家無卓錐商之寄寓亦罹拳杖封賠之慘以致血流兩觀罪盈狴犴民多棄其田里夠竄而擧家走耳嗟嗟膏肓之疾上下受之其果何時瘳乎我公君事惻然念曰就是司民牧者忍令若此哉遂進郡之父老而商之有識諸紳者公曰賴徵何可廢也有請攤平者公曰不欲安可施也有議加派於暫復額於後者公曰倒

懸何堪久也無已有議者其在扳莊乎計租歲該一千一
百三十石零定徵僅五百石足餘皆荊棘無從責賦也存
之徒有其名委之竟歸於廢善樹者必獲郎莧稗可充五
穀之用善貸者不窮郎斗水可助西江之波乃議五百石
定徵暫變價以充賠累其六百餘石拋荒給殘傷等爲通
事領種以補不足則荒蕪以人務而熟國稅得助而可完
是舉也催科而兼理餉之法恤困而寓開荒之圖不病官
亦不病農不累里甲亦不累殷實觀望者見盡一而歸畊
流移者以寧靜而復業誠裒多益少之方而平定安集之

計也議上公頭安危决之再議公以去就爭之乃得如議行焉而閩郡再闢尭天矣然公編審昆明而人頌神明署篆澂江而人稱渾厚移政楚雄而政簡刑清借寇姚安景東而行清節著過化存神所至浹洽况武定歷年多而施澤久乎嗟乎循途守轍非有公之卓見卓識不能濟事之窮委靡避忌非有公之敢作敢爲不能肩事之鉅民無貽累之苦官無掣肘之虞公私兩利誠萬年無窮之功德與宜民之感而慕慕而尸祝之且勒之石以誌不朽云爾

和曲馬大夫遺愛碑記

楊春震

公姓馬名一駿江都人起家明經初令四川安縣以清苦著聞晉秩曲守而清苦尤甚僉謂有賢父母而不爲表揚士大夫鄉者之過也故遺愛有碑復爲之頌以紀其寔至入名宦而崇祀之稍俟事久論定云

古稱循吏　卓魯龔黃　一節足紀　千禩芬芳

孰若使君　衆善畢湊　清儉慈和　公明寛厚

不取贖鍰　不加火耗　[illegible]無從　俸金爲賑

飭惟脫粟　蔬無兼肉　官署如氷　陶然自足

夾棍慎用　監禁極希　保我赤子　無或傷之

瞻視沖姿　言辭穆容　姿慕華親　飲醇騄日

不枉是非　不作好惡　蕩蕩平平　遵我王路

目如岩電　心如寶鑑　據理原情　肺肝自見

橫逆不爭　狂愚在宥　海濶天空　納汙藏垢

市物加價　用工加飡　商賈伎藝　加額叩天

嗟嗟使君　今之古人　清風兩袖　正氣千層

長沙留賈　海曲[illegible]梁　賢愚共歎　今古俱揚

噫嘻使君　備試諸艱　忠臣報主　不擇而安

貞婦植節　茹苦而甘　一乃心志　永矢勿諼

使君行矣　慶越前賢　有石可載　無歛可携
文忠還蜀　圖書數函　淸獻還南　琴鶴一肩
聞君長餐　行李盡賣　橐倒囊乘　芳名滿載
爲此祠者　曾刺夷陵　良心耿耿　不覺云乜

二惠祠碑記

元謀縣知縣　齊以正

稽古循吏而民思其德何昉乎昉于漢之思何武也然未始于漢也姬有衮衣之頌召有蔽芾之歌至今德澤在人萬世如見直令人繹思不忘也噫士君子不貴有非常可喜之功而貴有實心爲民之政余觀太守王公胡公二太

人家世淵源箕裘輝映美而彰盛而傳維時聲色不太倜
侗無華靡々閎々雍々肅々精明敏練喜怒不形德怨不
避嫌乾于爵祿名譽之外無猶是修邊飾幅也歟哉朕此
猶目見于持身若此抱其膺
命而南滋蒸武也鴻雁與歌碩鼠志怨所藉勞來還定安
集者若而人大人不以刑威先教化不以法令齊撫綏馭
衆從寬環武之民起而相謂曰今日喜見太平官長矣瀨
及盜賊屏跡外戶不閉遠過葛公亮奸宄潛形內治不擾
憂出袁公庭他如建橋梁修道途而武之形勝興也增顯

領攻貢制而武之士路既也識畢堡華逼火而武之民寔
豫也有是哉千百年之大利以與大弊以革太人求望觀
成之願克慰矣然而猶曰政之見於優常也若此逆東所
變起戎馬交馳民心惶惑莫知所措大人靜以鎮之坐而
定之談笑指揮一鼓而擒董漢賢再鼓而擒楊維揖旋皆
遠播露布上聞机程之地發盃蹈蹈之民安枕愁哉武佟
妙弄藥兇佯路政之見于禦侮又若此嗣是而士誠效順
阿暗來歸阿倉悔禍阿歹知非於都哉四夷來格福星臨
只靜足觀變動足濟時又安宗社保固疆圉文武吉甫公

之謂與在昔吉甫佐周而周祚篤肆今王大人守武而明祚昌中興懿鑠固非偶也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洋乜予二大人純備焉行且駱旂常垂竹帛豈繄甘棠南國已哉要之朝廷以師相才簡二大人而授之武大人以卓異進之朝而擢以僉憲謂天意不在武武人士無計攀留諸所謂戶而祝之鐫石以見志乞言于余余固服轅下竊躬逢盛美聊撮大要以附漢世思德之遺惟冀官斯土者效法二大人之實政云

署祿勸錢公惠政碑記

傅宗龍

祿勸自逆祖受誅而後似可長保無事矣不四十年而克舉之叛繼之未幾而壬戌變後相踵焉識者卒以祿勸之夷最狡而悍且與東川七州錯繡而處窟穴又有可恃故其動最易是不肰人情不甚相遠夷雖叵測哉彼亦有父母矣亦有妻子矣亦有生畜田産之可戀矣獨何心而甘爲叛逆至身戮家亾而不顧而不知其有所激之也激之則自逼把代徵夫逼把之力不過設流之初謂夷與官不相習捍通夷者而代其徵庶幾便於夷云耳孰知立一通

抱臨加一狼虎正額未已也而火耗數倍之火耗未已也而豫派重科之而且爲下程之例而且爲拜見之規一牛一馬之出於莊者役府州之取用而吞噬之一田一地之膏腴者以皆須之債利而准折之生畜園產不空不已兒女妻孥不賣不休矣至此而精枯髓竭矣故去未首倡而眾必響應則與死於胥馬之酷雲無寧甘心一逞耳此亂之所由釀也官茲土者類以傳舍視官禁死視事從未灼見而大創之者此胥馬一節遂成極重難反之勢而亂之所以相狗而未有已也適錢老父母以癸亥之夏奉憲代攻

府勸父母賦性慈和而才更敏蒞甫下車而見夫十室九
空暴梟叢不勝目擊而神傷之也嘗衆矢諸神曰敢有狗
私枉法利孰與害不除者有如誓如拘民役省供億戢
強暴安善良賑窮乏與禮教種種惠政悉爲推行獨是嘗
焉一事鬱鬱於朝夕不釋仍之而剝膚之漸既所不堪甚
之而催收之難又恐不足推虛心採訪乃與其鄉耆有德
者與之他頗等界月餘遍歷各馬一一察其疾苦焉發動
猶發之既而見覗發如子遏加欽恤也欣欣然如覗父母
而獻稚席素梗化者亦樂就之而吐所爲受虐之苦父母

得其狀據州隨下示大諭各馬夔目一應糧稅各令親身
親投盡革去逼把輩無得復入且有一票而沿途傳遞快
示令得以鄉鄉每十馬而互相保結不軌不令得以滑客
夔之悅之真不啻嬰孩之得乳犬旱之獲霖也及秋徵而
各馬夔目疾趨輸將先者父母以花紅羊酒勵之不踰月
而無升斗毫馬盡不督自供曾無一逋負者豈夔之有所私
耶避積徵而樂惟正之供情然也是冬慰者勝因保甲之
嚴而身無所匿遂受擒焉嗟嗟催科不擾而爭輸予來甚
且一清而奸宄斂跡此孰非以夔治夔之良法久安長治

之明德哉宜合州士民家而尸之戶而祝之而感不容已也且恐後之射利者出久而或更相謀爲不朽計乃遮道陽諸宣指羅公撫臺閔公兵道莊公各加賞之准令鐫石紀父母之惠政自是而美意良法炳如日星雖有狡猾之徒舞文之輩不得越成規而復害吾桑矣幸哉祿勸之患蓋至今日而始杜其胎矣患杜而祿勸寧祿勸寧則武陽固武陽固而金濱始安父母之惠豈曰小補云乎哉父母善政最多即舌循良中亦不可多得茲石鐫具載分特舉其大者而錄之以誌不朽

普照庵碑記

傅宗龍

郡城東二十里許地名的多環村皆山川也峯巒萬重泉流九曲誠哉武陽奇觀其西南一山懸崖疊疊峭壁嶙嶙皃石鎖青霞蒼松間古栢嵯峨之勢別是壹天岩懸一洞內貯奇珍靈物隱焉洞前林巒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菩提樹蔭舍利珍含慈雲瑞映慧日浮光者普照庵也作庵者誰山之僧性用與性寬儒賓三僧來自賦韶卜築此山結茅舍而居焉惟時檀越星安董君耳目其戒行不苟必切雅重遂為倡首募義創建殿堂廂廡莊嚴梵王聖像法

界維新金塗顯煥一時好施之士相與有成置有常住田畝計其所入足供焚修迄今香火綿綿不絕與在覆幬俱荷佛光應名普照意在斯乎然照以普言無所不照也佛氏一切皆空照且渾之普于何有雖然惟始于空而能無所照能無所照而能無所不照故若是如照古今而不見其名照幽冥而不耀其采照天堂照地獄無遠弗屆光四表格上下無處不彰照善男信女而善根愈植照惡黨邪朋而匪萌頓消照山妖水怪遁跡潛踪照城狐社鼠匿影藏形南畝西疇照之而大稔山林澤藪照之而咸若至

于瑞發桂林光臨士類也恩敷仕籍輝映宦林也跨鶴楊州糧及商賈也洵無所不照而又莫得其所爲照也則空矣惟楚故照惟一切皆空故普照因以名其庵曰普照庵銘之若曰普照庵碑記

祿勸陳州守建學記　　檢討嚴　謹

滇之西南爲武定府附郭者爲和曲州距府治廿里祿勸州爲武定鳳酋地隆慶己巳年鳳酋叛逆始征剿設流官建學于府治兩州弟子員總附焉而祿勸之列青衿者僅數人蓋祿勸漢人少彝人多民之距州治有數百里者文

覺禮樂衣冠俎豆畢世不見以故俗尚緇衣黃冠師巫不業痛楚之陳君來莅茲土乃日偕耆老道西盡河源東潛海濱北動幽岸南躍朱垠何獨于祿勸鼓然一意以教化爲變爲己任蓋嫌文廟爲他治敢慕祠子弟克肩肄業日以肩中經術與爲講習始難之而李虎之公以聞於學使者學使者以聞直指直指具請於上祿勸士民求爲文以記之余雖新附詞林然誼屬鄰治不敢辭爲之記曰縣僻外内無不可以文教無不可以禮治也彼夔人雖魋結乎望冠裳而佩玉且畏且敬羨也雖無禮義同禽獸行見中國

父子君臣夫婦整齊約束以爲須重難行而不以爲非其天性存焉也古聖神代生中土樹之藝極播之風猷相濡而化遂云齊魯之於文學其天性而荊楚吳越則蘊之迨今數千年下上三吳名儁甲於薄海而豐三楚東甌閩越文章後又接踵流英卓躒儕伍者不可勝道豈非文教禮治之大行天爲淵溢大地爲構映乎則有封豕窫貐仍其太否于之習而未即擢於光明亦可曲教養之不廣也今夫東鄙蕃英羽蔽僑民明冉雛自焉皆民類也天子德育威林爲之建學明倫亦既烝烝蔚起秀異武忠文剿拔說流數

十年耳服仲尼之教而遊膠庠者百餘人士亦有要出者
祿勸未有官墻抑尤種之不可訓誨耶抑姑置之耶陳君
慝然負疚汲汲於學宮之建有以哉嗟乎中原多故上官
所以毖有司有司所以自厲者率曰訓練修備耳有以化
民成俗爲言者輒委之爲塵飯士羹迂濶而哂之公則以
爲訓練修備衞民也然而辦此者率浚民以遂之且急則
治標拔寇往來之區治莫先此四者緩則治本祿勸幸無
事黎人供賦稅而窟居崖谷兼有悍黎未輯相攻擊報復
不休總窮不辨黎倫不識禮義以至此如阿夕那備董令

其子習詩書假以寬政使入泮宮有司加禮彼豈有狡心吾知其必安樂工趣揖讓磨牙走險之事不戒而戢忌公起上之義以漸而開不必如今之能吏彌縫補塞而四事亦以次舉呼開荒徼而闢榛蕪設堂奧以延冠倫魁能說覡殊音之士使習冠裳而循秩序隱隱躍躍興起於中國聖人之教夫聖人之教與天無極公侯之德亦與之俱矣

公諱所養楚之長沙人

文昌帝君金像碑記　郡人　楊芝祐

像者似也諺云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是以繪

月者不能繪其明鑄像者不能鑄其神况弘仁大帝歷劫化身標靈著異即巧鑄者安能以像之似擬其真乎然惟像在而後赫濯之彰爀與之俱在則斯之鑄非以鑄邪廓實以鑄心精也非以輝廟貌實以妥神庥也非以歆帝座實以翼斯文也羅婺自文昌宫重修後文教蔚乜漸興非帝君陰牖而何顧士囿于習氣見帝于顯赫不能見帝于隱微言錫祿則曰祈弘仁也而不知所爲錫之之階言廣嗣則曰祈弘仁也而不知所爲廣之之地帝與我漠不相涉我與帝渙不相親則何以迓靈寵而邀顯眷乎署府王

公育德嘉意學校月舉帝訓陰功孝行等語惓惓爲多士勸勉翹望請官見塑像傾圮遂捐俸一十五金謀鑄金像未幾以交代行善果竟未之就幸郡伯趙公諱紓嘉其意力贊其美兼郡丞楊公諱于陛司理何公諱憲各義舉捐匠以底厥成焉夫莫爲之先則爲無因之果莫爲之後則爲有漏之因孰若默培文治之念先後若合符節有如斯者列公善政不勝紀述即一鑄煉功成而金身璀燦廟貌聿新使覩像者智燈不滅隨地疎心將七十二刼之靈化億千萬種之仁慈恍在舉念間耳若猶執尸而祝者之爲

眞豈帝君爭現化弘宣之神亦豈我公祖錄像攝撫娛乎是顧我武士見像警心當下體取帝訓是遵是行則武行端而士習自轉士習轉而文運自昌庶不負啟佑多士之雅念云

署府州篆司李彭公去思碑記　楊芝祜

公以司李借甑和曲者久矣及瓜殿最擬秦之臨洮郡丞父老遮請諸當道疏上得晋我公秩華而賢聲益著銓部謂公異才天授當移重地爲當宇作萬里長城也弗之許公曰吾有以謝婺民矣將戒行士民攀轅之不能留而又

不能釋肰於茲也相與立祠以祀之矣猶思未已也更謀于通逵之南去城半里許鼎建碑廳崇楹為勒石誌思于不朽而乞言于余夫余不佞何足繇知公然嘗得之父老之傳聞而深讀公之有功于婺也蓋婺地多彛叛服無常寬之不可稍以苛細之道藏寡而治較難于他郡公下車親官如家保民若子見諸政者競綵合劑寬猛適宜他人以惡公故或邪暇恤民隱以恤民故或悞乃公事公才敏過人而更達于時宜即一事必求下不病民而上不病國與參酌權變以歸于當初攝元令修學造士建橋利涉察

弊正法裁丞費而里甲謳歌矣息爭訟而風俗丕變矣練鄉兵而盜賊潛踪矣此雖功在一邑哉朕元固婺隸造元歷造吾婺也已而以兼攝州篆州久缺官事體廢弛人情玩愒奸弊叢生有不可言者公洞若觀火從而振刷之豨剔之數月之內百廢更新惟時品望治行卓冠諸邦諸上司咸矜重之隨以府事煩之先是府務利害大小輕重緩急當署州時公己照之晰而慮之周至是興者革者一一中肯綮如明賞罰以旌淑別慝肅法紀以懲蠹除奸申鄉約以警惡安良優學校以興文勵行租有隱者清之賦有

固者封之禁有淹者釋之或有圮者繕之而且飭武備以張内地之威嚴江守以戒未然之防恢衙舍以貽後人之安布威信以來負固之衆種德政盡以次第舉焉此其功之及于斯民者何如也然猶日官常作用也所異者外戡七州叛魁内殲頑梗大盜而皆以談笑制勝得之是其扶危靖亂又古循良吏中不多見者試觀昔月之婺若何參望今日之婺若何安枕公之功信不泯矣且也公功不獨在一婺也至今楚姚諸比隣鄉落無桴鼓之虞市城絶探丸之警者非公之賜與然則公于民爲慈母于國爲長

城泉畫古其人食其德其澤則當其官也沐而浴之歌

則[illegible][illegible]其蔭任也量而為之道而懷之卒皆出乎中心

之[illegible]感然也已其身居不已而[illegible][illegible]之不已而石若日衆之

[illegible]嘗與雲山共[illegible][illegible]吾僚小民一息而不忘焉公諱[illegible]

用[illegible]貫若衆之思南[illegible]蜀之壁並人畢天啟丁卯郵進[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代篆周公去思碑記　　楊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殘府周公諱一禮號如先[illegible][illegible]淵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楔縣中

之秦出者早年以學海發英[illegible]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次集之[illegible][illegible]與

覆淵幾而脩之衆利者一為溫良洪淵之體且世紀[illegible]無

嘗會[illegible]有美士民會曰幸有良牧矣聲聞兩邑咸推重之乃[illegible][illegible]代庖[illegible]邑[illegible]循[illegible]徵[illegible]足當公[illegible]制用者且[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題垂譯之俗民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易從[illegible]公示[illegible]至殷說衆[illegible]洪要鼓歛其鍔勤瘁其體凡可為撫字元元計者靡所不至于膠庠之士欲作起其氣而鼓舞其神乃嘉意優禮爲致諸子衿及凡不[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語以解散之未嘗取具[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戶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隆安[illegible][illegible]洽[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恬也由是政簡刑淸口碑載道謳歌樂只之詩者徧四野含哺[illegible]

意九重顯擢爲飛上國莫鼎持危固公之緒餘事其如攀

轅無計何予但以長亭一片石僭蔽芾丼棠期並垂于不

朽云耳

武定府志卷之四下

中憲大夫知武定軍民府事陞四川松茂道按察司副使褒平王清賢式虞甫裁定

奉政大夫同知武定軍民府事三韓尚崇禮濟存甫

奉直大夫知和曲州事三韓趙世錫永命甫　　箋訂

奉直大夫知祿勸州事信都陳淳紫巖甫纂修

文林郎知元謀縣事萬全羅綸大經甫

登仕郎儒學教授曲陽游祚遠甫之甫　　編次

本府紳士　　仝訂

藝文

記下

建文帝遯跡獅山記

楚雄太守馮甦

按明紀靖難兵破南京建文以被火聞實得太祖遺命薙髮從水關出自蜀入滇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思恩詣寺僧道實當事不敢隱以聞于朝迎入大內以壽終常賦詩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薪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天下傳誦之予至滇求其遺跡則今武定府獅子山龍隱菴中其

像與詩俱存云文老又言初至滇寓城中五華寺自言與
沐將軍有舊寺僧報沐至寺客語移時使人送至武定府
語雖無據然以永樂時法網之密而帝得保全于滇不可
謂無默護之者也沐黔寧本傳言懿文太子薨王哭泣過
度帝既與其生似以詩賜死亦然黔寧本高帝養子於懿文
誼同昆弟痛其死而哀慟亦情理之可信者故建文萬里奔赴
其子初非無意春與晟既不挾之以開釁亦不責之以邀
寵慎密庇護以全其生於變亂東濕之世洵非長者不能
並自僞不疑以收僞太子之名後世爭援爲口實獨史宗

不徒翊臣感衆之請迎養大內可稱仁人君子之用心矣身附主木復歸九五回天命使然倘亦仁厚之報耶

謹按致身錄帝以建文夏六月十三日出亡危者三十年入初欲依平江侯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適聞成祖追彬勅命逸去逆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峯蹤跡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史公寧獄甦終隳不自明其精忠隱忍至已而沐公之愼密庇護復如此嗟乎乾坤有恨何不付之寂滅西內之歸何如獅山與龕若從亡諸公自光天壤矣 袁平王清賢識

建文從亡十一先生記

本府太守　顧　岱

嘗讀唐史武德九年事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同氣操刃蹀血禁庭未嘗不廢書而三嘆也又讀宋史太平興國三年八月事綱目書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一弟兩姪俱不得其死悲夫余竊訝唐宋兩朝諸臣如趙普薛居正房元齡長孫無忌等終不能委曲匡救默輔而調停之豈處人兄弟叔姪之間有難以與人議者歟抑何恐坐視其慘刻蔑倫至於此之極也明永樂元年靖難兵起且周公而奪成王之位並亘古之所未有則成祖行事南

出於李世民趙匡義之下矣余所恠者建文皇帝於大內落髮出亾至雲南永嘉寺復由重慶抵襄陽尽吳遊天台雁宕托足空門踪跡徃來遍天下幾四十年卒能免於難此其勝於建成元吉德昭者萬萬矣况當是時成祖密偵之備至數遣胡濙鄭和等徃來雲貴間而建文遊行匿跡於滇黔浙粤吳楚之間安然無恙者爲細考從亾紀備詢本末則程濟等十二先生之戮力居多焉以視唐宋諸臣其節槩相去豈不遠哉按建文居滇紀其間忠貞之臣變易姓名者亦多不得其詳其爲道人而始終保衛不辭

出險婉轉盡死力者則編修程濟也爲此丘而陰相往來隨所之助力者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也其三至滇者則史仲彬二至者雪和尚郭節與程亨焦雲也至滇而患病復來而病死於蕭寺者馮漼黃直也客訪師而相遇於雲南道中相對慟哭退而自縊於亭驛以絕口者工部尚書嚴震也曾留宿而終身不言陰護之於滇者黔國公沐晟也而廖平梁良玉王資金焦等不至滇者不與焉於戲以文皇帝之英武嚴察建文之優柔儒懦而行遯於天涯海角始終曲折以脫虎口自非十一先生盡心竭力

忘其身以保護之其跡難矣歷觀古今忠烈名臣炳耀史冊雖綱常之禀禀實殺身以成名否則自重其死或將隱忍有爲不屑小節以冀其大功耳在當時仁宗宣宗聖明接武而十二先生獨奮不顧身馳驅憔悴死相隨於爲僧爲道必無所能爲之君則更奇矣使諸公而有所希冀則必不能全其君或藏名不洩亦必不能全其身不爲功不爲名而顛沛流離東西南北積四十年之久諸公其何所爲予蓋君臣大義誠不可解于天地之間者所爲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諸公有焉代守武陽時登獅山得瞻遺蹟

文之祠與像想當年跋胡䖵尾之亟諸先生悲歌飲泣之狀歷歷如在目前事隱三百年未有表章之者誠爲缺然吾同年友馮甦遺書囑曰建文踪跡不止在滇滇亦不止武定今武定既有其祠與像則立諸公之主以配享其旁誠天理人心所不可少之事也余曰唯唯憶余幼時論史及方正學草詔號哭每黯然泣下今得瞻其像禮其祠敢不爲之立主奉祀者非人情矣方今桑海屢易金陵王氣消歇已久而三祖十三宗之鴻功偉烈俱已霧捲雲散土崩瓦解獨建文祠堂俎豆猶新徽型如昨而從亡十一先

生松栢爲心風霜其操田夫野老迄今猶稱頌之勿衰雖嘗料南遊瘴嶺北望天門備極辛苦而側身天地上下古今孰得孰失不過幾局殘棋邯鄲一夢爲千古先生者其亦可無龍歸滄海鳳返丹山之嘆矣康熙七年冬僧永谷建閣成仍祠建文之像於閣因爲叙其從亡至滇者十二人題其主曰明建文從亡忠臣某某之位旁詳其姓氏不詳其官爵邑里者明諸公之心願爲比干爲道人願死於道路卻有君而不知有其官且不知有其身也以余歷覽六朝五代遼金宋元之間大倫不講久矣而有明十二先

生忠貫金石名垂乾坤若此於戲君臣之義豈不在人哉

按史仲彬致身錄帝之出亡也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稱僧雪庵稱北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漼稱塞馬先生中府斷事馮翁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菴將稱雲和尚宋和稱雲門生將稱宥山主人稱諸道人稱修趙天泰逸衣葛稱葛衣翁將稱天肯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武牛景先稱東吳樵將稱東吳王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艮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仲鄭洽何洲△△各徐敬祖方遜為族黃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錄之所載姓壽輕千七老生記中所署姓氏奉多與錄不合如沐公瓶濱宜孫所未載但沐公鍾宋從亡而隆慶之功甚多表而出之似可補錄之未及至若程編修錄則自論記則因濟得救費曾之誤乎以范黃程集載因先生皆錄中未載而老補鍋王之臣子吾要傳有

遺跡又爲記中所遺因附錄于此以俟博覽君子之考定云郡人楊譚先識

退思堂記

顧岱

武陽府治之西有隙地一畝舊有屋三楹余葺而新之扁其左楹題曰退思取補過之義也又聞之易曰知進而不知退月幾望君子征凶旨哉言乎夫古君子閉戶讀書逢堯舜出而臨民固有以仕為家老而忘返者矣嗚呼其亦未思夫退之之義也余服官萬里數年以來飲食夢寐都在水聲山氣中其間閱歷人情博觀世態亦已領略八九而自顧一身迂拙飄泊無依輒喟然三歎作蓴鱸之想

每兀坐靜思三十年來雄心向往輕言傲物嘻笑怒罵凡憎人之所加於我與我之所以獲戾於世者皆未思夫退忍之義也故題是堂以爲戒客笑之曰子年未四十文學未老德業未著將孳孳求進之不暇而猥云退乎哉吾知子徒襲退之名而未得退之實也余曰不然夫日中必昃月滿必虧山高則側水滿則溢自然之理也且人生宇內自少壯以至於老其間風雨晦明憂思困苦離別生死疾病弔祭諸事無日不擾之於中外求其和風永日明月將陰庭有名花座有佳客酌酒言歡胸無俗慮父子兄弟聚

省一堂怡怡燕樂而無嘆息之聲者百年中曾幾日天下曾有幾人哉余竊不自量願退而求斯樂矣此退思之義也堂之中有琴一張書一卷碁一局畫一軸而常置茶一甌酒一壺堂之南有青山萬重膏腴數千畝城廓人民數百戸而寺院鐘鼓時相聞以吾居其中陶然嘯咏遠望田疇蔚然新綠漁樵雜沓朝暮往還烟雲變滅不可名狀而時有文人俠士一登其堂相與倡和論文悲歌慷慨蹴踏擊劍以為樂不自知其身為五斗所束縛在滇南萬里外也因思吾家江南九龍山下有敝廬在焉視此之高曠清

廼予無俗事所謂隱于朝與隱于鄉與邪否耶則與日之所為進者今日之所為退矣故記之

重遷城隍廟碑記

祿勸州守 彭 鑫

今日滇中弓矢橐矣未戢瘡痍未起遽欲從窮簷廢壘之中闢草萊刈荆棘式隆廟貌榱桷几筵以安神明此叔孫通起禮儀竊笑於魯兩生也然事有急而實緩緩而實急者亦在乎為之而已矣哉

皇上御極之元年余奉

命治茲土問州之戶口幾何存里役之徵輸幾何數倉廪之

積貯幾何戰城郭之綢繆幾何備哉且與市肆巷無居人
而阡陌石相也聽是豈所以為治哉至進而禮城隍廟則
孤立郊外頹垣斷壁悲風長號為之徬徨太息者數四夫
庇民致神守土者之責也守臣奉
天子法安斯民城隍神則奉
上帝法鑒觀守令以安斯民故民有過則守令得以法繩
之至守令有不及見者城隍神得以陰譴加之是城隍神
與守令共司民牧之權不得幽明二視之也然守臣居城
內城隍神居城外奈何內外分居忍與越兩年冬合州之士

民告余自使君下車以來戶口歸矣里役清矣倉廩實矣城郭完矣所請援而資懲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會樞戎爲大將軍出巴蜀市民嗇之偵捕者謀欲遷神於城内而以齊廟改祀之東楸觀庵 聖壽誠盛典也余聞之捐俸贊白士一行作吏食五斗米不能爲斯士與廟建殿廊其謂何爰捐俸出穀以佐士民之不逮是役也鳩工於丁未歲十一月十一日告成於戊申歲五月二十八日輪奐煥垣煥然一新諸士庶趨之用力居多焉可不爲有志者事竟成之一券哉今西南庶邊昆海無波頻年之内物無

天地民無疵癘凡我父老子弟歲時伏臘奉牲奉盛下以娛民力之普存上以歌

帝眷之無疆神之呵護豈有文耶余謹禮東歸敬以數言勒諸石在彭士民建廟妥神之念以傳不朽後之君子涖斯土者毋膄塗至余且拭目俟之

重修玉皇閣碑記

彭蠡

天帝一也先儒論之詳矣至道書則謂上帝爲玉皇予不知玉皇之稱何所昉然以理斷之則天也皇也帝也一而已矣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

尊敬也滇於中國居極邊而祿勸於滇更爲邊州顧禮不
得祭派而廟祀止帝得毋僭瀆之嫌乎然神道設教君子
之所嘉與今海內郡縣之有玉皇閣者比比皆是何獨於
此而廢辨之閒諸父老曰吾州之有玉皇閣創自明之盛
時州民奉祀最嚴故百有餘歲時雨和風有禱輒應其食
報於天者誠厚已
今上御極三年秋成在望而霪雨不止上下皇皇懼無以供
賦稅而爾輸衣食夫賦稅或闕則官有譴責之憂衣食不給
則民有飢餒之患補救無術罪在守臣安得不呼天而請

命也祀是得衆獻備伏予欺陛之下衷切祈禱者累日已
而陰霾漸消秋陽介麗起視所陌之間庭碩秀實胥慶有
秋矣於戲萬物父母求民之莫詩書所稱信有徵哉於是
相與謀新廟貌以仰荅神庥惟地瘠民貧物力匪易經始
於甲辰之冬落成於丙午之秋不欲速不醵金不役民聽
其樂施而次第舉成巍奐輝煌致其敬也榱題華藻昭其
絜也砥壁石欄存其儉也豈古所謂雖不及奢麗不及盡
者非歟余以遲鈍守此州已八年幸吏民相安於無事且
性耽幽靜毋就此閣而棲息焉嘉木扶疎雲山變幻對之

鳥語相安於無事令人有出世之思而忘遷客之感慨矣己酉夏五月羽士王本瑩伐御峯之石勒諸善姓名用垂不朽而請余為之記夫勸善紀功守臣之責也重修斯閣由民之力居多余敢以不文而辭之或曰儒者尊經而黜緯粤稽玉皇之稱不載經傳直謂之上帝聞未為不可余曰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此大宗伯之事也余方忝司牧茀卹循民願已爾若考正祀典夫我則不暇

貴陽潘公世德碑記　　失名

太和寺距城三十里舊名樂家菴樂氏捐貲創建爲報德也曷言乎報德也是萬曆中有貴陽潘公諱思聰者以援例起家筮仕武定府司獄雖在下位率以仁厚存心能盡其職蓋其先尊公守昆陽多惠政世傳清白公守而無失云時武定民樂應舉爲仇家所訟郡守捕治獄未竟忽中仇家蜚語守恚甚思得應舉而甘心之夜召公密囑意在明旦即不欲有生應舉矣公回署仰天太息曰夫上帝好生人命至重殺人媚人之事吾不能爲若以此獲罪視去一官如敝屣耳亟呼樂氏戚屬諭之曰此事羅織已成非

上控無由得自樂從之翌日入見守守曰夜來事得當否
公曰不可守盛氣相加將遷怒於公事且不測公徐曰聞
伊已潛遣人赴訴於臺使彼來追攝無生應舉奈何郡守
悚然乃寢其事及臺使按問應舉果直而應舉生矣樂初
無所託於公公亦未嘗有所希於樂蓋惻隱出於天性無
所爲而爲之也公在官隨事體認天理皆類是然以位卑
不得行其志慨然曰吾有子可教安能鬱鬱久居此遂致
政歸公既歸樂氏感公再生之德無以報乃捐粟建菴爲
公祈福於菴之左肖公像祀之且教子孫世世無替焉厥

後公長子方伯公以解元成進士讀書中秘歷官方伯在滇尤久分守安普兼攝學政兵備曲靖分巡金滄以及晉陟左轄皆其流膏布愷之區仲子刺史公登賢書仕至漢州守公冢孫亦登賢書爲蒙自令次孫以恩選爲羅次令所在皆有頌聲滇人之食德於潘者四世矣今乃復有司李君來守是邦則公之曾長孫也弱冠掄魁家學淵源傳爲治譜凡所措施一本仁恕綽有祖風當晨嚮用方殷滇人被澤將見澤及天下焉又有諸子皆英英玉立潘氏之興政未有艾也菴建於萬曆壬寅歷七十餘年奉祀先塋

儼然如在兵燹之後夫未免荒落武人士見司李眷如見公與言往事慮公之美蹟久而湮沒屬余為記勒之貞珉以垂示來茲余思昔于公治獄平恕高駟馬門以貽子孫其後奕世榮顯如其所期以公方之先後一揆夫人世可傳之事莫過於為善為善之事莫切於救人至於積慶降祥奕仍昌熾天之報施毫髮不爽誠使公救人食報一事當在人耳目間豈不令為善者益勸而為不善者廢然思返也哉此舉實大有關於人心世道而感恩報德猶其末也余喜傳而樂道之遂為之記公父諱維嶽公長子諱渊民

次孫講濟民長孫講顯次孫講驥曾孫講德儆備書碑左
俾觀者有所考云

重修學宮碑記　本府太守王清賢

學校之設謂是尊崇廟貌祇肅觀瞻焜燿于官墻泮壁蓋
祀典之具後爲備美遂高語率由聖哲作育人文乎噫抑
亦矣小子妄以賢親君友之克盡謂之學乎典氏專責明
倫于上孰謂本原之地僅從事于末哉余守武陽於今凡
五歷年所農桑之餘喜親翰墨政事之暇不廢詩書猶之
乎與諸生課藝談文惟敦古處不欲競趨時尚也乃諸生

以此茅茨敝廢既修墻垣既固籩豆有陳笙簧迭奏彬雅迪與于胄胤有功于學校懲抑末矣且君子之人而事親而事君忠孝之外無文章性情之外非禮樂倫常之地表亦以貌飾而心違也故上之爲理學名儒功參造化中之篤爲節義顯華留心名教下之亦不失爲雅士端方式型鄉閭際遇雖殊教本則一若夫制行有虧罔懷明發閨帷爰怨從愧友恭不信于妻子見絕于友朋即功業爛然祇增羞序之恥試觀鄉賢大典崇祀千秋則諸生之亦步亦趨者可寄尊從矣區區觀瞻之美有功云乎哉然而因所而

飭內由來以端本辟雖饘敢藏美來茲武勝子荒殘時恤

其修葺既竣余亦以量移他適履斯地者毋忽斯言

忠惠合祠記　王清賢

千古之世道千古之人心維之也心一耳而所用各殊時當掃蕩則激烈風高而久安長治功垂萬載時當休息則慈祥惠養而厚德深仁澤流奕世開厥先以啟後善其後以承先使邊荒末郡外境兵戈內安畝畝父老子弟永受愷負豈弟之賜茲且治及發區漸知向化余於武郡之崇祀忠烈張公宣惠王公胡公實深景仰遍考張公諱輔江

南安慶人由明經歷任僉憲劉廣總祖被圍賊要挾求撫公致書中丞呂公有冢姓難馴狠心叵測如爲職故招撫燎原焰天終必不免且招而罷討是自縱寇陽許而陰討是曰挾詐縱寇不武挾詐非誠惟一意進剿永除滇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等語公及于難而賊卒平旋贈光祿少卿勅立廟祀公暨前後死事同知袁偉知州秦健知事高巡照磨龔成吏目劉瑀巡檢俞仲官暨教官常存仁生員楊忠惠凡九人事載忠烈祠記甚詳廟且荒廢王公諱應期胡公諱其慥皆楚人同郡人以其有大功德于民思慕

不忍建忠惠祠合祀之續載二忠祠記祠亦就圮余惟士君子秉居後議忠義矯誣循良者比比也迨當權臨事能如張公之勁垂萬載王公胡公之澤流奕世者自開疆設爵以來不多覯也顧忍任其廟貌圮湮祀闕如哉爰捐貲百三十八金購堂于城東之孔道額曰忠惠合祠以內五楹命諸生立張公王公胡公暨前後殉事諸公主以祀之其外五楹上有樓房五下有鋪面四因以每鋪月租銀五錢歲共二十四金延師于樓訓郡中之子弟以為一歲束脯之需是役也崇祀先賢樹風教于往代啟誘後學廣

文物昕來茲典型具在觀摩益切凡我同人敦名教而益優崇之則祀典將堂斯文益興未必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也

誰闗峯記

王肯賢

誰闗峯天地一奇觀也志曰正續寺俗名獅子山僻在徧隅不獲與洞天福地爭殊爲憾事余守是邦公餘嘗一登眺覺所謂洞天福地者界在名區又經數千百年來高賢之所登臨騷客之所吟咏羽士幽人之所棲托稱揚標榜類多人巧獨此山則西南磅礴之氣蹲踞奔騰蹲踞區中

蜒行數里紆盤而上峯廻路轉傑構凌霄俯視山川林壑蒼茫瀰渺杳無涯際令人有獨立之想更寺有別殿泆遂軒敞供明讓帝像傍列當時從臣諸先生宇尊卑坐立儼然恭敬不衰瞻禮之下因慨讓帝之隱也夫皇祖之不遺餘力向使此山為洞天福地一夫得而解繫之矣以是知重名之下常為造物所忌而扶輿正氣保全帝釋道以補造化不平之憾愈異矣他如寺傍右徑遊人曲折而登古木千章藤蘿蓊翳層崖峻壁身在樹杪從下而望者觸惴惴欲慄而層級以上者恍如置身丹嶂中剔翳不驚鳥語

撩人則樂極忘疲矣歷鰲石諸勝直抵絕頂豁開平睞綿亘數十餘里天池一泓清鑒鬚眉不必謝朓詩早已搔首欲問青天迨石折而返則岩窩洞徑有如筆劍有如虎路有如獸攫振衣處尤爲奇險偶天乃逡巡步履天然如鑿若使呂衆登此又何擢一跌爲泥百計求之不得下而敬界在名區所謂洞天福地高賢騷客羽士幽人之所登臨題詠棲托噴乚人口者豈果盡如此中之天地自然不涉人力盡是天工哉寺傍水谷者合掌而前曰宰官現身說法矣僧掘地得石質瑩而堅鑄以豎坊盍記之以爲一郎

文風之助余應之曰若果如所言余且拭目俟之何惜一言是爲記

斯立樓記　　王清賢

獅山之麓爲武陽郡城城大僅如斗依倚署暫爲郡治彼舍宇鱗比過爲營卒棲止凡我士民俱廬於東南之郊翼有隙地數畝余爲搆樓其上顏曰斯立嘗一登眺指顧民物山川隱敞豁然在望顧而樂之歲戊辰春王余年且三十矣是辰也風霽氣和高朋滿座因舉杯屬客登樓而酌曰猶記余初來時驚鴻甫集閭井蕭條嗟此孑遺田廬未復

余何暇有此樓哉今幸與諸君子登以嘯咏試觀柳舞綠
舒楊英欲吐蛙人腹鼓東郊山邑平鋪新翠對茲佳景宜
治壺觴又如梅子初肥荷錢乍泛騷客題橋樽復永日簑
農務雨笠戴青天於斯時也山新雨後酒醉詩前試一凭
欄光景無邊矣至於穗擁黃雲峯妍翠影豪士賡風於桂
魄太守酌月於梧軒忽聞淡樹蟬鳴恍如天籟有不豪興
倍增者哉乃若截艾截穫囷廩倉箱公堂無事式歌且舞
開窗四望雪滿前山詩獻爐背客到梅邊蓟然長嘯江山
入使是此樓之宜人也備矣夫士大夫得時則駕馳驛華

應其節役役簿書方攢眉愁頻之不暇余廡此四載亳無表見惟是士紛里巷民歌田疇恒得餘閒以登此樓琴樽在御書史滿床時望白雲片片實勞我心諸君子盍為賦之客曰善因命童拂箋濡墨得韻如左

補天泉記

王清賢

歲戊辰夏郡民正有事于南畝未雨者計逾三旬川涸泉枯民雖泄泄余獨皇皇爰率僚屬步禱旋獲甘霖吾民稱慶先是雨未降余徬徨郊原見吾民桔槔之外尤病于汲余愁然曰灌歲計也汲日計也歲計在天而在人日計在

人而在天造化縱有缺陷補救之謂何其忽之也笑老於是杖而前曰洞有龍泉淤漬于沙石耳吾儕小人謀築之以供日用毋以擲費而止余曰若慮費耶夫天一生水水非天無以為體天非水無以為用藉水以補天不適吾儒致用以合體耳有若太守在若何擲乃捐貲砌池更立廟以崇祀事建亭以備遊觀落成之日既喜泉清而冽尤喜平觀四野翠綠橫鋪矣因名茲泉曰補天并敘而記之

拖梯水道碑記　　王甫賢

士大夫入佐

天子以雍熙太平出宣　皇猷以經理民事雖遇有不同若有裨于國有利于民常而不失其變可也變而不失其常亦可也安在其固執爲余莅武之三年值丙寅春三月有庠士荀名尚禮趙名恒并趙梓楊生者訟鏇匠村軍民施國賢武應侯越地穿疆侵其本界之水道其界維何則拖楊也去祿陽二十里許居鏇匠村上流即荀楊諸士之山莊其地無平坦處靠山而田田如梯形因以得名諸士進而陳曰方今神君坐理吏畏民懷無相爭奪者此輩越於剏雖農家事敢請命吏决之余曰溝洫詎細事乎古井田

之制亦戒豪强經界必正子輿氏所以切切言之也烏得侵侵有罰盡往勘之於是單騎就道過祿邑越秀屏鵲洞而上極并目流覽之致六處形勝悉在目中焉更進父老而詢之遍歷溝洫而巡之見夫石田數頃維草宅之按爲軍餘久廢之畝也詢其廢之之故咸謂舊作銅車注鵲水以溉灌之民力幾何而堪年換月添也耶所以任其廢棄若斯余不勝慨然焉思所爲救之術而未得又見夫新滄在傍逆上數里問其爲軍餘所方鑿而因以致訟者乎嗟嗟憊矣工食其頻耗矣肋力其既穿矣民力其堪念矣

余素厭俗吏之所為拘牽文法每藉口於舊制之不可渝制誠不甚[illegible][illegible]導不冥逼乎時洲牧李子在側因謂之曰水必有源試溯其源乎自有巖李子曰唯唯尚未知余意之所在也相從余騎而行越數里又入石磴騎不能馳遂秣馬於野捫蘿披石而登焉比初入壑時猶見水滲沙石中流甚細余有憂容憂其水之止能濟拖梯而不能濟荒隴也更振衣直上將次山巔縈薜雲封蒼藤壁掛恍若別是一天余亦不暇顧其景色還見古木掩映內隱隱龍湫一泓至則清澄可愛較流于山下者加大矣不覺怡然色動

曰吾解此訟其在斯乎乃臨流而謂諸士曰子從太守斷乎有泉如此此天地自然之利也不足固不能以及人有餘又何得獨私其造化盡於衛晨桑露足之後分其餘施以惠彼豫土誠吾備不貲之惠利甚溥焉但禁總單八示得竊之于未足之日是又太守杜侵漁之微意也勒之石戒之哉甫畢而訟忽應聲而解余既喜其士民之淳而厚且自笑余之迂而劣也倘所謂政之變而不失其常者是耶非耶李子請而志之余喜從而賦之曰

松逕行來十里香綠疇點處嫩將光煩余花爲瑤藝重任

彼山林許短長源本何家通石解靈宇幾處灌溉桑須知所利否斯溥但願吾民鮮訟爭

東園記　　王浩賢

人生如寄耳。仕宦所歷不過寄中之偶寄耳而寄中偶寄借依僑署則又偶寄中之一瞬耳顧此一瞬中安養民物在斯陶咏性情所在斯今性情而言安養非定致也猶記初蒞此時僑署之外宅無隙地環東北而雜遝喧嘩者皆卒六七餘家太守署側尚且如此編戶小民其何以堪爰令各歸營界太守耳根始得清淨更闢隘爲敞種竹成林

每出閒踏北塋白雲中心耿耿遂搆亭其中題曰雲亭亭畔浚雲影池南建獨得軒傍爲叢桂齋又南爲觀德處舊有堂一楹葺而新之顏以悠然見南山是役也或爲創新或爲改舊工匠夫役計日酬值閱載而落成不敢或妨農時垂予依城爲垣因勢布局不過此心自得之性情合天地自然之結搆耳嘗以公餘之暇散步遊行登堂則南山聳翠柳系桃蹊兩行掩映曠然足樂曲徑盤折入我東園則軒豁鸞翔花開鳥覩恍如置身丘壑間蕢庭一卷幡微華胥矣臨池靜鑒尤覺明淨如心魚樂藻緒風縐水紋機

神偕洽同聆雲亭爐香匝繞拂几偶憩麥對高堂笑語此間民物又以著乳松濤設色驚絕因筆而記之

獨得軒集飲記

王清賢

乙丑初冬將望余集群賢豪飲獨得軒月下浙東有如吳君昆明湯子禹若郡友劉子亮采傅子嚴臣楊子怡雲同在座時詠詩時對句更論世事索求性命之微天人理欲之分勃勃無僻意矣君與尤熾自眼疾呼酒神安在邪余舉肱而應吏魔在斯酒神當亦在斯酒神既至皎如玉樹臨衣黃冠與之接人如坐春風中徹灰道故云杜康是祖

青蓮知我者畢若劉是贊我者世人號予爲麹先生余欣
然遂與之高談雄辯可以獨得之妙麹先生竟然喜且是
獨得也得之矣今欲邀見羲皇上人到華胥國何如余相
視唯唯

祿勸州文昌宮碑記　　祿勸州牧　李之駿

祿之有文昌宮也始自康熙十五年前任李刺史亂文教
衰靡因遷大士閣於椒山袁刺史塑像廟祀漸次經營及
范署州又復踵事增華庠生陳此猷身理其貴募修厥成
所云培植地脉爲士林捷徑眞盛德不朽事也今中正二

殿東西兩廂俱輪奐可觀且置買常住供香火以垂永久俾

帝君實式憑靈而忠孝節義昭若雲漢甚歷千百年如一日耶從此文運聿興賢者輩出而夜燃天祿之藜用壯元亨之鳳者代不乏人則異日出家修以獻

天子之廷皆社稷生民之寄矣是締造雖起一時而開先啓後継世世也其有俾于祿陽豈淺也哉萬里塵蹤根椎風之未臧一行作吏感離蹤而有懷聽斯美舉可以風世遂爲作文以紀之

鐫金剛經序

湖潭甫　劉　繼
延撰

維以漢展駐節武定自夏徂秋乜太越月登獅山浚泉建亭修觀音菴新其像遊者數矣八月光日將行同參政李良臣副使陳部僉事胡儒復來遊有塑者劉志道告維曰公所登者茲山之傘也山以似獅得名所似近在寺後志道少出家修行於此即建文潛寓禮拜處詩聯俱錄尚存惟真蹟爲凰賊磨去有奇觀焉請登之知府辛存仁謂其語誣不足信志道執邀維往至則見山勢上仰而大張如獅之嘴中磊突出作吐舌狀儼然相肖空曠平衍可書冊

建文潛此理或然也世傳成祖文皇帝靖難兵下建文承
泰祖皇帝秘授因得道去成祖遣臺官博採民風徧歷天
訪其意大抵物色建文也維伯祖給事中傑暨御史胤
寔奉是命得真而建文竟久潛落山無虞豈亞公忠愛交
孚有隱微之長慮默運於其間默觸其事已湧幻蒞勝而
不可傳矣嘆賞久之各下次目覩行至新興諸道來會艮
臣月昨所登獅首處宜大書吞吐煙雲四字以表之維曰
然若盤以文一篇更相稱也蕭道退維就寢夢衣百結者
來見恍若似婦人告維月聞公欲寫丈賦於此甚善但此

處吾用功甚多公幸勿爲此賦爲吾寫金剛經一卷何如
覺而與同趣者閱新興城郎席語其事固已怪矣至臨安
憶前夢中事命指揮李延之覓金剛經閱之偶得原刻善
本首卷佛像即夢中所見衣百結者尤足怪也還駐會城
時時念之敬寫是經一卷用記前夢若爲神異此願併述
先朝遺事闡二公之幽微於二百年後將備稗官野史之
採錄文賦大字竟不敢書事涉語怪雖於聖人之教無當
然維精神感遇結緣兩孚誠不敢自誣使之終泯泯也快
成以爲辛寺付藏首卷僧與越永永收奉所覬展此卷者

共成佛道亦一如佛所說而亦公意慮忠智之幽微亦緣此略傳云

西林寺記引　　　　祿勸州守劉元瀚

昔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夫佛刹之不可無一碑而亦稱之足爲佛刹重有若是耶余不佞來牧祿勸也三載於茲時值修葺請此刹懺禮經醮閱三月夜尘暇輒令僧雛前道穿雲躡蹬逕勝尋幽廣長之舌嬰匕枝上響應巖谷依然迦陵仙音清流碧澗映帶左右淙淙有聲又

帨松虎嘯光景松濤响巷嫩草趺跏萬木聚雲之中香閣
曼殊貝欲界之併都犀宸之淨土也緬想佛國精舍所稱
靈鷲竹林庶幾其近之矣余爲之憮然許曰有此寶刹無
一碣以紀其勝毋亦菩薩所封抑亦兵燹所殘耶老衲儼
權和南而前曰有一碣寄於獅山之淨土庵一碣石尚存
就鐫前文具在余展玩再四此足盡西林一寺矣亟宜付
之剞劂夫復何贅噫嗟羅婺一境那刹鏞列毋如此寺海
幽比丘實繁有徒惟儒權獨超勤修不倦可堪作緣謹撰
數語弁之碣枕令常住近郎暨諸檀越所資助而新塑者

毋得滄桑而侵隱焉爽此碣尉雅求久是吳儻後余而有

賞音余未敢自侍於晉荊則此一片石未必非借為知己

云

勸修武定府學引　　王清賢

嵩仞宮墻歷代高山共仰千秋俎豆於今大典彌昭炳炳

魁樓文星煥彩盈盈泮水芹藻生香甚科甲以聯登宜樹

瞻之罔缺武庠人文方盛歌詠維勤賢奉

命來守茲土謁　聖以育群英聯殿廡之傾頹薄捐稽

蓬英俊蘿之羞澁未極恢宏以故滯鴻鳥之飛鳴摑焦龐

之變化有衛人傑致謝地靈爰謀疏瀹預池引清泉于滔
壯奐輪藝花吟皓月于膠庠而且魁星擬樓亭經臨閣其
期無美不集有廢必修更遇戎政諸公講折衝于樽俎庶
民各收談經濟以詩書雅聚一時風高千古僉圖盛舉人
協同心而吾於茲因有感矣功名富貴人生各逞逢年事
業文章廉世競誇我輩然而繁華隊裏誰念淵源鬧熱場
中頓忘基始尤可異者梵天蕭寺邀福爭揮布地之金舞
榭歌臺矜豪不吝纏頭之錦而顧使礫堆榛莽泥於橋門
一任大雅貽譏鴻文不振哉欲興鉅典端賴同人敬告鄉

者無分文武家貧何妨助役力贍正好捐貲務使赫奕雄
壯收拾山川之秀魏峩甲第輝煌俊髦之光豈曰重道以
崇儒聊云型方而式俗爾

傳

馬中丞傳　　王清賢

公名乩字洛水滇之武定人也初名國禎受業于郡人爨
毀刺史楊起蟠文章氣節弟與師同旋改名登崇禎癸酉
鄉試甲戌下第授四川廣安牧奏績擢夔州府丞當中原
擾壞之時需才孔亟尋陞川東僉憲閣部楊公嗣昌知其

原缺

鮑人人各殊死則一也公無愧乎爲人臣矣可傳於天下後世矣

樓荆史傳

祿勸州守　陳淳

公諱吞巽字起蟠其先江西臨川人也父一山公性沉靜多奇計連不得志於有司嘉靖間雲南鳳氏屢叛召光洵受命撫滇且剿寇先是鳳繼祖結連會里姚安諸土司勢甚狂逞薄撫教宗慶進討不效僉事張澤爲賊中洵募士能佐軍者一山公實使劍從謀多秘密人無知者賊平洵酬之官一山公曰吾不爲功名來官何爲遂飄然去後

慶丁卯客楚雄有李公者奇其狀以女妻之即公母太宜人也居無何楚士思六山公才遷姚之武德衛庚午刺史公生隨移居武定刺史公五歲時端凝敏慧不同恒兒眉心有灸痕如一日光彩映發郢客見而異之伺一山公他出負去一山公歸散金募士訪數年不獲萬曆癸未一山公遊武昌泊舟荊門入市閒步遇童子挾笈行兩相熟視兩相晉連兩若有不解狀近見童子眉心灸痕輒淚下童子叩所以公語之故曰吾父也相持痛哭郢客懼不敢出刺史公泣言明發耿耿未嘗置懷日惟私涕絕口不敢言

被畧事且述郢客教以詩書及珍愛意甚悉一山公頃衆尉郢客始携公歸滇是時見者聞者莫不高一山公之不校而服公之明哲保身且不負郢客教訓之義云於時刺史公年有十四矣讀書刻苦文自成家十六補郡庠作諸生十三年文行爲多士模楷每試必第一嘗習靜獅山以大士閣風起燈滅俄見童子執燈至燈復燃視之已失所在至今有望童燃燈之說二十九以恩拔入太學時陶公賓先生門先生雅重公爽子夏促之曰子才高勿小就歸應省試若得五名後吾不敢料天下士矣是科果薦[illegible]第三

人辛丑赴銓部試少貢勸勿小就如前公曰吾非急功名顧父年高冀一命備祿養娛親爾試第一例得州缺適一山公患疾家報至星遞歸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次年三月一山公卒祭葬遵家禮不用浮屠人咸服之甲辰十月授湖廣彝陵州知州乙巳從都門上任停車鄭魏間微行偵彝民利弊王官名撰者張江陵姻家也官吏部左侍郎休沐家居恃勢而橫民罹其害者傾家殞命咸切齒而避其鋒州守拱手奉命稍拂即中以他事排去之公廉得撰惡款二百餘條並其黨與姓名衙胥附撰者悉識之逈

發覈之任王親郊迎厚餽遺公辭受一槪于禮首謁宋守歐陽文忠公嗣出金幣爲修拓始忻然一切俱不視惟日偕御士論文[illegible]而已二十[illegible]莫能迴公因讀法旋署召諸吏[illegible]爲書理[illegible]判不終日裁決已盡各心服曰三眼都君也吏胥附王氏者悉屏去數與王抗禮不爲下王日[illegible]之公剛直不樂王亦無如公何復欲試公才令人投一詞[illegible]而繁其說嗇賢閣文持一册爲僧乞募緣引公握筆聽訟卽故訟決而文亦成又一尼持白紙跪堂下問不應援筆判曰准混

俗兒使僧敲門下門也尼果叩頭出王聞之亦嘆服焉適
江中詰得王私鹽若干船奉欲徵之將擘半貯庫半將
捕役草王氏狀家人環跪泣諫叱曰爲天子命吏敢自卿
乎且彼異而食人加畏權避勢藏頭縮尾是吏而奴也吾
豈效之汝勿復言下令曰凡被王官害者許首告不五日
控者數百人公列撰諸不法狀用詳撫按捕一切惡黨
獄中具揭科道各衙門時撫按皆江陵舊人欲寢其事兵
備王恭力持不可撫按不獲已會疏奏聞直指奉旨勘實
詔奪撰官黜撰黨康人二名生員五名發戍者七人妓旦

者半人彝民稱快公慨然曰民患既除仇讐莫解明哲保身固如是乎即告骸骨歸里署中僅有書五箱公曰此亦彝陵物去時封留之百姓攀臥號泣如失父母旋將所遺書持送至滇數月後撰抑鬱死民爲謠曰活我彝民死我王撰好個青天胡止年半至今稱道不衰萬曆三十四年公抵家主人鄭舉丘相得歡通往來公與二人有異志絕之告太守陳與登爲備典不能用丁未果陷府城公先已携家赴省舉發無恐前太守劉懋戒王應期胡其從曾大有德于民公倡士民立祠以彰其賢公有弟二人森業森

霽懿庶母金氏出公友愛曲至爲霽擇壻婁卒長戊申舉卒
公悼甚庶孫幼養爲手爲文誌之甲寅霽又卒遺一女公撫愛
倍已出事庶母金氏嫡母氏極敬禮相繼卒葬祭各如禮戊
申後不問外事惟以崇獎後學爲已任甲寅秋評諸士文
語龔正白若能受言乎正請命者再公令同長子之祜課
藝與獅山別業教之曰爲文須苦思刻求一月五悟愈悟愈
奇若今日寫昨日文字是自暴棄也夫不惜昨日殘霞敗
雲以成今日人所拾他人之殘膏賸馥以腴已身乎乙卯正
發賢書玄祐恢中副車萬子楊玉瓚故人子石根與其依

公翁衣食收入家塾中訓茹瓚鑿並入泮食廩餼啓迪多
人戊午次子玄孫生公建書室三楹于居舍之側擇鄉黨
子弟俊秀者教之名曰[illegible][illegible]祠爲最後易名乾登崇禎癸酉榜
歷官至四川巡撫以節著人咸稱公有陶少廣之[illegible]而
爲中丞有公之風概焉天啓壬戌厭居城市聞有勝地椒
命駕往偶思元謀傳治莊田數畝頗幽僻兼欲探方山雷
應之勝十月抵官庄疾作家人請歸笑曰爾懼吾死非正
殺乎吾以天地爲正寢爾何知比長子玄孫馳至疾已篤
矣呼謂曰吾生平雖無大善吾亦不媿科名好撫幼弟成

吾未成之志勉之遂卒崇禎間予撰有姪名維章者備兵雲南章舊名其郎所黜生員之一乃改行力學復應童子試得售或以報復諷章章曰起蟠公未殊吾邑一錢吾敢以私仇公乎倘非公則吾止于紈褲耳何由致此置不問尋擢與方伯土人楊應瑞以田土搆揭志構禍也章亦不問且語武司李泰然舉曰起蟠公後人何如舉以長去祇副榜次玄孫諸生對章曰昔香有繼斯文之幸須耆目之奎退而告人曰楊公一無欲而感人若是嗚呼孰謂廉吏不可爲哉韙公生平公正服人心如此余偷剌祇時聞公

氣節數追嘆獨恨未詳久之公孫澤先以公狀來故得悉其顛末焉夫武郡向爲蠻區自隆慶改土設流迄今甫百二十年而人文漸起幾于家絃戶誦諸父老莫不感公首倡文學以詩書教子弟以禮義率鄉邦之功遲乎奕世猶將興起公之爲人蓋可思矣寧僅廉吏云乎哉

從大母辛氏貞節傳　　郡人楊澤先

先從大母辛氏孺人者從大父諱春霽元配也出昆明望族爲嘉定刺史琅橋辛公孫女生於萬曆壬辰性穎慧甫六七齡聆兄課讀輒能成誦琅橋公愛之教以書十[illegible]通

經史端莊靜淑不苟言笑不事華飾雖生貴胄家略無矜
傲意先大父刺史公聞其賢爲弟季子娶焉及來歸益幽
潔自勵每以不及侍舅姑爲憾遇祭祀必手作羹以薦平
家長嚴謹極存禮作事動以古人爲言玲其詞藹如也而
正義稜稜則全無巾幗氣是時季子公任俠好義孺人唯
以學進勸刺史公每曰季子得佳婦矣一日季子公出遊
醉歸致曠業三日孺人跽自責曰某朝夕事夫子不能勸
勉有成某之罪也從容泣諫爲廢寢食由是季子公感悟
遂適瀾力學焉甫五年甲寅七月季子公忽暴卒時孺人

以歸葬未及還聞凶一痛欲絶亟馳歸而營葬已畢益傷之造塚壘土一匝爲文以祭而誓之曰死不及臨屍而歛殯不及臨塋而葬葬不及臨穴而哀負此三恨必有以報之歸而哀號不食數投繯瀕待婢解免刺史丞使慰之曰溝瀆自經於吾門奚補曷若從容成義且不朽焉於是屬人抱女泣謝勉進飲食時年二十有二一女方九月自夕撫女號泣淚盡繼之以血聞者爲之刺心孺人不知也除服後縞練如故哀戚不少衰刺史公高其義益以茂龍田三十畝優其養贍復搆別業以居之天啟壬戌有張世成之

變避難母氏家適刺史公新姪兒欲奪其志孺人示之以死復刺血洎明矣無二至年八十目尙瞭能書楷字且予不釋卷遇諸族娣姒輒語以爲婦之道反覆古訓雖終夜不倦歲丙辰孺人年八十有五矣正月望忽疾作語先日爲我召諸族黨親故至及至出幼所佩一囊以示曰吾以是成其志檢之則一帙也初孺人未字時喜讀烈女傳摘其與性近者手錄成帙爲囊佩之諸娣姒或詰或哂亦莫與辨然日爲爾念兒所見責之曰女子以節烈聞豈人生得已毒恐兆不祥奪而焚之孺人復輯以佩至是則毒已數

易矣卒問曰今何日耶衆對曰此上元第三日也孺人曰噫非也吾視吾廿有一歲之日無異也向痛先子死不以義長負三恨欲相從地下而不即死者謂一死猶不足以了之今此去廿四年之清白可報先子矣爵竟其酒發祭季子公靈因留諸人飲日晚進一觴明歲思老身無及也既而無恙迨正月十二日疾復作先以藥進孺人曰吾得所矣安用此為越七日辛未卒壽八十五守節六十四年閭里賢之嗟乎以我從大母之貞而且賢如是不幸殂於西藩背叛時而不及表彰又不忍聽其湮沒敢脩其事以誌

不朽倘後之覽史稱官過而錄之其厚幸也夫

跋

勘報武定功次跋

明雲南巡撫 鄧渼

滇人之厭亂也久矣數十年間干戈數動反側時聞然戎弄兵潢池志在抄掠擾害邊鄙患匪側虜未有如武定之禍之慘酷者於時變生不測人心震動尺籍皆虛防禦蔑僻犬羊雜種實繁有徒振臂一呼村寨皆應所至必克守無完郛獮我郊關虔劉我人民戕殺我命官甚且進逼會城縱火示威烟焰張天流血成渠渡江盡赤而我嬰城

固守惟擾失措豕印則予索冠裳則予賴其蠢爾無他大志既飽所欲遂延引退不然閩城之禍尚忍言哉於是大理保昶每甸會川法曳諸賊嚮應東西士卒完謀人無固志而不諳兩迤之間殆淪乎魚爛獸散之勢矣推原禍本則以貪酷有司激變于先而張撫鎮玩寇于後數逆陽九夫豈倡朕既而援兵漸集釜魚几肉撲滅何難使當事者能槀席待罪誓師弔伐出生人于煨燼之餘而濟之衽席之上豈不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奈何不然也

請改土設流疏 隆慶元年

雲南巡撫 呂光洵

爲懇乞聖明俯順輿情改土設流以圖長久治安事武定府土酋鳳繼祖倡亂已經勦平據士民楊世榮等告議將該府并元謀一縣改添流官原屬州縣士民編入有司統攝及將鳳崇林免罪安置鳳思堯降授該府經歷其添設流官即于就近陞調爲照土官鳳氏世專地方擅肆驕逆今酋首鳳繼祖又復倡亂已經殄戮士民各思向化願屬流官以免遺累所據改土設流事宜既該各官審察民情斟議詳悉且查先年鶴慶尋甸等府亦係改設事體相同誠可爲地方久安之計

議

武定府設土設流議 二十事 鄧世彥

一便宜行事以處地方亂離之際人心無歸事變時出或有當誅而未奉明文或有當宥而罪在不赦泥於其法無以招徠乎人必於請詳或至事機已失又無專權人難信服合假之以生殺之權托之予奪之柄歸附者宥之而不疑執迷者勦而不縱可以鼓舞人心賞及惡黨不以為濫可以革除故習罰及新附不以為酷軍餉出入要明賞罰輕重由己姑准便宜行事朞月則一應舉動不顧利害

不掄是非爲詞必周所行無滯武定之方不至大定者合以多當之不復辯也

一大開招撫以安反側阿遮原係補知馬火頭阿托撒甸馬火頭者虛土色馬火頭雞茛徽擺馬火頭魯章牛果馬火頭阿色無馬逆祖立爲曲覺阿托又立爲總管其餘皆曲覺遮古火頭目也的多陰龍老額烏改雖已聽撫此輩有一不出爲地方害其頭目名色盡行革去如不准其仍充火頭彼必懼其不能自全阿遮已經投見餘皆觀望不出者以此也若許其管理地方於法難容不許恐其負固

合無革去總督曲覺廷古名邑仍舊為張次頭亦使過之
意庶可經理地方兵不必添而餘黨自出大邏既有而反
側自安矣
一議改土設流以絕禍本仰仗天威削平烏拔之邦當更版
圖之從前因逆賊始誅人心猶未肯議給冠帶與鳳恩
堯使民彝有主一時倉卒之見也既賞不可復追但一得
冠帶其久恣肆漸不可長況鳳氏已叛四次法典難容乞
比照鶴慶事例奏設流官知府其鳳恩堯義與經歷等官
庶幾彝民知鳳氏職卑權削誘之不從禍本可絕也

無分割地方以制其勢元謀十馬自來屬縣故不從賊雅
祿勸尋甸十七馬和曲十馬屬之總管節次倡亂今蒙德意
並鄭部為總管張順為曲覺若猶舊套並三曲覺為總管
所統其勢莫制合無革去三曲覺將地方分而為三使總
管曲覺互並並持割祿勸三十七馬與鄭部和曲十馬與
張順彼此不相統屬以分其勢止許捕盜從征不得濫受
詞狀及擅勾人役常時在府聽用其勢一分而奸謀可絕
也

一盡革頭目以翦羽翼土官設有曲覺三名分管地方遮

古三名管理庄田更資三名管理刺快二應調遣各領步兵從征扯墨一名管六班快手管家計並名管理庄田租穀此等頭目爲焉庄民受害已極今欲痛革民弊甚之難虎仍須有並衙之勢求其不爲盜賊劫擄以償頭目之索取不可得也鄭韶張順既立不可復革此等頭目名色盡行革去則總管曲覺之勢自孤羽翼既剪縱有異志無能爲也以後則盡裁之

一添立總協把事以夾持洛紀總管曲覺各據地方其勢離分其權尤重無人夾持一有異謀莫能先測合選把事

有身家忠實者四人立為三州總協捕盜把事督同總管曲覔分管地方一應捕盜從蹤彼此同事其委用同列牌票其勞動同為出力彼無忌憚此必制之庶夷民知勢不獨專權非彼出倘有異謀知之必先制之實易而法純得行也

一僉選火頭以張新治介馬夷民俱聽馬火頭調用前此只知總管統之屬於土衙錢糧差役俱係管刷道事代徵有終身不見漢官者以各役出于土衙并總管也今既招撫即當新其耳目其舊馬火頭見存堪立者不必改僉其

不堪者責令各小火頭保舉不拘新舊俱令赴府投見給

與下帖管事各村夥民每月初一日率領各村村長應卯

仍赴該州縣查使知為火頭之役出自流官又不時往來

州府庶曉法度觀望畧久而治化可新也

一正各村長以寓保甲各村夥民立有火頭只知土衙法

度錢糧公務辦上納于官管包通事取之總管各頭目方

得完納且縱其出沒劫掠習以為常今焉火頭既經另選

給帖則村長不可不立查原為火頭者即改令為村長編

給下帖使知為流官百姓每村各置木牌一面備寫本村

男婦若并其眷出外生理俱要在於村長處告假回銷即查對無別故每月初一聽憑火頭率領應卯仍赴該州查驗此亦保甲之意也

一議並設馬通事以寓保甲平洲每縣一馬僉一通事管甸前此本亂黎民不肯出官以示科三人皆樂爲近因叛亂馬夯錢糧公務多不完納管甸通事傾家蕩產以致無人充當一僉管甸紛紛哀告不爲設處有悞公務況黎民多頑一年換一通事在黎人爽不信服在通事難免侵欺無可查對若遇不才官吏賣放遂假爲黎棄以致廢弛今

無撫敢州縣之民有身家忠實爲衆人信服者點立
爲此馬通事子孫世充則衆人以主事之通事以家人錄
之子孫往來各村親受錢糧公務不致拖欠逃散自可消
磨通事即中州之里長火頭村長即中州之甲首矣

一量行賑濟以布德惠城市鄉村有被逆賊搶擄殺害者
有近城居住燒毁房屋者有爲大兵經過住劄被傷者量
者將賊黨田產量行補給輕者將沒官租穀量行賑濟仍
查各馬錢糧一石給與種穀一斗以便耕種使民衆感德
惠而咸附矣

示嚴禁報復以安人心本府多方開諭撫輯脅從陸續投見隨宜安插地方漸次稍寧恐一應軍民人等懷恨舊日仇隙報復告擾不無拘提驚民狐疑復行逃竄合無嚴行禁諭除已往前罪不准告理庶人心得安地方底寧府城村寨俱得完實矣

一議寬錢糧以甦民困所屬地方春爲逆賊抄擄不得耕種秋成又爲攻城作踐至于大兵經過無收委果不堪若不查豁家業既盡衣食不充又加之追徵之苦其不逃者鮮矣民爨既逃不惟當年無徵明年田地又蕪其無徵稍

今也合無豁免或議減征使民困得舒不復逃竄亦收拾人心之大機括也

一贖取索林以防擁立近訪得鳳索林在七州阿戢地方有黨惡異志才雖直魯章段章相從恐日久聚衆擁立爲江爲禍不小今差鄭韶取回稟稱須得銀貨二百餘兩方可贖取告乞官銀相助合無動軍餉銀二百兩助之贖回府又恐人心皆思故主勢不可制本府催促上省乞羈晋養贍使不得煽惑人心而禍端可絕也

一分撥莊田以安何戶鳳氏田莊應該沒官撥給張順以

爲克賞鳳曆鄭部皆循舊規咨懇合又查大官庄民惶惶無所適從乞示賞各名下若干庄餘皆沒官備賞以憑分撥使庄有定業民有定主而不致復行激散也

一建立學校以廣王化學校未立故彝習莫改今當速建學校集民彝子弟送學習禮收錄其子弟正所以羈縻其父兄集數十之彝生蓋有勝于百萬之精兵也又照無人訓誨乞將本府原寄雲南府學生馬仕等撥回分訓又照建學本以化彝非爲他方士子出身而設也乞嚴行禁諭止許所屬州縣各馬彝民并本所官單親男不許冒引戶

族軍餘及外府州縣肖籍告擾

一遷移州治以實府城和曲州亂離之後營建城垣以固國本但查離府一十五里百姓住居府城者過半遷入府城使府州體統相承而城池不必另建至于舊治則改爲捺鹽館以本府通判住劄于斯則地方鎮定亦無他虞矣

一便移府治以厚根本本府坐向不正南北固限于地勢而衙門獨居平窪下實阻于人謀以致叛亂屢作官民罹禍今既改土設流事當先其根本土衙之上地勢明爽左可建府右可建學坐巽向乾文星前秀後倚獨隆龍虎俱

降官民皆吝其修建之費盡查土官沒官各項銀兩以充
之不敢仰給于布政司也
一添設驛舖以速往來改土設流則上司不時按臨住劄
且通與川往來將爲通衢合當于不旬關設一驛并十堡
府城文設一堡十五里設一舖于金沙江元謀縣自花山
右坂溝等處酌量遠近建立庶答應速而文移不至稽延
也
一建立民哨以防盜賊改土設流則商賈貿易濟通夾側
尚象盤安盜賊難免出沒合于雞街子立一哨一碗水立

一哨白花山江一哨由武定至元謀金沙江至黎溪皆武定地方也十里一哨舊有者查復未有者添設庶幾有所責成盜賊爲可弭也

一選練民壯以備調遣旣設鄉兵該軍八百名可足衆[illegible]各官軍威之用近議調土兵三千名不過爲明歲半年之計土兵不服水土非病即逃甚可留貴成須得難制爲地方害者多矣又費難餉甚多何以繼之合無將土衙[illegible]皂隸并發長柴草各項演人約有精壯者五百名稱爲民壯分爲上下二班一班二百五十名一班在一百夫長

共六百名每五十名立一小甲共十二名每一月一換上班小賊即調追捕勢重即調下班同剿上班者常川聽操下班者佃家耕種此寓兵于農之意況一年所費較之屯兵數倍且綏悉聽我調度亦賑濟一方收拾人心之一策也至于兵糧之費查本府地方若萊海銅礦興旺布政司有行查開壯報國課通年可足兵糧之費以地方之利養地方之兵似宜備從況可聚積人民地方亦可克實矣

按是議通詳去後奉巡撫呂批一應事情悉聽便宜行事隨上其議于朝因改土設流焉

余來守郡諸父老嘗門改土議流故僉曰道祖換滅迹
撫呂公請于朝有是舉而贊成之者則方伯鄧公也至
先生亦及焉考鄧乘則又湮沒無存不意于幾碣中得
先生改土設流記及二十議誦至絕徼不殘孰為幾微
自王不毀孰為雎璋土治相安孰為改設遽與起門武
非改設孰沮其亂改設非公孰發其謀是改設之舉非
先生倡之鄧公孰從而贊之呂公孰從而成之也哉所
先生可謂社稷臣矣余去先生百二十年其風節猶可
想見因附數言以誌景慕云襄平王清賢識

嚴禁冒籍議　　王清賢

生童冒籍之禁亟宜申明敎文重士以清庠序也學政全書最嚴冒籍凡考取生童皆有定例蓋一隅有一隅之人材一室有一室之忠信若舍此而取彼殊失朝廷因地遴才之意并開冒濫攻擊之端遂致魚目混珠燕石混玉其害殆不可勝言矣且宮墻巍峻一切賤隸刑喪過犯之輩嚴拒而不許入人非本境何以別其世系考其素履苟不可知則廩生鄰佑之保結童生之互結皆屬虛捏冒擬將見學校之弊不一而足保無有冒名頂替匿

發賤役種種職外于貴官之上者乎况州縣印官每值考
試亦皆出其印結耳目之所不及咎將誰歸乃須省之例
則未然每有此府之人而寄考于彼府此學之童而撥之
彼學因循既久巧立其名曰寄學公然行之故有名列某
學而經年累月該管儒學之官竟從未見斯人之面如斯
人之學行者及遇學道考期乃相率安然而出其平日素
服行止舉動爰雜沓學校斯文之地詎宜有此以上款
議除從前寬免追議外嗣後只將本屬州縣童生照例若
取准令撥入府學外其餘別府州縣童生應令止令於本

府州縣聽我不得仍稱舊欵以滋擾磨相沿無底止也

招墾軍田議　　董清賢

屯田招佃之法亟宜變通遷就以補賦役也滇南屯
軍之糧者自明季兵荒數倍于民以致軍困逃死荊棘滿
目查其田土皆無實額可耕之地歷年招墾並無應募者
以者總之拋荒沿久成熟恐即有什伍者承頂軍產永受
其累以致輾轉不前荒蕪益甚再四籌維暫濟時艱莫
如給照招租之一法徵立信約出示招募遠近居民聽其
自擇可種之地就便佃租報明該管官定給以印照俾

切隨田錢糧不許軍境糧甲人等復爲索擾其租種田地毋每止照民賦頃畝交納租穀該管官吏擇僉老成頭人收貯以補本境軍戶逋欠之不足租種日久安土重遷自然不忍拋棄即有願退情節仍聽租人自便本管官吏另行招佃承種亦屬易事積累而行荒可漸闢且逃軍聞風而復業亦庶幾意料中事也賢目擊軍境荒殘苦累日甚謹謬陳變通之策然招租之議雖少蘇軍累終非長久之計倘更邀題請改照民賦一例科則培元氣以固邦本公私實兩有裨益矣

附重開金沙江議

馮甦

金沙江源出吐蕃界至共龍川犁牛石下南流漸廣故名犁水後因訛爲麗水云東經巨津寶山三州三面臨麗江府又東經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弄棟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受龍川江諸水又東經武定北受元謀西溪滇池螳螂川羅次富民諸水又東經東川濟慮部過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谷壁川崗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馬湖府受泥溪大汶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合大江此

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寶者也正統間靖遠伯王驥會議開濟未果至嘉靖初巡撫都御史黃衷復議開工役甫興為武定土酋鳳朝明所梗會衷即陞任事遂寢其後巡撫汪文盛亦委官踏勘而朝明妻瞿氏為女土官又從而阻撓之巡按毛鳳韶知其事務巡洱海時復上議云雲南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邊僻為土人所據我國家郡縣其地同於華夏然貢獻之物損官使之行李軍民負責之往來擔負千里筋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由是遂萌異志及今其勢強盛不行開通將來之悔不及

前無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稱本府有通東水路自雲南
游上至安寧羅次富民只舊你革達吉普渡河安莊法干
其邑由東川大江過至阿納木姑共六十三站內土邑有
疊水又通西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處仁環州凡
五站至金沙江巡檢司下船至馬刺每自馬口条刺則五
曲革甫勒則卓刺除僧圭寧撒答角沙吉撒麻村亦至土
邑大江阿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內卓刺沙吉有疊水又據
金沙江土巡檢禀弘治正德間馬湖府安監生放杉木嘉
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木俱五板大船經過中惟虎跳

天生橋亦十分不爲險阻又據姜驛驛丞稟稱見販木客人結成簰筏自本司江流六日即抵馬湖等情各到道爲照前項水道武定迤東極爲捷徑但訪得河內間有巉尖石兩邊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虛的若迤西金沙江則水面洪濶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斷然可通而無疑者也合無先將東西二道各委能幹官帶領匠役鄉導沿河踏勘直至馬湖中間要見舟楫無礙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丈幾尺如有絕險人力難施者或作兩截般運沿河

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而應合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丈及沿江有無人烟稀密堪立驛遞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功力人匠若干錢糧若干勘估明白畫圖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請開通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實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云適值地方多事議竟不行隆慶初鳳督孫墩廵撫陳大賓復爲題請而議者多甲乙之詞大抵謂金沙江之道一通則商賈競於舟而擢於陸箐猾之利告竭於程番之八府而九驛之途鞠爲茂草矣至天啟中安酋倡亂貴陽道阻頗議開通按察使莊祖誥謂自廵檢司開由白馬口歷

普隆紅岩石剌鮮至廣趙塘皆祿勸州地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涸則躋岸纜空舟以行又歷扁勒村罵剌土色皆會禮川地其下有鷄心石石如堆者三疊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路照亂得頭峽剌鮓至粉壁灘甚駛皆東川地又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跳滿灘陡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頹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路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為巒發司境又歷黃郎鋪貫溪寨業灘至蘭江口為烏蒙府地如安流自廣趙塘至南江水商行之可十日又至文溪鐵索江

漫數灘歷麻柳灣教化岩爲馬湖府地又歷淺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敘州府其說甚明晰然此時明運將終救敗不暇竟莫能開通也續禹功所未至成就西南朝宗也永道是所望於全盛之世矣

詳請蠲新荒屯賦初議　王清賢

竊惟經　國務在於培元恤民要先於除累庶有益於
國而無妨于民永當遵守若時勢萬難之事行之徒成追民生而實無益于
國賦安得不詳晰而痛陳之茲以滇省之有新荒也緣康熙二十年間巨憝吳世璠盤踞省城所

遙潰兵肆掠一時父子分離夫妻拆散救死不贍人烟斷絕阡陌頹成丘墟爲逆世璠授首殄滅之後親師 諸大將軍覽前任 撫部院目擊艱苦加意招徠張示許題蠲免荒賦軍民始以漸思歸畊按其戶口逃亡去其半死故去其半所餘又乏牛種以致田畝廢棄是三年新荒原非偶然旱澇之處可比時勢堪憐故前任 督撫部院屢具 題也乃 部議意重 國賦恐有虛捏未蒙允行而雲南等府役有帶徵之請亦稟遵 俞旨於不得已中姑圖爲兩全之計殊不知民糧額輕多方勸餙猶或可以勉

完若軍糧十倍於民應徵額納尚無拮据帶徵二行是以
一年而兼二年之賦計其終歲勤動所獲除應徵額納之
外更何所餘以分養其父母妻子又安得再有所餘而倍
輸納乎益其累愈深因而其情愈迫賣妻鬻子日夜啼號
鄉井廬舍又奚暇顧是以并從前兩年漸來復業者聞不
免之信近復相率而逃帶征之示一出其力少可支而現
在者亦慮及賠累包賠又將尤而效之地方有司執法不
得用勸莫從逃之不已不惟歷年帶徵竊恐將來逓年應
徵亦有虧矣虧則必按考成加以參罰苟參罰於帶徵有

濟仍屬益事抑何姑息數官奈事無可如何諒為憲仁之
所未忍且仰見憲臺蒞任以來無事不仰體
皇仁無念不痛切民隱職府閱邸抄如直隸河南山東江
南福建湖廣四川貴州等省錢糧或以水旱或以兵燹
皇恩浩蕩莫不悉予蠲豁滇省久羅逆亂暴殘荒離至極
而乃不獲與如天雨露耶總由孑遺隱痛上聞未、盡悉
也恭誦憲檄閱境內逃丁荒糧責成道府轉行有司從實
查覈造冊開報應蠲豁者　奏請蠲豁一面曉諭招徠勸
諭農種如新荒一項備經道府核實冊報而今帶徵時勢

爲難委非虛捏嗟此兵火之餘窮荒之地海澨瘡剴切圖繪
而　奏請蠲豁者誰謂恤民生非所以固邦本耶管見以
爲籌濱至急之務莫是若伏念職府忝君方面不揣庸迂
冒吐愚忱希惟電照倘言涉虛謬情甘立賜處分以儆妄
誕如其不然敢望憲臺迅爲全濱造福詳內字句冗長總
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彰我
皇仁憲德也

請蠲新荒屯賦再議　　　　王清賢

議得民有積年荒糧而久經不便事有屢經　題達而部

議未允者今蒙
皇仁下詢憲恩訪查而不備晰陳詳是自負負民更負憲
恩以負
皇仁也因不揣冒昧敬陳屯賦荒糧之不便于民者以供
採擇滇南之有新荒也除民賦尚可勸勉徵輸不敢既爲
賞議外其軍餘屯糧自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積欠累已
固不獨武定一隅而武屬和曲州舊附徵武定所各境屯
糧則較之別屬尤爲特甚蓋別屬離省遥遠撫綏之餘易
於役業武屬則密邇省垣又爲川省大道當康熙二十年

進剿之時或為層次營壘而田畝悉成荒墟或經往回踐踏而疆界并失故址又慘遭逆賊焚害出入蹂躪抄擄殺掠嗟此小民鳥驚獸散奔竄靡寧迨逆賊受擒地方有司急行招集而死亡已過其半是以復業倍難職府清賢任事以來日惟率屬招徠給以牛種勸令開墾又奉各憲目擊民艱大張曉諭許以　題免凡屬屯民日望恩綸下逮始未至拋荒殆盡耳查附徵各境屯糧每年計五千二百六十五石零今查新荒實在無徵屯糧康熙二十九年第三千六十石零二十二年三千一百六十一石零

二十三年三千二百三十六石零共實在無徵屯糧

四百五十九石零已遵部咨通餘分年帶徵在案身任督

催之責豈不欲殫力催科上供國計以副考成無奈武屯

田地既已倍苦于鄰封而屯糧徵輸仍欲豎同于別郡且

無論別郡帶徵有無完欠即別郡全完武屯終屬全欠蓋

役業之初即本年應徵亦費拮据況一年而兼兩年之徵

于此實不便於民雖咨責日加而終無濟於事者也更思

軍民一體皆有新荒何不併爲民賦求免誠以民賦額

暎輕爲數差少尚可於帶徵中勉力續完屯糧則又爲重

勞萬難況今各境屯糧已請歸併富民羅次祿豐安寧等
各衛州縣其就近歸併武屬和祿三州者不過十分之二
三將來督催之任亦自稍寬但實見帶徵苦累在在皆難
不容緘默不言也伏祈俯恤當日拋荒之故并鑒職府非
爲一己之私實因各憲仰體下詢不敢負君負民并負憲
恩以負
皇仁故不揣冒昧而反覆瀆陳也如果所陳非虛懇將二
十一年至二十三年新荒無徵屯糧九千四百五十九石
零特疏　題免焉

皇仁浩大而咸周意恩推既而無遺矣

保甲議

王清賢

緝奸弭盜保境安民莫善於嚴行保甲成法其在孟晉修舉但武屬僻在遐荒漢彝雜處村莊寥落居民星散非若繁聚地方可以一例編甲故須斟酌得宜合零星以歸約束行之而善則民安而樂行之不善則民擾而畏以安民之事而使地方民人有不勝其擾之畏是立法雖善而行之有未善也所以條例開列于左遵而行之庶有實效

一每家不論紳衿軍民吏役人等懸一小牌于門首上寫

一戶某人歲數男丁幾名未成丁男童幾名婦女幾口家人幾名主僱幾名何事生理

一凡在城市并大村莊以十家爲一甲其在零星村落或一村有十餘家或止有七八家又或附近鄰居有一二家三四家不等者則不必拘泥十家爲甲或多或少就此附近一平村亦酌量編爲一甲每甲立一大牌照依各家小牌書姓名人丁名口生理于上按月挨次輪當甲長其牌即交甲長門首逐日將本甲十家人口沿門查詢本家有無因事外出月久未歸之人其有往來熟識親朋素行本分

者同明不必具報外如有面生奇疑蹤跡詭怪出入靡常
酗酒賭博之輩留住在家并於甲內或有游手好閑無故
勾連鄰近鄉村雖係識面實乃素行不端者許即報知約
總公同本甲人等查明如係奸宄當即報官分別拏處但
不許挾私捏誣戕害良善犯者查明反坐
一就村莊遠近五六里內外地方或三二十甲或十餘甲
立一約總不必另立約保總甲名色即以舊設鄉約素常
老成稍有身家並無債端科[illegible]為鄉里所敬服者當之務
令各甲逐月有無面生可疑等輩往來容留該月甲長會

否查前報如鄰有押長並不報明即赴彼查訊得實立即報官拿究該約總仍於每月朔望日赴州縣官衙門具結備查其約總若果能奉公勤查并無私派所約各甲寧靜無事每屆年終官即捐貲獎賞倘有藉端嚇詐愚民無故擾害鄉村者許受害之家并各甲公首查拿革處另僉老成殷人充滋民害

以上五條若能實力舉行將見良法行以美意逆盜無所潛藏自然擾害遠離此屬可行但舉行之初若委佐貳卑領得員誠恐不無狐假之弊若差遣胥役則又恐有需索

之弊更約總不得其人必有因公科斂詐擾小民各端今議令各該州縣行令原設公平勤慎並無過犯鄉約承充約總如無前項鄉約着令從公僉報務將從前所約各村莊按人戶多寡道里遠近分別甲數造冊具報州縣官酌行抽查即以所編甲分實爲公當無私並無隱漏偏欺者給牌委以約總名色其窵遠村寨有應委首領行查之處則必令其具結自裹餱糧少帶吏役不許食民一粒一葅不許費民一紙一文將所查甲分其鄉約果能公當無私即詳請該州縣官驗明給牌照例委以約總以督後效其約

總甲長不許指稱打卯接官派應夫馬供應等項致累甲民倘有故違一經查實照結官則揭處吏必杖斃約總革除并甲長從重枷責示衆務使民不驚擾則法始盡善此又為力行中典察至要之義也

[illegible]屯賦請照民田起科議　　亞清賢

查有歷年重困亟當詳議酌減以甦邊隅之苦以昭
皇上無遠弗屆之恩者莫如請減新舊裁併之屯賦為第一要務滇南軍田與民田阡陌相連并無肥磽之異考之明制洪武年間沐氏鎮滇分兵屯種名為屯田因滇南濱[illegible]

操處將衛軍定爲十分內以三分爲操軍七分爲屯軍各給以地即以七分之屯軍耕種出租以養三分之操軍及操軍裁革按所收租米數目改爲正供錢糧故軍糧不啻十倍民賦矣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三十六年逋欠累累如某某等悉被叅處及裁附各該州縣徵輸又某某等咸罹叅罰此實非屯軍敢于抗欠亦非各官不力催徵總由原額過重因而軍絕田荒一二軍餘已至剜肉醫瘡朝不謀夕逃亡日見荒蕪日多雖各官日受處分而仍無補於國賦夫衛所奉裁則軍即爲民軍既爲民均屬

朝廷赤子查民賦自一二三升起科至七八升不等而止矣
單糧則三四五斗起科不等計通省民賦寔在田地六萬
三千八百四十三頃五十餘畝徵銀九萬四百一十二兩
零徵正耗米一十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五石零麥三萬三
千八百六十九石零至于通省新舊裁併屯賦寔在田地
不過七千五百二十二頃二十四畝而徵銀至四萬五千
九百三十二兩零正耗米至一十三萬五千三百三十七
石零麥豆穀蕎等項至六千六百八十六石零之多就項
畝銀米而衡較之其爲過重不啻十倍寔虫寢難同在堯

天舜日之下而徵輸不能與民例共邀一視非所以仰體

皇仁而推行德意也除人丁草場地租學租等銀照舊徵解不議外請將屯賦錢糧各照分隸州縣民賦上則起科計成熟屯官田地七千五百二十三頃三十四畝零是徵條銀二萬九千五百兩零正耗米二萬三千七百一十八石零正耗麥三千四百一十七石零轉請具 題民屯一例徵輸庶錢糧永無偏重之累而軍民悉歸畫一之賦矣

積粟備賑議 王清賢

竊惟常平積粟其始由於勸輸原無科派遺徵之舉其糧

則以備賑不致官吏侵蝕之虞法制盡善恩澤旁敷矣然而法久弊生誠恐倉米特立概附額糧之內款項混淆以致報捐報收之時按冊則有而發賑發糶之日開倉則無是立法雖善而奉行不力徒為虛應故事終鮮實效謹陳數則以期輸積多而不致於朽腐款項清而難肆其侵蝕遵而行之庶為可久一積粟貴自上始也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身居民上而不自行多輸雖日事諄勸誰其聽之今歲雨暘時若可望歲稔謹照時值買輸市斗穀一百石以為僚屬紳士漢奚民人之倡俾各趁此秋收務為捐備至

於歲時稍撥不必定拘此例一交倉收宜互相查報也稽查
數目全憑倉收當報輸之始自是樂捐自無欺捏之事但
地方印官印信在手若有穀未入倉而倉收姑且先報漸
至因循竟無顆粒入倉是紙上有而倉中無也嗣後知府
捐穀附郭州縣印官查明出報倉收本府佐貳附郭州縣
及本府首領儒學并生員捐穀知府查明出報倉收其外
州縣印官捐穀巡檢或儒學查明出報倉收而各州縣儒
學及佐貳首領并鄉紳舉貢監生生員民人土目等捐穀
州縣印官查明出報倉收仍令府州縣印官彙齊倉收備

具印結分報查考如有欠少責令報收印官名下賠補庶
捐輸穀石顆粒俱足入倉可免揑報之弊即離任官員亦
便於交盤不致狥混不淸一常平倉宜特建也常平一倉
專爲積貯以備賑濟而設原與額徵麥米不同若將歷年
捐輸穀石仍附額徵麥米倉厫難於稽查嗣後府州縣各
宜於高爽地方捐貲修建常平倉一所其附郭州縣附於
府倉以省民力仍分別府倉州縣倉分貯捐輸穀石務使
地方人等咸知此項穀石原爲地方賑濟而設必且相勸
樂輸而蓄積愈多至于倉房空屋宜擇謹愼居民二三家

伍居令其看守以免另僱倉夫等費一勸諭之事宜分專

責宜于公所也輸穀本爲良法若使府廳過而問焉州縣

過而問焉佐貳首領過而問焉甚則吏役鄉約等人亦過

而問焉與不滋擾嗣後知府專勸本府佐貳州縣儒學經

歷各官府教授專勸府學生員知州知縣專勸所屬佐貳

儒學鄉紳舉貢監生民人士目州縣教官專勸州縣學生

員而勸輸之時必于宣講

上諭公所而相勸勉庶事有專責且免他人代爲捏報日

後推托之端一賑濟之數目宜册報奏銷新舊之借還

宜申請出易也積聚既多宜防耗蝕或以歷年之久積而
吏胥陰肆侵漁或以前任之虧輸而後官妄行取用則民
不沾恩徒滋中飽嗣後一遇大荒之歲必先查明歷年所
積若干盡請發賑地方印官親詣倉所不得濫委吏胥不
得抑減斛斗務俾顆粒皆有實際然後按數造冊奏銷
至於年非荒歉亦宜于播種之初或當青黃不接之際查
明所積若干申請出易凡遇收放之期地方印官親赴倉
所查驗務須平放平收不得出少入多淋尖加耗致累小
民庶賑濟之項得以銷除而出易之欵依然皆積若其申

或有刁奸棍徒有借無還則地方印官仍行按數追楚勿
任拖逋法亦不可或廢一各官輸穀宜嚴禁派取也既云
捐輸自須出自己囊若謂萬里邊員俸薪幾許因而派之
里甲取之民社是民未受益而先有損矣惟嚴派取之禁
照依時價買備倘果力不能多不妨量力少捐併不許硃
縣官封交穀取領之後仍行繳價如有故違即照劣蹟揭
報亦杜弊安民之一端也

爲閩郡士庶保留司李陶公署府篆公呈　楊玄祜

爲地方叠罹艱危刑官力全億命勞勷萬口交頌風規百

武司儀伏乞照舊久任加秩旌功以示公道以鼓勵庶僚
事竊惟生民大難莫慘于遭兵戈有司所能莫大于救民
命況兩兵構禍盤錯交加萬命倒懸生死莫必此時此際
非剸割表陵萬不能以解難排紛非練達才猷斷無由以
扶危濟險幸遇本府司李陶光微滿腔慈愛八面玲瓏念
念忠恕存心事事氷霜矢操具海潤天空之量無物不容
負批卻導欵之謀處置各當刑罰懸而不用教化先以躬
行愛士愛民不啻家人父子無遠無近一味旭日和風真
揚城撫字召伯甘棠者歷自三月十九日下車即遭陳光

烈之變百姓種種蹂躪本官力爲勸解全城賴以保安者
一既而沙冦隨至百千株連本官躬行開諭全城賴以保
全者二此後放百姓于殺場遇男婦于擄後與夫招集流
離勸勉耕種種種德意又其餘已迨及六月十七日又有
瑪高沐何之變萬騎矣臨士民塗炭本官調劑百端全城
賴以生活者三以至二十六日沙冦圍城兩兵對壘城內
絕糧諸村盤擄一城性命危如纍卵本官挺身城頭而爲
調解入城一民不殺全城賴以生活者四此後求釋無辜
黨類給還鄉村人口與夫掩埋暴骨賑濟饑寒種種德意

又其餘已回思四次兵形其間顚沛天冒鋒鏑以保持危兆牌心髓以卵翼瘡痍或經或權相機應變方之渤海之靖盜寇虞詡之戡奸宄作用不殊經綸迥越者也當茲運興旁午之秋獲此循良兼吏處常而籌保將至處變而經濟多方眞濟時卓異嘗今推轂難求者迄今重圍初解湯火未熄本官勞瘁萬狀心血幾枯誠恐將來殞命携家長往伏揣本官萬里艱辛宜諭者積重以屢瀕危疆全活萬衆膚功奏闕未有不立膺異數增寵錫秩者但今和祿元元屬滿目瘡殘正當乳哺偷含此召杜則喘息之餘萬

難生活泣懇天恩側隱兵火之孑遺賞晉賢李以調劑或引例題請加級俾令久任以竟厥功則不幸遭刼殺之慘猶幸沾陽春之澗不惟一方得恃特將見萬里有長城上全忠愛下勵庶司功德無窮朝野均戴

辯

梅蘭村辯

邵人　尚國賓

普渡之西有村俗曰末間稱之古志實梅蘭也以江側山谷多産梅蘭爰此稱爾予别業利中而考而易之有客過而詰曰茲梅蘭也子知之子易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

乎予曰不然君子待人以雅不以俗期人以博不以陋昔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荀稱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蓋辨物正名當遵孔子啟秘發隱宜崇穀梁號從中國故去矢胎大鹵伊緩而從蚡泉太原晉稱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因慨濵處天下山川名號多誤于方俗之訛物類地形嘗因循於傅會如烏龍尋山而爲五竜堺雒高崚而爲高橋縣嶸之爲祿勝呂閣之爲呂合金浪嶺之爲丁當山澗滄江之爲浪滄江又下

甚正梅蘭之為果勤耳方言既誤傳說增訛甚雅博同文之義乎因窪而識之固雅俗博雅之濫觴辨物正名之各有與若夫別業清泠之致登臨覽觀之美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或寄之吟咏發諸嘯歌此中懷所樂也何可以語人哉

說

獅山雅集圖說

王濟賢

士君子登高作賦非徒愛遊觀之美也暢叙機神蓋亦有相得之雅焉余守武之暇輒登獅山從遊者初不乏人爰

相約曰甚哉以道者何以哉余而後能歌咏性情意念淡同者皆得環坐其歡暴甚雜必飛籠者毋涸乃公爲叅自是而每登必集每集必賦每賦必同性情之雅者我輩數人而已會余使西川集別於此因繪圖而志其咏諸君子皆一時之選也披圖之下聲容宛然過此相逢尚其告我以道哉

銘

李母唐節婦墓志銘

程仲愚

節婦姓唐氏卒於和曲之古赫爲衡陽之世族也其女兄

結褵同里瓌州翹楚李公未幾而夢炊臼節婦絡素鞠其
幼孩毓德純貞必能丕振家聲因以節婦績諸伉儷以繼
二姓之好節婦少時姆訓習內則星期凝後相夫子事立
親以孝稱當是時流寇作亂海內無寧境節婦佐翹楚持
家御下事事寬和子惠屬爨慈祥有加焉己酉春仲援剿
流寇將率兵畧瀕地將至環部兵縱暴肆虐不可嚮邇時
節婦携家人避亂小雪坡若穴中聞威勢甚熾爲亂兵
所辱囑翹楚曰公男子且有親在可毋死妾自誓可碎身
受戮乎公好爲保全倘得生善視諸子若女妾與日矣言

訖解帶自經合家老幼環泣不能仰視肅氣絕洗兵郎至見節婦投繯死節生氣凜凜咸驚嘆拜服不敢犯惟擄公役守數十人以去遂戢兵歸武不復剿掠所至乃得安堵著皆節婦一死之所感也卒之日長子斯盛年甫十四被洗兵迫脅同出郡城羈縻數年不獲躬營葬事一二親故因槀葬節婦於祖塋之側至戊辰仲冬始卜葬於固布會祠之陽嗟乎節婦不生於中土不讀詩書乃能明於天性自珍其身如此是不可爲彝族之光耶銘曰太鈞播物畢火流奔人非金石何能久存惟德與節輝映乾坤可無表

著以顯英魂偉城慈鬱金沙左右昔嗣勵七秀毓乳犀歷
懋綱常庶其不朽

文

祀文昌誕文　　　王清賢

伏以蜀岫香飄七曲山高鍾聖跡武城春滿九天雨佑祓
人文官士歡騰邦家有慶茲恭伏遇帝君闕下文章壽者
歸祿權衡培桂根于陰騭之田吾道于茲未墜種善果于
詩書之圃斯文所以長與賢薦地居家世親聖澤鄉參作
守署傍毀宮方思鼎廟貌而肅光儀乃以石芳辰而勵聖

城敬谷師生感拜瞻陳蘋藻將蔵嶽降有靈嵩呼何盡伏

賴安新宇宙化被遐荒雖大帝宏文之僉雅均自是樂施

其遊化而清賢作人之心獨切致邀寵厚于方隅風雷振

將變之魚龍雨露滋不言之桃李俾吳愍秀士步月殿而

滿袖天香即鄭嗣者流入蘭房而盈聯與彩同登壽域共

樂長春矣

祈雨文　　王濟賢

竊惟代天澤物者神也代君子民者吏也故雨暘時若神

之功也民之福也不違農時吏之職也民之幸也幽明雖

殊神代天以澤物吏代君以子民其理一也若縱虐虓以
爲殃也肆暴虐而罔恤也則神爲不靈也吏爲尸位也今
有愧也藐茲武邵四疇未獲也父老子弟寥寥也時當仲
夏正有事于南畝也胼手胝足望秋成也胡爲亢旱日也
皎月也萬里晴空也今雖田尚未龜坼也民尚未槁形也
然而廿日不雨沃壤成石田也五月不雨稱秧且索綯也
饔飧何望也賦役何出也神獨默默也吏甚惶惶也用是
潔茲香楮也率爾紳耆祭而言也訟不停也刑不濫也
發斂不節也誅求無厭也賄賂公行也吏之過也神宜降

也寧及更之身也毋虐吏之民也若夫泉枯也川竭也驕陽肆虐也密雲不雨也農嘆于野也婦嘆于室也絕吾民之粒也神之慾也是虛吾民之祀典也愧廟貌之煇煌也吏亦得以明目張膽而相告也今且月離于畢也雨滂沱之時也洪範五行一曰水也徵曰貌貌作恭恭作肅肅時雨若也吏肅而告神也神當肅而顧于帝也不必雨金雨玉也惟與陰雨膏之也雖不破塊也使吾民飲天和而飫地德也塗歌巷舞也行將黍稷馨牲用崇報典也

祀橋神文　　　王清賢

惟神功存則盛德並周行持王道權衡齊四方于坦平之域作狂瀾砥柱拯斯民于不溺之天念武郡雖云部偏隅而乃北通巴蜀若福田則二州要道而更東接鄱陽映帶城垣既屬金湯首重縈環獅嶺且爲文脉攸關雖曰一泓有功百雉昔明季之君子爰成志于濟川慨遐來之數年竟罹災于摧折緊豈神之失馭要由制之未良致使波得逞其威以故石莫攖其怒多年傾圮亦河伯之未安逐歲沉流豈守令所忍見賢方初蒞慨然思復前功幸于昨秋茲獲克興盛舉余用首捐微祿衆亦繼相樂施役寄度乎

垂永之形遂致修乎舊址之基模雖由舊功實維新以創規承合衆成美爰鳩工于丙寅之秋月今告成于丁卯之春朔蕆竟人功是依神力雖考矣

聖人在御乜尼爾波臣諒自效安瀾之職俾何驚撼之我虞而惟是水性無常苟非神既默導其順適之機其孰利賴之永慶伏願津梁百代康莊萬年詞客相過獲遂題橋之願途人履坦永無病涉之憂水紆徐而下雙龍滚鎖彩虹飛劍氣流清澄而廻五鳳漾成王案見文章孰非斯橋之功則孰非吾神之庇也哉

贊

楊刺史傳贊

王清賢

余守武時與楊生怡雲作文字交詰其太父刺彝陵事甚悉冀州陳紫巖撫其事爲本傳余謂公蓋得氣之剛者也吾儒效法聖賢舍正直平康而一于剛得無中和之氣有未足乎然宣尼之言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剛之爲用非慾而僞可知也公剛于疾惡而即剛于保身剛于爲民而即剛于獲上剛于遠害崇正而更剛于誘人與善孰謂剛可易言哉必如公之疾惡且及其子侄而共

守經當權臨事不敢萌私以侮且以厥後昌大爲慰則鄙而仁矣祖型具在怡雲勉乎哉

題跋

題存竹軒

黃清賢

嘗謂居室雖微亦徵經濟蓋爲審顧經營自有因地宜人之妙若夫峻宇雕墻丹黃鉛粉庸衆之悅耳目耳言經大雅則尺椽寸壁位置天然縱寓人力而無斧鑿之痕茅茨清風庶幾再見余寅友何濟菴構軒于署之右暇眼界橫空舉凡千村萬壑山川風雨民物桑麻莫不于眺席中備

得之豈沾沾詩酒月謝爲盡得其意耶余亦既靜因索筆
率書俚聯以志勝概至克嘗濟菴經營與否則又不暇計
也

礪石圖書記跋

王緒賢

余來武僑署御史行臺內多先生手書石榻并閱獅壁金
剛經燕書道勁古雅不減鍾王心焉遐慕又讀先生礪石
圖書記因物寄情冷語獻人熱腸躍世直使世界頑鈍咸
歸琢磨天地生材一無棄置隨其質而用之鑒別在牝牡
驪黃之外耳礪石云乎哉

獅子山米南宮石榻獅子贊跋　王清賢

此有宋米南宮之蹟也王猗之外何由得覩不意于獅子山頭頹墻䕃基中幹而得之神王欲語精彩如飛且不敢與坡公爲比古來作者自覩歟然天下之珍當爲天下公之

補遺

賦

登獅山賦　王清賢

登獅峯兮巍巍縱目八荒兮怡我情水湫湫兮若兮[illegible]設

讃兮嶹嗚緑錯采霏兮相錯橫峉兮皐峻宇兮綴容蓊鬱兮覽勝弔古兮兕今謁帝子于高閣兮噫嘻悲哉誰爲乎燕甫征悼從亾之諸臣兮監操亮節與日月而常昭感慨無端兮心欲醉吟哦未已兮鳥頻驚上巉崖兮緣青藤度幽徑兮采芳蘅崚嶒奇怪兮蠹石誰登頁天之極兮覽地之維其說荒唐不可凴陟振衣處兮清風徐生徙遊少憇兮踞身于千仞之岑臨潑泉兮登其亭水曲曲兮觴若列坐追盛事于當年兮嘯傲青冥酣歌兮剩飲賭墅兮調琴別猿于高岡兮琚雲沉偶然得句兮泣山靈撝揚揚兮萬

里兒戲我兮山城恐耿耿兮懷

帝京

聖德周天壤兮巍蕩難名俾小臣游覽于山水之間兮盍已

久矣沐浴乎昇平

蘋獨得軒集飲記賦

李之璵

歲維乙丑序歷季冬群英畢集世祿名堂敞萬里青雲之路開一方赤子之天王公大人席衮乎毓秀之盛當公孫應聘之期彼綵筆之生花兮共羨江淹文鹿緣清風而作頌兮敢云吉甫才高若夫軒名獨得記傳集飲托文魔以

寓意借酒神而舒懷謝安東山之望裴度綠野之思此中別有天地似無今古乃登獅峯而眺武陽兮復見穎川四長履黃堂而從雙龍兮再睹京兆三王歌召杜而朝陽鳳鳴屏葩翁而天池跼徙又何體國經野而不在乎詩酒文章之間

重建武定府城垣府治記　雲南學使 康善

我聖祖混一區宇守在四夷蓋至洪武十五年克平雲南而西南始通道矣於時土酋內附授以土官職事使統其衆蓋修其政不易其俗古聖王疆理天下之道固如此按

地里志南詔三十七部武定其一也宋淳熙間段氏舉阿而者爲羅婺部長凡三傳爲矣格元世祖時爲北部土官總管至元七年改武定路至烝朝阿而八代孫弄積妻商勝倡義歸附授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嗟乎商勝土婦耳能知順逆識眞主使子孫世守忠順朝廷方念舊勳錄及苗裔何忍拒絕滅之耶正德間弄積三世孫阿英改鳳姓嘗喜與謀嘉靖七年英子朝文叛附安賊英媳瞿氏守土盡職嘉靖四十年小人搆謀刼印歸男婦索林自此始多事矣瞿氏嗣育逆祖閣簸土官屢撫屢叛罪惡盈貫巡撫

都御史兼尙書呂公光洵決意剿滅未幾逆祖授首隆慶元年呂公乃疏于朝請設流官以治之擇鳳氏族人思堯者世授府經歷以承其祀制曰可隆慶三年思堯父鳳曆糾合諸夷謀危城社知府劉君宗寅同知鄧君世彥奉撫院江陵陳公容計一舉撲滅說者謂三君定亂之畧可嘗數萬用兵信哉先是府治歆斜四面受制隆慶二年冬陳公因劉公請躬往相度歎曰茲背會之籓籬滇南之右臂也遷城移府乃可長久題奉欽依擇地于獅山之麓然工費巨甚左使鄒公璉曰設險守邦不宜惜費議既定乃以

三年五月初廿日起工訖于次年爲石城七百九十丈八尺公有奇爲城樓者四爲舖者廿爲水硐者五府治儒學院道行臺和曲州驛城隍倉樂次第落成雄渾壯固甲子他郡劉君鄧君爲民服勞始終勤事蓋貽之以千百年之計矣五年四月分守參知羅公元禎分巡憲僉石公若磐請茲舉建宜有紀述以昭來禩往四年之夏劉君屢言人心玩愒城工難完大患可虞民弗固志左使鄒公璧領向予日幸往視工以樹丕績公日坐經濟堂其夢寐尚在獅山左右也予承公志六月攝河海道事以行鄒公乃擇賢屬

經歷張敎賢同知唐致和李盈門子令分地各屬自效訖
賞建自者鄖公建于撫臺陳公按院內江劉公皆立報可
乃飛檄東西徵發四集擒滅逆首朱公堃又協贊之至歲終
而大功告成矣予備員於此久問之人士之言而通論之
日尚書呂公都憲陳公左轄鄖公太守劉君同知鄧君武
定之民尸而祝之可也何賢乎呂公曰呂公可謂戡定禍
亂功壽百世者也何賢乎陳公曰陳公可謂先事伐謀臨
危制勝者也何賢乎鄖公曰鄖公可謂乂安疆宇視國如
家者也何賢乎劉君鄧君曰劉君鄧君可謂盡瘁安集受

民若子者也武定乃新造未集之邑其民爲瘡痍初復之
民踰拔曹公許公至武爰目獻土田以贍軍者與所軍丁
城池完固室家載寧皆分田治屋而成有商志是役也經
營于隆慶三年五月之夏落成于五年十月之冬其委任
督工員役另載之碑陰

文殊寺碑記　　何守拙

寺在郡中者無幾其清迥出塵秀拔可愛者惟城北文殊
寺焉地本舊郡遺址治遷而荒棄者近七十年矣今建爲
寺又在萬曆甲戌郡人合謀于僧興瓊而成之亦苟完也

越丙子余始來宗會登寺以省歎兵後荒蕪禪關消歇聖迹湛寂古人詠嗟惆惻良足慨也今數年後人物少育景色亦燦輝梵宇兩更新之僧徒且集派安期聯楊課演修此然有狀峙峨眉之風憶亦可以觀時矣行歲會與李卓吾方聊蒞趙少華刻增經于五臺山携歸以遍諸寺僧語之云佛教精微存於是集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其無負此靠光也集中所謂見性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而小根小智者斯下矣蓋世間惟此法門爲大乘實爲人生大事予雅

大湖先生南詢錄云佛之德慧曰文殊言揀擇智也須與

昔賢會合混融透徹總是成就一個固有之理非有待於
外也親汝寺名文殊而以文殊義屬之欲汝之自求也予
在郡幾七年以得代而去寺僧與瓊懇予為記遂書此卷
之其殊難備勤請碑陰俱有菩念思悟者

獅山梅石亭記　　俞星文

獅山少梅而多石人皆曰石乃山之骨故獅山以骨勝而
木也哉獅梅焉與石相映譬如士君子負骨嶙屹而氣不
清倚超於剛愎即高標遠隱亦索然不韻矣丙午冬觀五
道人踏雪來頭於文殊院外披棘叢忽得兩枝梅偃蹇

氣骨逋靈隨紀數言賦詩一首且囑曉然自備能構虛亭
于梅石之間使遊人咏何水部枝横卻月觀樹遶臨風臺
之句豈不爲獅山第一景哉雖然旅客空言不過如山陰
雪夜興盡而返耳廼丁未冬寺僧水谷邀余經營建閣後
向梅石之間擎茶趺坐予再以虛亭相囑水谷欣然應諾
予喜曰上人誠韻僧也落成之後必有名流眺覽於斯時
也一言花似雪便悟有香來則清儁之氣因我而傳獅山
不徒以骨勝也遂署之曰梅石亭

和曲州題名記　　孫鳴敫

題名之記厥來已逸始乎司馬公之知諫院嗣後歷代因之而記滋繁矣和曲雖介在炎荒其建設厥惟舊矣其遊任者亦無慮百數十人矣埋沒其姓氏里第履歷匪惟在勝國時逸不可聞即本朝三百餘年來亦無能言其槩者詢前乎此者莫爲之記是以後世無聞焉而予又有以識其故矣蓋州治自隆慶前任者以就瘴土府多引避不至縱有一勉强就任一入境后彔并羈旅省會視此爲傳舍以故民之被其容接者其少而今之能名其姓氏者無之

世教遺際清平至此日與斯民周旋胡越一家可為大幸
也已茲于公務之暇旁搜采典開諸耆儒得其州守十八
人始于弘治侯君而終于予州領僅入人始于嘉靖傅君
而迫于武其餘皆不可得而攷矣謹叙其次第而鐫之石
自知闕略尚俟後之君子焉顧是石也靡徒俟其名而已
予益滋有懼焉夫過毋滋于去后而公評定于後世匪石
則名與世遷而斯民之愉好以無斁而靡形今一有之俾
人之見斯石也指斯民也曰某也賢是昔吾之父母也咸
思德而交頌休光焉曰某也不肖是昔吾之仇讐也撫治

欲豎碑而綴刻焉如此雖求鋼刷磷粉不得辱莫大焉予懼後之人將指予之名而摘其過也敢不乾乾惕夕而所以宣德怖惠興利除害以求無負于名之實哉若爵之崇卑官之顯晦此名之名也于我何與焉爰述其義以自警而因以告夫來者觀此亦可同懼矣是爲記

雜志

學者載籍極博必考驗于詩書之文叢事歸于經語求其倫所因然已乃論衡之書中郎奉爲枕秘尒雅所識亦纖悉也卓然自爲一經何哉雜志者志之餘逃即俚同方言怪等齊諧誕類子虛咸收入之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移小兒于兩山識女星于七乘甚未可以耳目不廣信理過堅致益其愚爾作雜志

武定府

望迹燃燈 楊吉嘗爲諸生時讀書錦山觀音閣樓易鳳鳥[illegible]論無火燭[illegible]聚有童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引火燃之焚之不見

梁棟神移 元鎮觀未建之先郡人虔詔龍村叔吉竪立至夜風雨大作棟梁柱礎並移山下遂因所移處建廟焉

黑虎顯異 在府城元鎮山郡人相傳見黑虎遊山上旋隱匕有皂旗狀因建元鎮觀

泥馬顯異 府城隍廟大門左右塑二馬作騰躍狀有發者忽失所在郡民異之忽傳廟門外市肆有馬往來驟馳市民多往觀少頃馬復立廟塑處

藤索渡 祿勸所屬普渡河金沙江多有此渡岸壁峻臨水勢險惡既不可施舟楫乃以藤絙一大索縛于兩岸樹上所謂度索也繩上縛一小木筒所謂橦也欲渡者以小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大藤而進行達彼岸復自解之所謂尋橦也

白花鼠在白花山山以鼠得名相傳山有鼠白而大望之若牛土人親之則鼠也身有白花故名白花鼠夜行山間昧爽後歸穴至山頂雞鳴化爲石土人祈年祓病四時祭之

貞鳥康熙九年有二大鳥巢蘇勸前新山前大樹上後雄者爲獵人所傷雌鳥飛鳴哀號見其巢至哀次年春一鳥來自山後始棲于枝漸近于巢往來飛舞狀若狎之是鳥拒不與偕鳥乃飛去明日前鳥率數鳥來是鳥拒不肯伍如前土人見者傳爲貞鳥

獅山中峯巷淵內常有白氣飛騰望之似羊山後或出五色雲俗傳佛放光

百戶梁旅夢南門城爲雨霖壞旅夢當隙與賊對敵力竭而死此明兆於也其年月姓名俱失考然忠義之氣不可泯也

跋

古稱不朽者三曰德曰功曰言一事而三善備焉其惟郡志乎志爲立言之書明甚功與德人或覩爲故牒莫之決察也試觀志之所載無論人物名宦俾讀者忠孝之氣油然易生即

山川險要戡定諸事蹟咸足感士人之善心而銷磨其逆志是書成一時施及後世故曰功也淳竊聞昔之論史者矣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有史料而心術正者方可為之蓋心術不正則是非失實取舍未當皆為世道人

心之慮德之所繫詎淺鮮哉襄平
王公讀書探本源敷政崇大體蒞武
五載教養興百廢舉復綱羅文獻訂
爲是書
聖天子考治郡績晉 公松茂副憲灝
行剞劂告竣是役也淳嘗執簡從

公間業敬拜手紀其事於後

知祿勸州事信都陳　淳紫巖氏

謹識